民國十六年創刊　八月號

旅行雜誌

第七卷 第八號

中華民國廿二年 八月出版

中國旅行社 印行



LANDSCAPE NEAR KWEI LIN, KWANGSI

廣西桂林山水

CHINA TRAVELER

Published Monthly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Vol. 7 No. 8　Aug.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一一二六號）

留學海外

經濟上應有之準備

本行爲便利留學諸君起見．辦理(一)外幣存款國外各種貨幣．均可開户存儲．利息優厚．最合預備留學之需．(二)兌換外幣．旅行支票作國外沿途旅費．最爲安便．(三)留學滙款無論電匯．票匯．信匯均可遵照辦理．結價從優．匯水免計．幷有預訂按期匯款辦法．尤爲簡便．

上海銀行國外匯兌處啓　總行上海甯波路五十號

國內各大商埠開設分行

海外各國均有代理機關

旅行雜誌

第七卷……第八期

本期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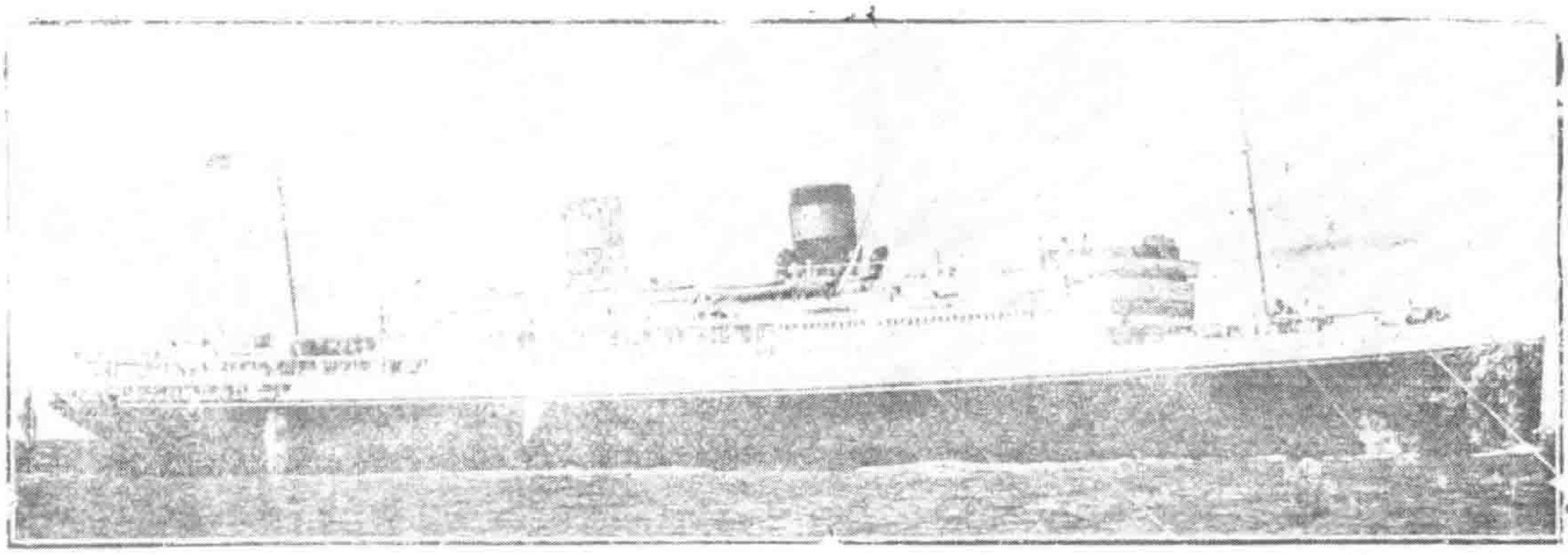
桂林山水……傅東常……（封面）
本社美譽
廣東鼎湖山飛水潭……凌竹銘……一
白馬海濱……趙澄……二
甘浦特之暮……趙澄……二
龍岩視察記……黃强……三
鄂湘粵交通考察記……李景陶　胡時淵……九
吳苑梁溪一瞬……徐雲石……二一
瘦西湖……李長年……二九
嶗山觀瀑記……蘇竹影……三三
游天台山記（一）……徐瑋……三九
上谷山去……傅任敢……四五
黔行紀略……曹鑑庭……五三
海市蜃樓之奇觀……蘇竹影……六九
燉煌畫壁四幅（美術銅圖）……陳萬里……七一
山寺巡禮……秦理齋……七五
南游漫記（二）……錢冲甫……八三
残燭遺痕……秦瘦鷗……九三
秘密谷……張恨水……一〇三
正太鐵路行車時刻票價表……一一一
上海至歐洲船期表……一一二
上海至美洲船期表……一一四

編者致詞

在上期雜誌中。我們讀了總經理陳光甫先生的「游湘省公路及南嶽記」一文。知道湘粵交通。有提倡和亟辦聯運的必要。總經理以爲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爲實現此項計畫起見。返滬以後。立刻與本社社長陳湘濤先生商量進行計畫。並派視察員胡時淵君會同湘行經理李景陶君前往實地視察。預備即日籌辦分社。會胡君等自湘入粵。僕僕道途歷時匝月。始得歸滬。於是將考察所得。製爲報告。胡君等此文於鄂湘粵三省交通。言之甚詳。極有供旅行者參考之價值。編者以此文不應忽視。緣索登本誌。讀者披覽一過。對於此段交通情形。當有深切之認識罷。

總經理前游南嶽時。預備在望日台附近。以千金建小屋數楹。供游侶棲息。此次胡君等赴南嶽時。即與當局接洽。進行建屋。乃南嶽管理局局長王涵川已將望日台大加修葺。希望本社以建屋之資。與該局合作。刊印南嶽導游。同時又盼望本社在南嶽設一招待所。本社以同一服務社會。故已忻然允諾。目下胡君等又二次赴湘。進行一切。大約一二月間。一切計畫必可實現了。

山水清游。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爲沒有相當學養的人。便不能得到山水的真趣。在這一期中。我們讀了徐雲石先生的吳苑梁溪一瞬。我深覺到此話不錯。徐先生在蘇州無錫。玩了幾個名園。把園中邱壑都活畫出來。固然造園的人胸襟如何。我們可以知道。徐先生的一番見解。可謂不負名園了。幾幅寫真也疏落有致。引人入勝。這是值得介紹的。



大來輪船公司

大來公司總統號內容華麗設備完美內外各室空氣流通并用電扇調和温度一律平牀并無高舖牀上均安設小燈以便旅中讀書消遣頭等艙房并有私用浴室冷熱水兼備游泳池則常備清潔海水以便游泳船舷甲板異常闊大并無煤煙污塵因大來總統號用油為燃料也再本公司之烹調環球着名所聘均馳名廚師并有弦樂隊在船上日夜奏樂以助旅行興趣上述種種利益倘蒙惠顧在在可得旅行仕女盍興乎來

十四天開行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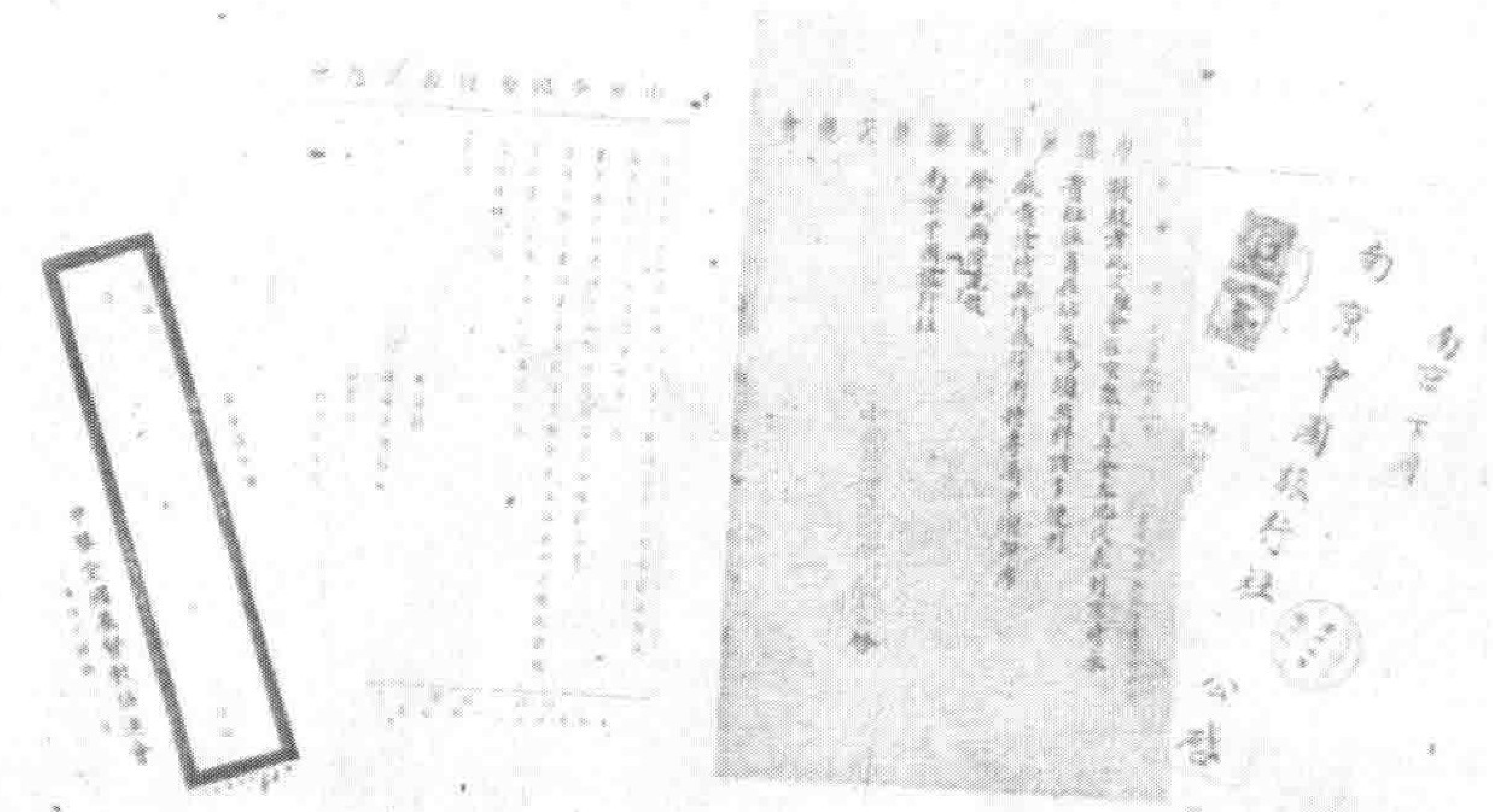
大來航線・經檀香山至舊金山

美郵航線・經維多利亞至西雅圖

世界航線・經蘇彝士河至地中海各埠及紐約

遠東分公司

上海 香港 橫濱 神戶 小呂宋 新加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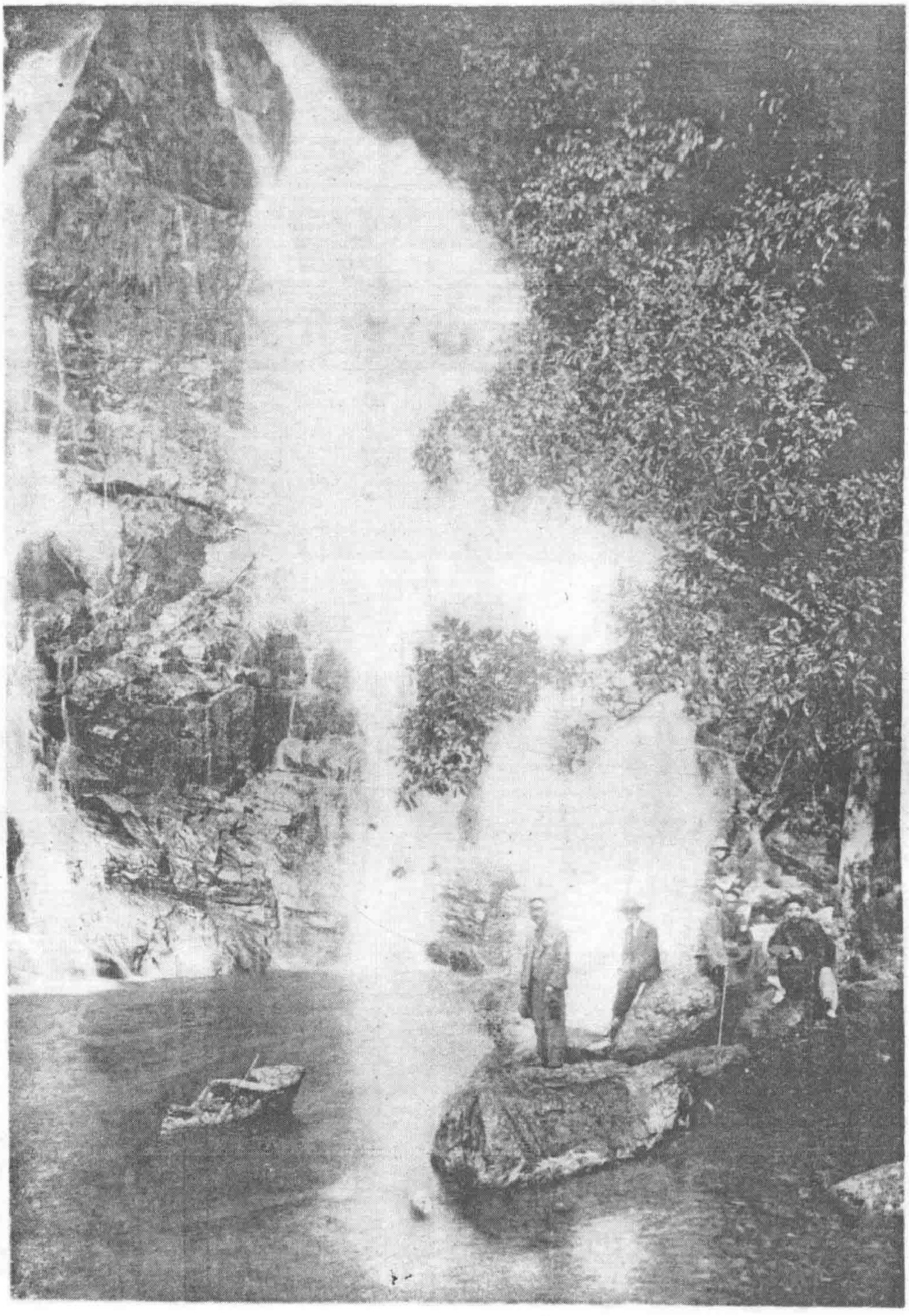
本社美譽

敬啓者此次敝會在京舉行年會各地代表
到京時承
貴社派員在站及碼頭照料諸多便利
盛意隆情無任感荷用特專函申謝即希
詧照爲荷此致
南京中國旅行社

中國華洋義賑救災總會啓
二十二年六月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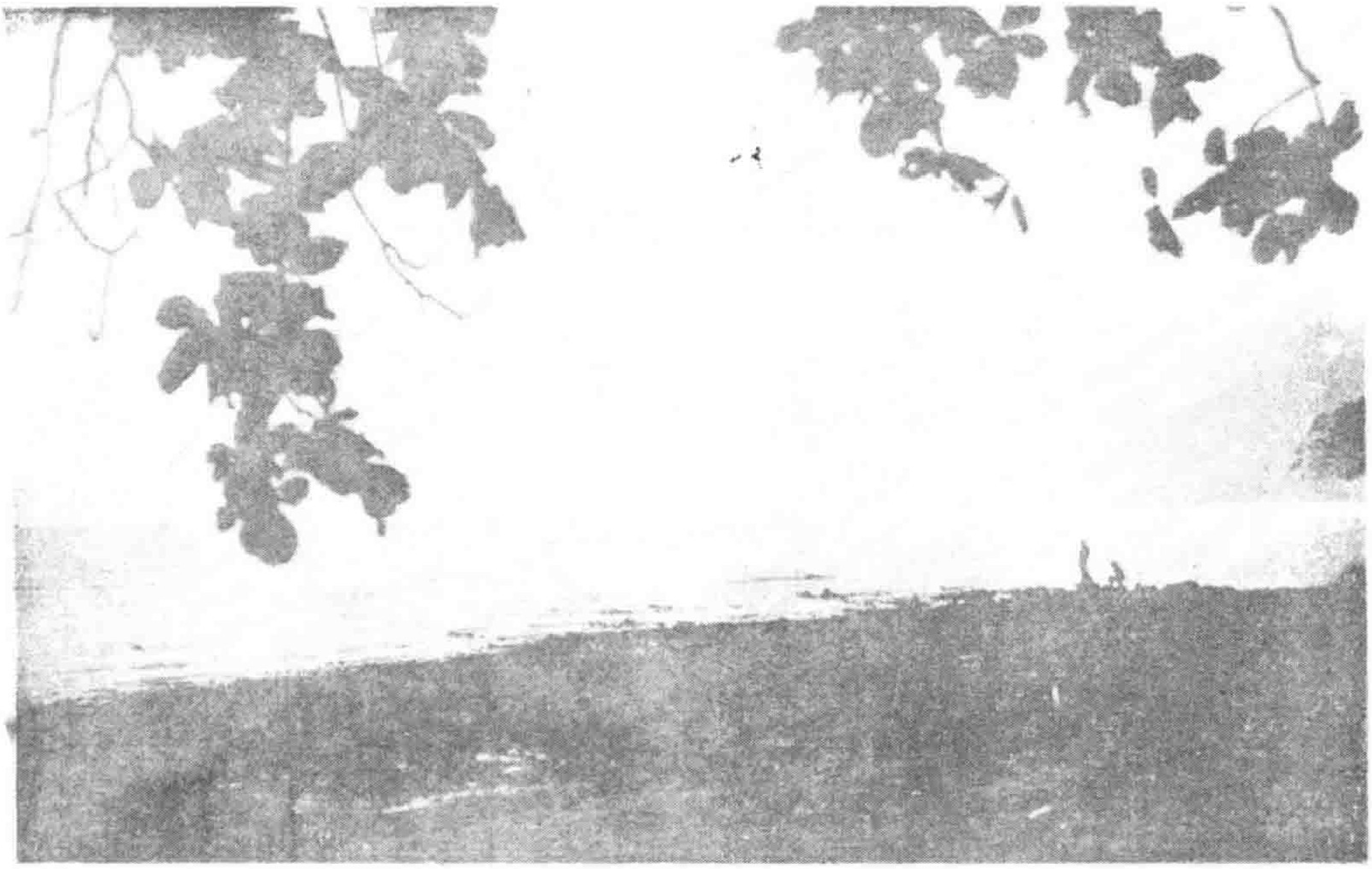
經理先生台鑒逕啓者同人等月前因公旅
行西北沿途均承
貴分社照拂引導及抵潼關嘗下榻
貴分社所設之寓所其間陳設雅潔招待週
到俱見
貴社規劃完善辦事穩健此項服務精神堪
爲國內之模範欽敬莫銘謹特肅奉蕪簡聊
示微忱并祝
業務日臻敬侯
公祺

崔憲祥
張福良同敬啓
孫恩三
六月廿七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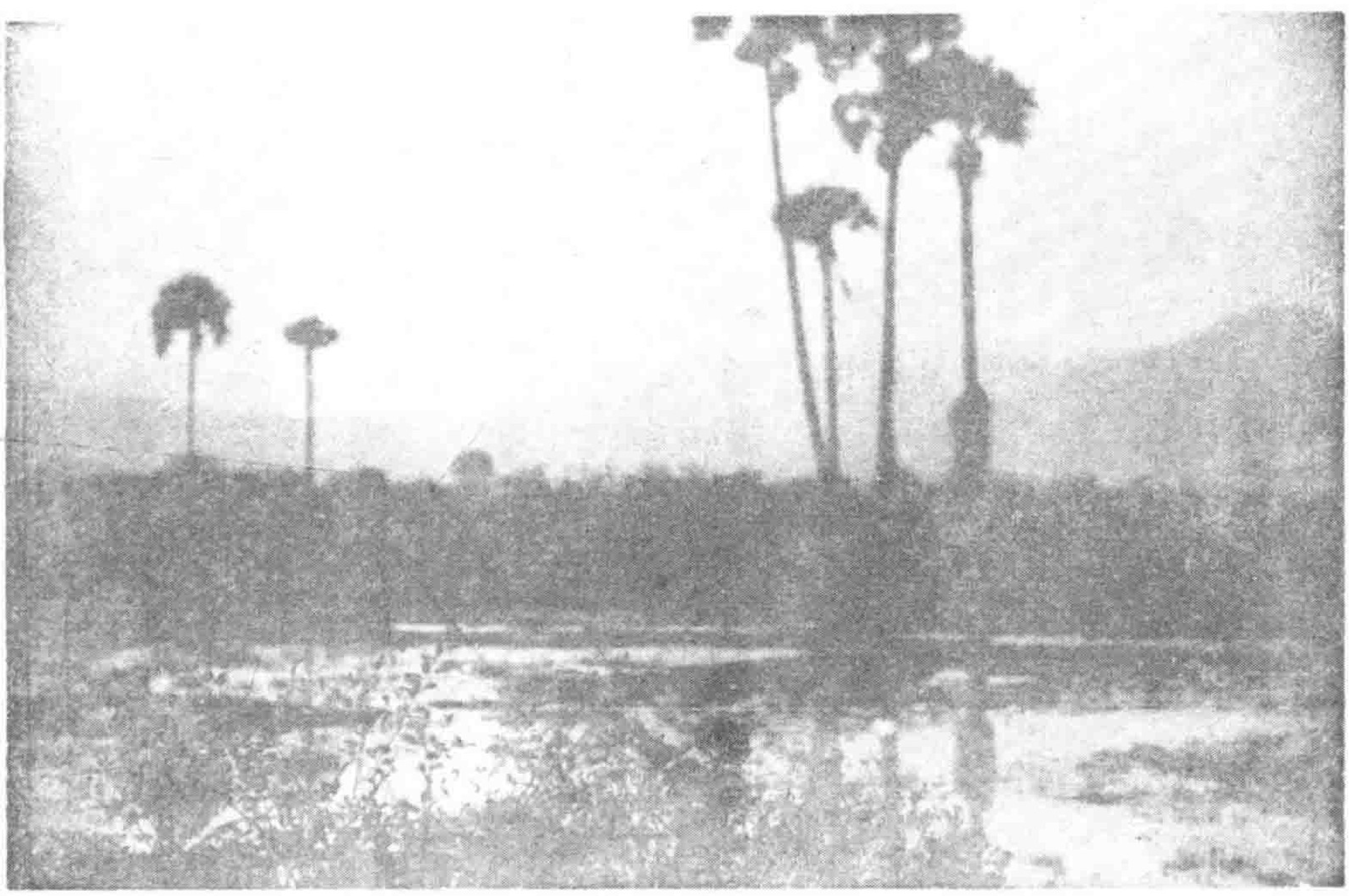


廣東鼎湖山飛水潭

凌竹銘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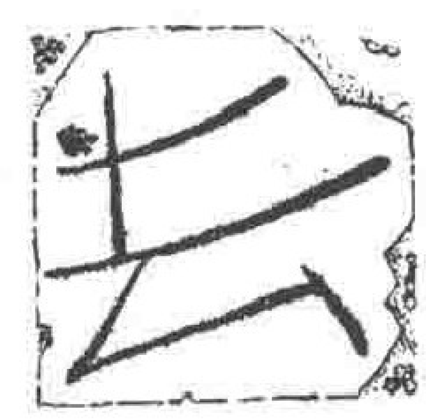
白馬海濱　　趙澄作



甘浦特之暮　　趙澄作

龍岩視察記

黃強



年十月十七日。本軍六十師。克復龍岩。予早擬前往視察。因公務繁冗。不克動身。又因車路未通。交通不便。所以遲遲未去。茲幸漳龍公路。於五月二十日正式通車。特趁星期日休假之暇。約同中外友人。前往一視。

在未敍述旅行情況以前。先說明此路完成之經過。在民國七年。粵軍到漳時。當時汀漳龍三屬。皆爲粵軍駐紮之地。即擬興築漳龍公路。以利交通。迨民九粵軍回粵後。閩南當局。雖間有繼續興築。但進行甚緩。十二年間。築成之路。不及百里。去年本軍入閩。在八月二日綏靖會議時。提出此案。估價九十萬元。內鹽稅附加三十萬元。米商報效三十萬元。路成之後。承租與人。租價三十萬元。議決後。向財政部及各處進行。得宋部長允許。遂於九月廿五日興工。好在水潮至和溪一段。在民國十五年間。已經周醒南處長測定。幷有圖則。此次復請周醒南君爲軍路工程處處長。幷保荐王仁度君爲漳龍區公路局局長。故得於最短期間。全路通車。查水潮至龍岩爲百四十九里四。沿途皆重山疊嶺。路在小溪之旁。或在石山之上。險阻崎嶇。工程浩大。最高之處。厥爲倒嶺。其最高度。爲七十六號椿。離海面二千七百四十尺。較之漳州之圓山。約高兩倍。蜿蜒而上。狀若螺旋。車行之時。路在車項。當此路未築以前。皆以爲勢難辦到。不意數月而後。竟告成功。此本軍來閩後最好之工作。惟是米鹽兩項捐款。係間接取自人民。猶不感覺痛苦。而三十萬元之路租。則因閩南經共匪擾亂之後。財政奇絀。絕無人肯來接洽。不得已乃改派公債。閩各縣攤派公債之時。殊多騷擾。人民不諒。諸多怨言。此本軍始意所不及。深覺抱歉。尤認爲辦理欠妥者也。今日此路完成。深佩周處長、王局長、及軍路工程處各工程師之努力。幷深感軍民合作之功。蓋各鄉人民。踴躍派工。各師軍士。協同築路。六十及七十八兩師每日均有數千人。充當路工。可以說是凡在閩南者無論軍民。皆已出力。而尤以水潮至和溪一段。水土惡劣。數月以來。工人之因病致死者。達二百七八十人。更可以說是本路之犧牲者。不能不爲之悼惜也。本路由漳州至龍岩。計長二百六十九里四。內分爲漳州至水潮一百二十里。水潮至和溪二十七里四。和溪至永溪二十一里六。永溪至適中二十九里一。適中至崎獺五十一里三。崎獺至龍岩二十里。就中南段漳州至龍山九十里。北段崎獺至龍岩二十里。前已通車。而南段龍山至水潮三十里。北段崎獺至適中五十一里三。有有路面而無橋樑者。有並路面亦未構築者。至若水潮至適中之七十八里一。尤完全爲此次所成。現計算全路工程費用。約耗九十萬元。水潮以下修橋費。天寶茶舖間墊高路基費等。均在其內。實數不過八十餘萬元而已。以極大的工程。費少數的金錢。在外國人視之。皆甚欽佩。認爲此路在中國爲絕無僅有之良好工程。如能再加改良。則將來中西旅行家前來觀光者。必接踵而至。此漳龍公路自修築以迄成功之大概情形也。

再說到同人等旅行情況。此行之動機。固由於自己想去視察。復由於廈門美法領事及銀行實業兩界鉅子。華僑領袖。皆欲於路

成之後。同往觀察礦山。并考查路政。故於五月廿七日星期六。約同前往。是日十一時半。由漳州啓行。全綫幾二百七十里。本四小時可以達到。乃至夜間八時半始抵龍岩。其遲滯之原因。約有數端。一因大雨之後。泥濘路滑。二因路係初成。未曾敷石。汽車經過時。有土質尚鬆因而崩潰者。三因兩山間臨路甚多。懸崖絕壁。故灣曲甚大。四因同人等在和溪野餐。躭延一小時。在未啓程之前一夕。六十師後方辦事處。曾有人來報告。謂和溪上面之橋。被水冲塌。車不能行。是日早。前方亦有電話。謂路崩不能前往。但已派工程車上去。沿途修理。決意鼓勇前行。若果橋塌路崩。屆時再行打算。所以一路上去。見有水冲路陷。僅有一車可通者。亦有全路中間發裂者。真覺毛骨悚然。然既決心必到龍岩。則遇有此項危險地方。只得自己下車。由車緩緩通過。其中有一事足記者。在上倒嶺時。因斜度急峻。土質濕滑。馬力不足。或儎量過重之車。往往上至半途。忽又退回。車中乘客。非下車步行不可。而降落時尤易發生變故。余于此山山陰降落時。有一最滑之處。前輪忽不聽司機指揮。向右側山邊急轉斜駛。車倒溝中。設輪向左駛。則千尋絕壁。必遭粉身碎骨之慘。同行各友。莫不以余車各人爲幸。握手道慶。後得同人合力。將車曳起。復行前進。然後來各車乘客。莫不以前車可鑑。下車步行。任車獨走矣。此去時沿途之情形也。

是晚八時半到達龍岩。承六十師李副師長。梁副官長。及閩西善後委員會魏委員、謝科長。均至崎獺地方歡迎。到龍岩近郊時。見鄧指揮、沈師長、皆極愉快。沈師長并謂昨日見大雨。本欲電阻吾行。後知范龐長周處長同來。亦甚願兩君得親見雨後路壞情形。范龐長或可撥款加修。而周處長則可知工程良窳。知所改良。此亦不能不深佩沈師長之智慮周詳也。當晚承招待在鄉村師範住宿。各人固皆帶有行李。惟行李車至十二時始到。至二時始就寢。予見當日汽車司機。皆非常辛苦。乃各賞洋乙元。而十二十四兩號汽車之司機。則辛苦尤甚。乃各賞洋兩元。其數目雖微。但不過表示明瞭部下之勞苦耳。

次早大雨滂沱。本定七時去看礦山。迨九時雨稍停。始可前往。因龍岩至礦場無車路。故是日男則乘馬。女則乘輿。奈行至中途。大雨復至。同人衣衫盡濕。中有女士七人。半途折回者居其六。僅女子師範學校校長傅曉峯獨去。雖係乘坐肩輿。但礦在半山。肩輿僅至山脚。仍須攀登而上。并入礦洞探視。其勇氣亦可謂超越常人也。龍岩礦山計有煤鐵硫磺及五金各種。據調查所得。東至求福雁石。西至永定坎市。延長之線。殆及百里。各處有煤礦之地甚多。聞共有採礦公司十三家。皆任人採掘。據沈師長云。在礦場價值每煤一百斤。收銅仙四枚。似此每噸不過銅仙六十八枚耳。合小洋三角。然在廈門每噸售至大洋十七八元。交通之不便。致價格之懸殊。良可概也。此種煤質頗佳。龍岩人民概用作燃料。假使有鐵路可以運出。則龍岩煤礦之富源。已甚可觀。且有鐵礦同在一處。尤爲難得。山間之水力。可用以發電者。亦有數處。誠能利用之。則法國之亞爾薩斯羅連。亦不是過也。

看礦之後。有人急於回漳。如范龐長及法國鴻基煤礦經理人。皆定於星期一日赴福州。故非即日趕回不可。沈師長、李副師長、當

即在聯歡社設筵款待○午餐而後○已至一時○二時始離開龍岩○啓行回漳○此到龍岩後之情形也○

在未啓程之先○爲預防半途危險計○已派工程車兩輛○工兵廿餘人○沿途視察修理○但工程車行至適中南端之半山○因馬力不足○自身不能上去○我等依然鼓着勇氣○向前進行○當時予乘之車○係在前作嚮導○予與司機並坐○一見路面不佳○即告同人下車○車若停頓○立即併力推進○蓋如此車既輕過○不致深入坭中○而妨礙後來者之行駛也○

又於坂寮永溪地方○路面太壞○則給資土人○使其填放草石禾桿等物○俾後來各車○易于通過○又上急峻斜坡時○各人下車○任空車獨行○車至山頂○將機器之蓋揭開○使機器稍冷○以免摩打發生障礙○迨機器休息適宜○而同人亦上至山頂○此不可不知也○此行共有汽車七輛○大車兩輛○并有女士七人○惟予坐之車中○係王建都先生及其夫人○和記洋行經理士蔑君○福特汽車公司代理林義向君○除王夫人外○其餘皆可下車幫同推進○故較其他之車行駛爲速○而達到漳州○祇九時二十分○較之其他各車○相差迨三小時○是日天雨○沿路多泥○不時停滯○下車推進者○比比皆是○如廈門美國領事、及台北美國領事、廈門救世醫院院長等○其幫同推車○尤爲努力○可見外人顧全團體之公德心○係受自教育出自天然○醫生且教人如何開車○如何避免泥滑○手講指畫○如對症開藥○更覺令人尋味○尚有女師傅校長○乃一女流○亦沿途幫同推車○不顧污濁○而廈門中國銀行黃行長伯權○去其襪履○范廳長所御簇新之黑縐衫白佛蘭絨褲西裝○新置革履○亦協同扛車○合作精神○令人欽佩○一號之汽車司機○膂力甚强○勇於公務○不論其自己所駕之車○或別人之車○倘一停滯○即幫同工作○此亦工人中之不可多得者也○是日適爲端午節期○又曰龍舟節○以競賽龍舟之日○同遊龍岩○地利天時○兩相輝映○殊爲巧合○其尤有趣者○則爲水潮下流之小河中○有人競賽龍舟○因久旱河水太淺○不用槳而用篙○與我輩偶因天雨○乘坐汽車○不全靠機械車輪○而用人力推進○誠可謂無獨有偶者也○於此又足徵金聖歎之批評某小說做天莫做三月天之說爲不虛○途間尚有一事○使我輩有極深之印象○即離龍岩七十里適中地方○附近人口極多○房屋砲樓○皆甚穩固○共匪在龍岩盤踞數年○後侵入漳州○而適中地方○始終未受波及○可見其自衛力量之能抗抵一切也○是日七輛小汽車之中○有福特車四輛○餘爲別克道奇及奧維連車○福特汽車○其橫板離地十吋○不易爲泥土阻擋○別克等車橫板離地○僅六吋半○則異乎是○此旅行中所得之經驗○一則以用福特車爲宜○一則女客不可過多○在不可避免時○宜勻配各車○此外尚有大車二輛○係非得盧式用以裝儎行李及獵夫衛士者○經過七輛汽車行駛之後○路更崩壞不堪○車身既長○裝儎亦重○行抵倒嶺山麓之坂寮至永溪地方○祇有八里之遙○行駛達廿七小時○尚係次早派車前往○並工人四五十人○始行抬回○其困難情形○誠所罕見○此蓋例外者也○予於啓程時○曾備繩索甚多○以備萬一車壞時○即可用好車將其拖回○但幸此七輛小車中○卒未用着○予於九時二十分抵漳○除一號車外○其餘皆陸續到達○最後者亦不過十二時半○是此日由龍回漳之沿途情形也○

至一號之車。係屬別克車。橫板太底。車身太重。祇合在城市之用。吾人於往返時。因此車之阻滯。波累不少。聞後行之六車。於九時行抵和溪北端大橋頭地方。此車重陷泥中。無法拉出。乃將車中各人分坐五車。留司機守車。以待後來兩大車之救拔。翌午。司機歸來云。昨夜停車地。係一山谷。山菁林密。附近無人烟。虎嘯蟲鳴。澈夜應和。彼以衣履盡濕。惟將蓋車帆布。用作衣被。門窗緊閉。雖飢渴備至極點。亦未敢稍動云。至其他兩大車。因停車地點。有村落。故得覓食宿之地。總之。此次到龍岩視察。感想極佳。我旅行地方甚多。幾遍全世界。能有如此風景。殊不易得。如將來再加以改良。灣曲加大。重敷路面。廈門中西人士。星期之暇。得一如此地方休憩。來往者必多。如倒嶺地方。車路經過之點。既出海平線二千七百四十尺。氣候甚涼。爲華南沿海各處之唯一避暑地。查江西之牯嶺。不過二千四百餘尺。河南之鷄公山。浙江之莫干山。亦皆不過二千尺。福州鼓山。則尚不及此。設使政府善於經營。建築旅館別墅。以引起遊人之興趣。汲引實業家資本家之企圖。則

該地之發達。固指日可期也。況該地除風景而外。尚有煤鐵五金等礦。森林水力。獵場運動場。在在皆可利用。若用科學方式。經營整理。將來沿途工廠林立。生產之方法必多。而人民之富庶日盛。現在已有許多鄉人利用水力春米及香粉。此可見無人提倡機器。而辜負此天然之水力。讀蘇俄五年計畫與河流作戰一節。謂可於河流水力產生至六千五百萬馬力之電力。尤令吾人有愧色。並知所警惕也。且該地治安。現極穩固。余在永溪遇一路工。係廣東五華人。與其談及。曾謂共亂之後。壯丁稀少。女多於男。現在治安恢復。大有在此安居之意。又在坂寮村遇一鄉人。及詢其治安情形。據云前數年則土匪遍地。近則路不拾遺。從前苛雜甚多。現可安居樂業。此治安方面。可保無虞者也。惟是目前所需要者。厥爲兩端。一爲保路。養路費用。一爲敷設鐵道。蓋此路既阻且長。復以山高多雲。濕氣既重。崩潰時虞。若不時加培養。則不及數年。路將全壞。且沿路松杉樟竹。蔥鬱可觀。倘不按照森林方法。訂定斬伐年限。依照直徑大小次第斬伐。隨侍補種。則將來交通方

便。人口增加。必致旦旦伐之。成爲牛山濯濯。豈不大煞風景。故保路與養路並重。然若無法生產。得資以養路。則亦殊難。故養路必自生產上設法。古聖遺訓有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在道理之道固然。在道路之道。亦莫不然。漳龍公路之成。前已說過。閩南軍民皆經出力。則養路固當共同維持。生產亦當共同享受。以符天下爲公之訓。否則無法以養路。而路日見破壞。縱不破壞。而每日所用汽油。皆係舶來品。利權外溢。無可收回。是不得謂爲公路。直亡國之路而已。查海關報告。吾國汽油。用自民元。輸入之數。不過十四萬加倫。時值九萬海關兩。合當時十五萬元。因逐年之增加。民廿年已增至三千萬加倫。值二千五百萬元。而汽車用之偈油及汽車與汽車零件等之價。猶另有驚人之數。可不懼哉。除養路之外。尚須將路線延長。由龍至汀。復由汀至贛省。以期營業之收入增加。貨物之運輸便利。固不特於軍事上大有裨益。即於福建實業前途。亦甚有影響。在對外而言。殊不致祇見其害。而未見其利也。至所謂鐵道必須敷設者。蓋吾人在各處新闢之地。凡先

進國家。必以鐵路為正式交通機關。而汽車路副之。以鐵路載貨較多。而輸送亦較速。龍岩既有煤鐵各礦。故鐵道之敷設。實為今日之要圖。而不容稍緩者也。

以上種種。皆僅就觀感所見。拉雜直述。其他之應行視察者尚多。以時間匆促。未能詳盡。深為歉仄也。



桂格麥片。為穀類食品中之配合最宜者。對於人體之健康與精力。最有裨益。其補質之中。含有炭水化物。蛋白質。八種礦質鹽。生活素。及粗糙物質。配合極為勻稱。以故食品專家。莫不交口稱譽。推為人人日常食品中所宜備。

桂格麥片為天然之食品。味美而易消化。其同化作用亦速。請每日食之。以資維持健康。補助精力。增進美貌。保護秀麗。

速煮麥片。煮法較前更易。從水沸之時起。二分半鐘即可熟矣。

各地商店 均有出售

請向美商桂格麥片公司索閱康樂永年小冊不取分文

上海郵政信箱一四一五號

二分半鐘即可煮熟時間加長亦聽君便



桂格麥片

Quaker Oats

(三)

一六—一五七

鄂湘粵交通考察記

李景陶
胡時淵

——鐵路公路水程——

總經理陳光甫先生遊罷湘鄂川省歸來。對於湖南省公路建設以及湘粵間水陸交通之聯運。有急宜提倡之必要。蓋現在往來於湘粵間之商旅。皆不明其間交通情形。轉而取道上海。費時糜錢。莫此爲甚。總經理爲提倡商旅改取捷徑。節省金錢起見。爰派湘行經理李景陶君及中國旅行社視察員胡時淵君前往實地考察鄂湘粵間交通情形。沿途食宿狀況。通用貨幣。習慣言語。以爲籌備湘粵聯運之借鏡。及釐訂行旅改道之計劃。李胡二君不辭勞瘁。奔走匝月。調查所得。至爲繁賾。製成簡略報告。深得總經理之贊許。茲者胡君又僕僕征途。籌設南嶽招待所等事。他日一切事功告成。游侶稱便。則胡君等導夫先路。其功又烏可沒耶。亟取報告。付諸剞劂。用示關心南嶽建設及湘粵交通之諸君。

編者附識

五月二十八日。時淵由滬搭火車至寧。附船至漢。沿途因與寧潯二社略有接洽。稍事逗留。於六月五日方行到達漢皋。在漢躭擱五日。計與平漢路局有所接洽。旋晤粵漢鐵路湘鄂段管理局局長車務處馮處長。述明此次考察之真意。以及將來合作之願望。同時并商擬代辦包裹貨物運輸事務。均承竭誠款納。至深感幸。六月拾日。由漢附搭湘鄂路下午五點半去長沙。翌晨到達。趨訪湘行經理李景陶君。是日適值星期。各機關停止辦公。乃利用此機會。遍遊名勝。旋於十三日上午九點廿分。景陶時淵同搭湖南省公路局汽車。由長沙東站出發。考察沿途情形。歷程六日。於十八日下午五點餘鐘行抵廣州。至於沿途舟車更換。以及啣接情形。謹將經歷所得。述之於后。在長沙出發以前。曾訪晤湖南建設廳余廳長。公路局劉局長。聲述此行目的。荷蒙嘉納。復承令知公路局沿途各站站長。妥爲照料。予以調查上種種便利。

時淵在申未出發前。社長陳湘濤先生囑到廣州之後。須託粵漢路株韶段工程局長凌鴻勛先生介紹。晉謁廣州粵漢廣九兩路管理局長及兩車務處長。述中國旅行社擬在廣州設立分社。以遂服務旅客之旨。當承各當局採納。

（一）漢口與長沙間（湘鄂鐵路）

甲、湘鄂路情形

湘鄂路係由武昌徐家棚站至

長沙東站。計長七百八十華里。快車需行十四小時半。其車座計分頭二三等三種。頭等座位爲皮製之彈簧坐墊。二等木質坐椅。頭二等均爲包房(Compartment)三等木質對面座位之統間。(行車時刻表及客票價目表另見附表)該路之第五次及第六次車免票及半價票均不能適用該二次車。亦無臥車設備。頭二等乘客。幷不擁擠。乘客如欲睡臥。可向茶役取備被褥。犒賞茶役酒資。頭等兩元。二等一元。車上備有餐車。中西餐聽客自擇。由漢至長沙票價頭等十七元九角。二等十一元五角。三等五元八角。

乙、鐵路與公路啣接及換車情形。

公路局自二十二年六月一日起重訂湖南公路全綫行車時刻表以來。每日行車。均有定時。旅客可無久候或不及之虞。如旅客於啓行時購有鐵路與公路聯運客票者。由鐵路局預先電知公路局。按額留定座位。行李亦可由啓程站掛聯運牌子。至目的地提取。手續至爲簡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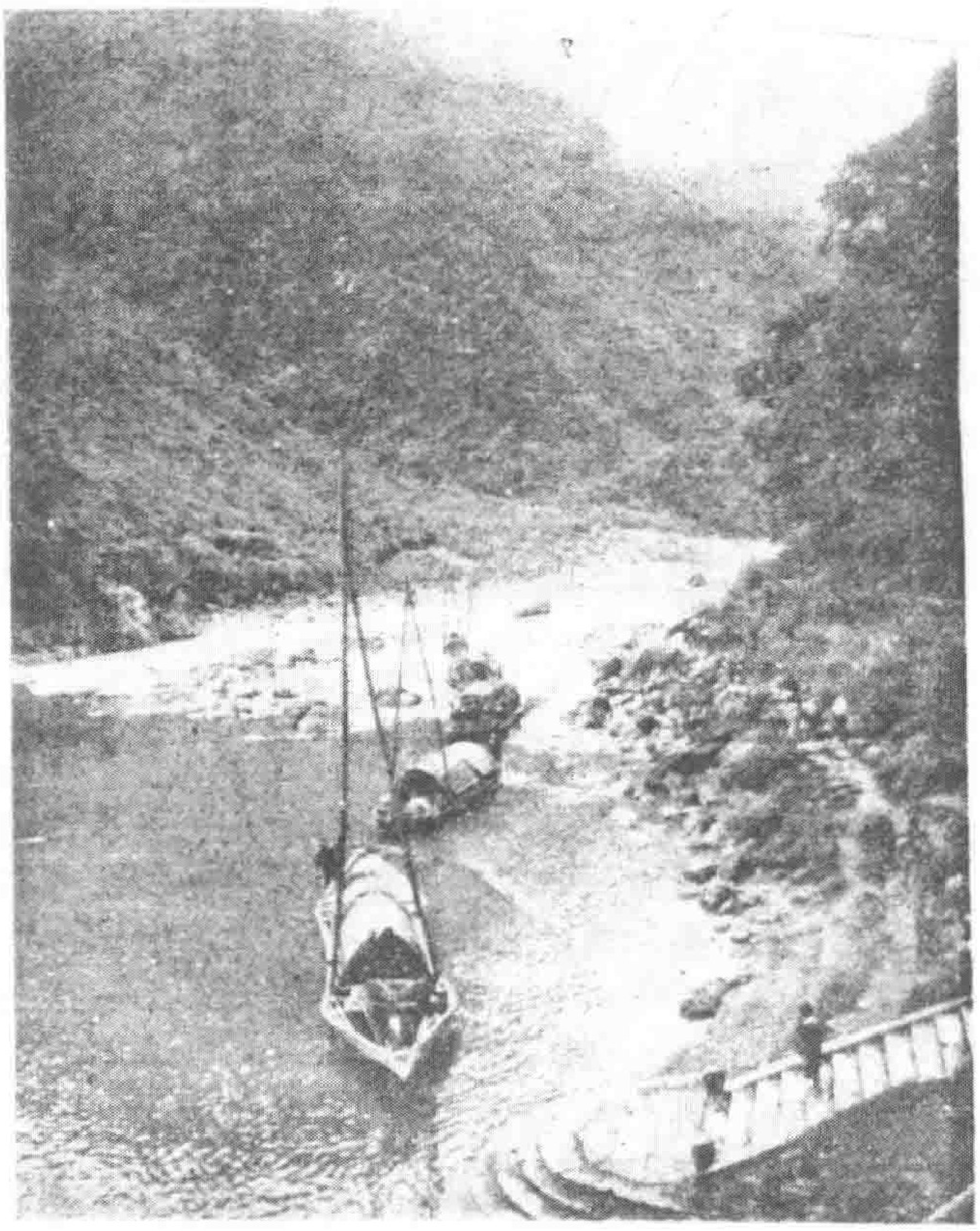
由長沙鐵路站至汽車站東站步行五分鐘即達。其啣接車次。舉例如下。

由漢口下午四點半在特區德國二碼頭搭粵漢鐵路局所備渡江火輪至武昌徐家棚。搭下午五點半開行之第五次車。在火車內過夜。第二天上午八點到長沙東站。下車步行至汽車站。搭乘聯運客車。該聯運客車每日上午九點廿分開行。如有行李。可在漢口特一區德國二碼頭粵漢鐵路碼頭行李房。貼通車行李票。(行李及包裹運費見附表)

(一)長沙東站與衡陽西站間

甲、長沙東站與衡陽西站之距離爲三百十五里。汽車票價爲四元五角。不分等級。公路建築異常平坦。毫無顛簸之苦。由長沙上午九點廿分開。下午三點半到衡陽西站。車行約計六小時。沿途風景。至爲幽倩。峯巒疊翠於其左。河泊湍流於其右。一路行來。如在畫中。由長沙南行一百二里抵下攝司東站。下車乘公路局自備汽船渡河。至下攝司西站。換車再進。

乙、衡陽雖爲湘省繁盛城市。苦無上好清潔旅館。旅客爲便利搭乘次日江東岸汽車及求食宿較優他處起見。於抵衡陽西站後。可雇人力車由西站入衡陽城之東門。經過市街出南門。至太梓碼頭。每輛車資二角。車行須半小時方達。由太梓碼頭渡江至江東岸。包船費約一角、須二十分鐘方達。上岸投宿於湘粵公司。該公司計分旅舍轉運中餐三部。設備完美。取價不昂。房金分爲三種。甲種每天二元。祇有一間。乙種每天一元。有十一間。丙種每天連普通飯在內。每天祇取八角。有六間。其甲乙兩種房客之飯食便菜。每次每客另收洋三角。如欲點菜。可預先知照。價亦不貴。



韓隴

丙、湘粵公司與湖南公路局江東站。相距祇三數十步。購買車票。可託該公司代辦。如旅客抵湘粵公司。時間尚早。可遊江東花園及楊家花園。或再渡江遊衡陽市街。次早汽車座位可向車站預留。以免向隅之憾。

（三）衡陽江東岸站與宜章及坪石間

甲、衡陽江東岸站與宜章間之距離。爲三百三十里。目下宜章站即爲湖南公路現時之終點。道路。修築。較長沙至衡陽東站之一段尤爲平坦。中途不須換車。早晨七點廿分由江東岸站動身。下午二點即到宜章。車行六小時有半。票價爲六元三角半。道旁崇山峻嶺。連綿不斷。憑

窗眺望。不啻置身車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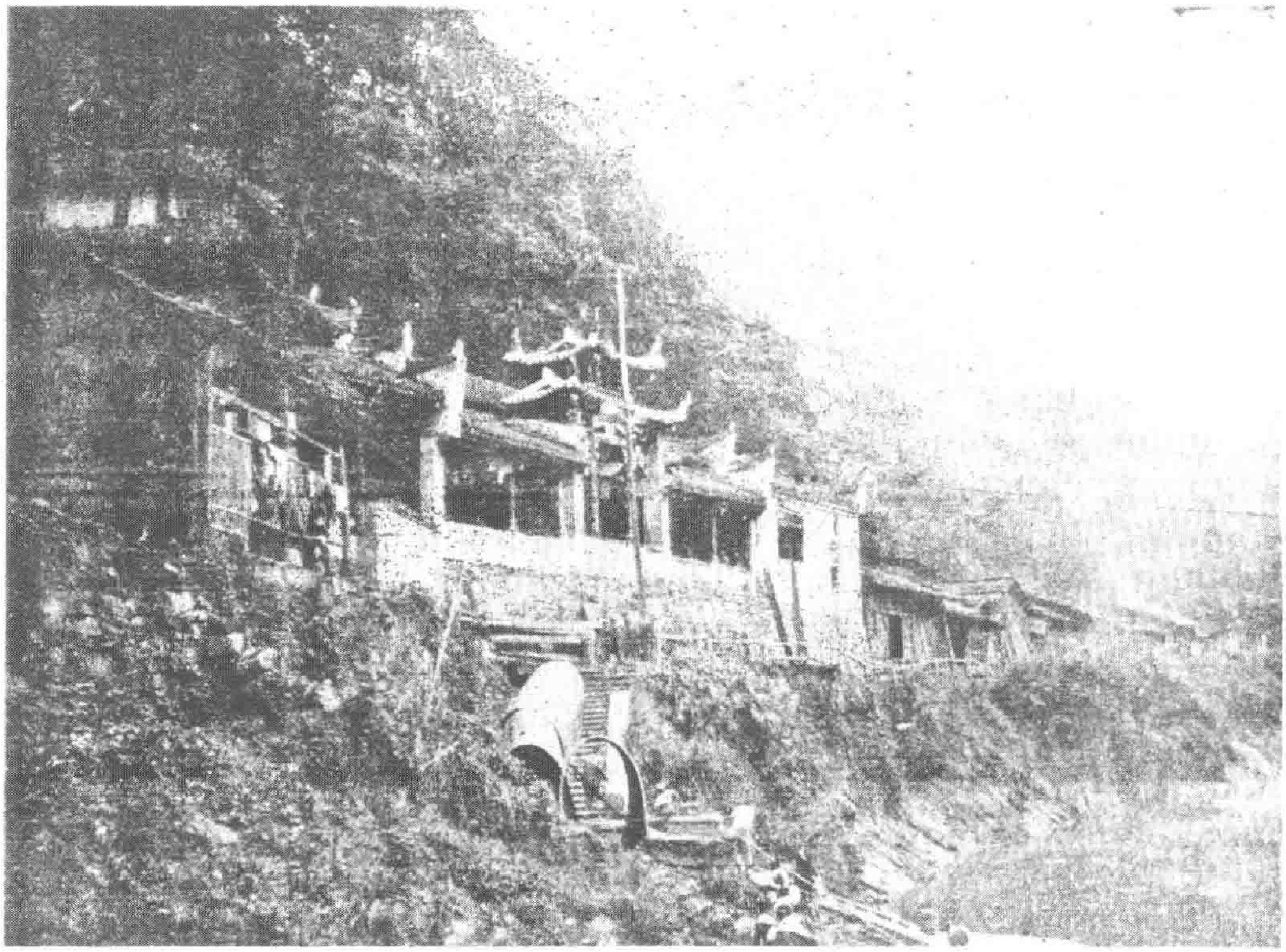
乙、由宜章至坪石。路程爲三十五里。目下此段路程須雇轎子。每轎轎夫每名一元。須行四小時半。近坪石處有峻嶺曰「興頭嶺」。旅客自行越登。閱時四十分鐘。甚感困苦。此項轎夫。於衡陽動身時。可託衡陽站電告宜章站預雇之。查湖南省公路局之公路。已由宜章築至湖南邊境之小塘（地方名。）計十五里。在正趕修路面。不日即可通車。由小塘至坪石段。係廣東公路局管轄。現亦正在積極開築中。大約於二月內宜章坪石間公路即可完成。

（四）坪石與樂昌間

甲、湘粵間交通。旅行者均感此段爲最苦。如旅行社將來籌備聯運。亦以此段爲最煩難。由坪石至樂昌。可分水陸二道。水程爲一百八十里。陸程爲二百卅里。水程由坪石至樂昌爲順流。十小時至十五小時可達。由樂昌至坪石爲逆流。如無風雲變故。三天四天可達。若遇風雨。則一二星期不等。陸程坐轎須三天可達。更以沿途餐宿。甚感困難。加以匪蹤出沒無定。故旅行者均捨陸而就水路。水道曰北江。多沙灘石礁。水勢湍急。行船甚險。非老而熟於航行者不易安全到達目的地。船之開行與否。須視裝貨而定。搭乘貨船。亦分等級。如佔中艙地位。則每客收費由坪石至樂昌三四元。乘坐船頭船尾地位。則一二元不等。由樂昌至坪石。中艙每客八九元。外艙每客三五元不等。伙食均酌量自己情形。事前自己購辦上船後。交船伙代烹之。以包用船隻（名之曰專船）由坪石至樂昌爲二十四元。由樂昌至坪石爲七十元。伙食自備。（均係毫洋計算。）

乙、坪石位於叢山之中。地處低溼。人口不多。旅館設備。僅一興發客棧。內容簡陋。齷齪異常。更在此炎熱時期。實不能作片刻留。後以船無定期。急於起行。乃包雇船隻。當夜宿於船上。次早三時啓行。中午十二時到達樂昌。如旅客結伴同行者。以包船爲宜。且免無處棲止之憾。

丙、凡包船或貨船於有定期開行之後。須先向稅



韓公祠

局報告完納餉銀。領取開船證。方得準時開行。事前并須由船户購備祭老爺之香燭禮品。於船開過韓公祠時。由船主在船焚香點燭禮拜。以示因水急流過灘危險求神保護之意。考其究竟。因韓文公昔日曾在北江治水利。造福黎民。及後鄉人集資建廟於此。以示追念韓公造福之意耳。

丁、樂昌市街道整潔。有一樂昌酒家。內附設普通客房。可以居住。房金自一元至三元。飲食亦稱潔淨。樂昌與坪石。普通語言。尚可通話。人口約二萬餘。

戊、抵樂昌後。晤廣東省建設廳韶坪公路工程處陳正元主任。據云。由樂昌至坪石公路。如政治及經濟兩者不發生問題。約於民國二十三年夏末秋初。可以完全成功。現下宜章至坪石段已在趕築間。約於本年八月底九月初可以完工通車。由樂昌至九峯段公路已築完成。由九峯至兩江口。計廿里。亦已築就。惟路方車輛缺乏。及旅客不多。故月下尚未通車。由兩江口至

坪石。尚有百餘里。因此段工程均係崎山峻嶺。及橋樑等工程浩大。雖在趕工修築。尚需時日也。或於廿三年夏末秋初可望完成。（但全視廣東政府注意與否。）

（五）樂昌與韶州間

甲、樂昌至韶州間以公里爲標準。計八十里。由樂昌搭汽車至韶州。需二小時可達。車票價爲毫洋一元六角。現因粵漢鐵路株韶段工程局已將韶州樂昌間火車軌道敷成。幷將於一二月內由廣州通車直達樂昌。故公路局方面。對於此段之護養修理。車輛之整頓。似已忽略全力灌注於樂昌坪石間之築路矣。如鐵路能於八月間由廣州直達樂昌後。則旅客可直接由樂昌乘坐火車至廣州。無需由樂昌先搭汽車至韶關。翌日由韶乘坐火車去廣州。

（六）韶州與廣州段

甲、韶州至廣州段火車。全綫長一百四十英里。合華里四百餘里。火車每日於上午八點開行一次。當日下午四時到達廣州。該路雖有頭二三等客車之分。實際上均係木質座位。因軍人太多。乘坐不分等級。且免票及半票尤多。以致幷無餐車之設備。旅客於過英德車站時。（離韶關五十二英里合華里一五六里）可下車至沿站之小飯店果腹。取價亦屬公道。火車在此站因上水加煤。約有半小時之停靠。故於旅客果腹時間。幷不偪促也。車票價二等爲毫洋五元六毫半。三等三元二毫。此段鐵路係沿北江而築。廣東省北江人民。多係節儉者。故乘車大都爲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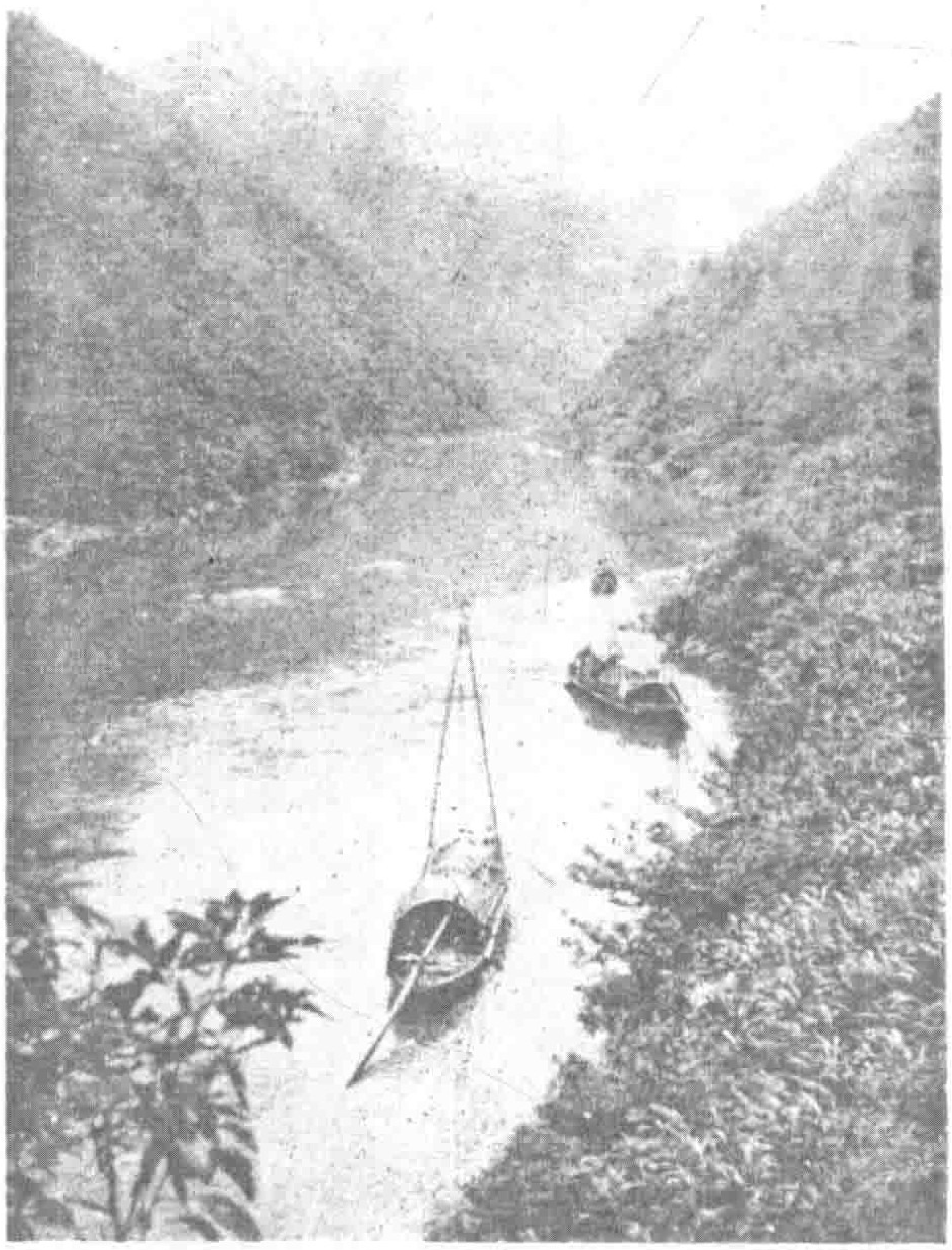
乙、韶州汽車站與火車站相距甚遠。攜帶行李由汽車站挑至近火車站之中央酒店或大艇之上。每擔須毫洋六毫至八毫。所謂大艇者。因韶州無上好潔淨旅店。遠途旅客抵韶後多下榻於大艇之上。該艇宿資無定價。大約視同伴之多寡而給。每人每夜宿費約毫洋一元至二元。如需飯食可囑船家預備。殊爲清潔可口。船上多係婦女招待服務。殊爲週到。如旅客不欲下榻大艇者。則以江邊之中央酒店爲便安。每日

每間房取資自毫洋二元至四元。膳食在外。由中央酒店或大艇至火車站。步行約十分鐘可到

(七)沿途通用貨幣

甲、由漢口至湖南宜章。均用大洋。(又名光洋)如中國交通等行之中鈔及湖南省銀行之鈔票。沿途均適用之。

乙、由坪石至廣州則用毫洋。每光洋(袁頭大洋)約合毫洋一元三角。惟毫洋有新毫洋與舊毫洋之別。新舊毫洋均適用於坪石至韶州間。惟廣州祗用新毫洋。不用舊毫洋。此種新舊毫洋。省幣甚多。和混兌換時宜小心為妙。攜帶中國交通二行之中鈔幣。沿途可以隨時兌換之。



泗瀧

(八)鄂湘間聯絡路綫里程(如次頁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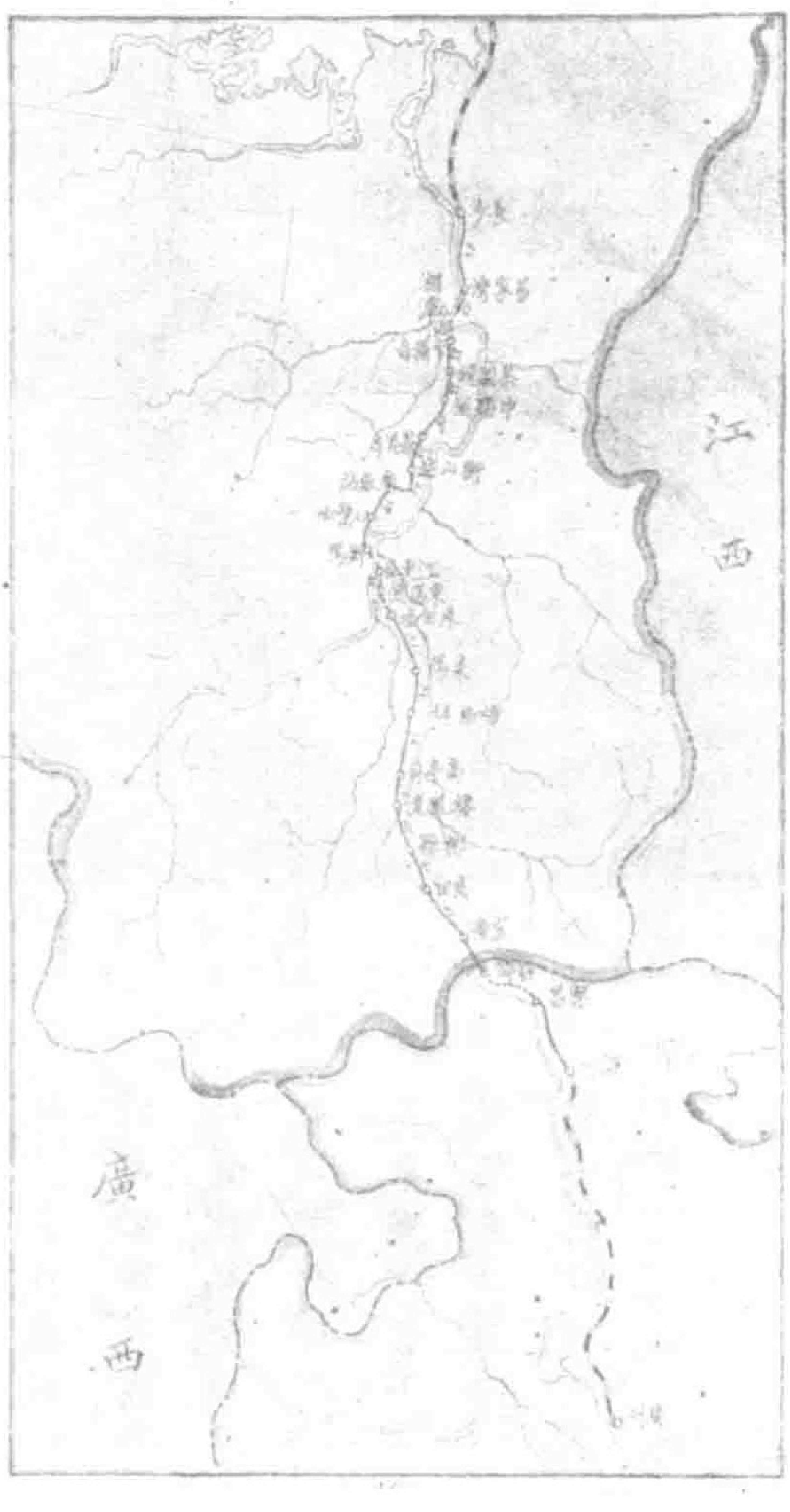
(九)鄂(武昌)湘(長沙)粵(廣州)間行程日數旅費概計。

甲、由武昌徐家棚車站至長沙東站。轉汽車公路等至廣州黃沙站。全綫共計二千一百七十三華里(合七百卅英里)。由鄂至粵路程計四天半可達。例如第一天下午五點半由武昌徐家棚動身。第二天上午八點到長沙。在長沙換搭九點廿分開之汽車。下午三點半到衡陽西站。雇人力車至太梓碼頭。渡湘河至江東岸湘粵公司過夜。第三日上午七點廿分由衡陽江東岸出發。下

午二點到宜章。換乘轎子。下午六點半到坪石。探明開行之船。或包用船隻。在船上過夜。第四日上午四時由坪石啓椗。下午一點到樂昌。由樂昌換乘二點半開汽、車下午五點到韶州。於韶州過夜。第五日上午搭八點開之火車。下午四點到廣州黃沙站。全程旅費(火車三等)僅光洋(現大洋)二十六元耳。在途食宿。以普通經濟言。有光洋十元已夠。合計由鄂至粵之旅費僅三十餘元。如本年八九月間湖南公路局汽車能直駛坪石。粵漢鐵路廣韶段通車。能延長到樂昌。行程日數用費雖同。則旅途換車周折。則可省去不少。旅客當亦便利多多也。

乙、由廣州至長沙。其路程雖同。惟似時間啣接不合。以及樂昌坪石間水道較難。故行程須較由鄂至粵多三天半。例如第一天上午八時由黃沙站出發。下午四點到韶州。在韶州過夜。第二天搭上午七時開汽車到樂昌。立刻搭船。船行三天。第五天約午刻到坪石。由坪石坐轎子至宜章過夜。第六日上午八點搭汽車至江東岸車站。在湘粵公司過夜。第七日清早渡江。坐人力車至衡陽西站。搭早七點開之汽車。下午二點到長沙。搭長沙下午五點半開之火車。第八日下午八點到武昌徐家棚車站。用費以船價較昂。食宿較多。全程旅費約需光洋(現大洋)五十元也。如一二月後。湖南公路直駛坪石及

鄂湘間聯絡路綫里程圖



一六一—一六六

粵漢鐵路廣韶段火車通至樂昌後。行程因減少。上下換車及啣接時刻較有確定後。或能縮減一二天之行程。亦意中事也。惟旅客取道於此者。宜略自備乾食熱水及普通應用藥品爲妥。銀錢行李少帶爲妙。

(十)視察後之我見及今後之計擬

鄂湘粵間鐵道公路旱道水程之聯絡行程旅費食宿等情形。略如上述。各管轄當局均甚表示歡迎中國旅行社爲其宣傳鼓吹。旅行者改道於此。幷深望此項計劃。如客票包裹貨物之聯運。從早實現。以裕收入。惟以視察所得。因坪石樂昌間水道險惡責任太重。暫行從緩進行爲上。一俟廣東公路築好至坪石與湖南公路啣接後。再事物色相當地點。使中國旅行社爲鐵路公路旅客間盡服務之職。較爲妥善。如目前因旅途之艱難。而總經理欲中國旅行社爲社會服務者。不妨可先與鐵路公路商訂聯運辦法。如每一星期爲一次。則中國旅行社在衡陽與坪石務必派人主持照料事宜。樂昌方面於定期聯運日期可派招待伴同聯運旅客。由廣州出發。送至樂昌上船。惟坪石樂昌之船夫。須包定一隻。每星期定期往返一次。船價由中國旅行社每月包付。其船費及船內設備。亦須改良。及令其取具殷實鋪保。以昭愼重也。如此於服務及開支兩者。均可顧到。至開支方面。每月最低限度亦須。

(一)衡陽招待員一名。工資膳食住宿每月四十元。

(二)坪石招待員一名。工資膳食住宿每月四十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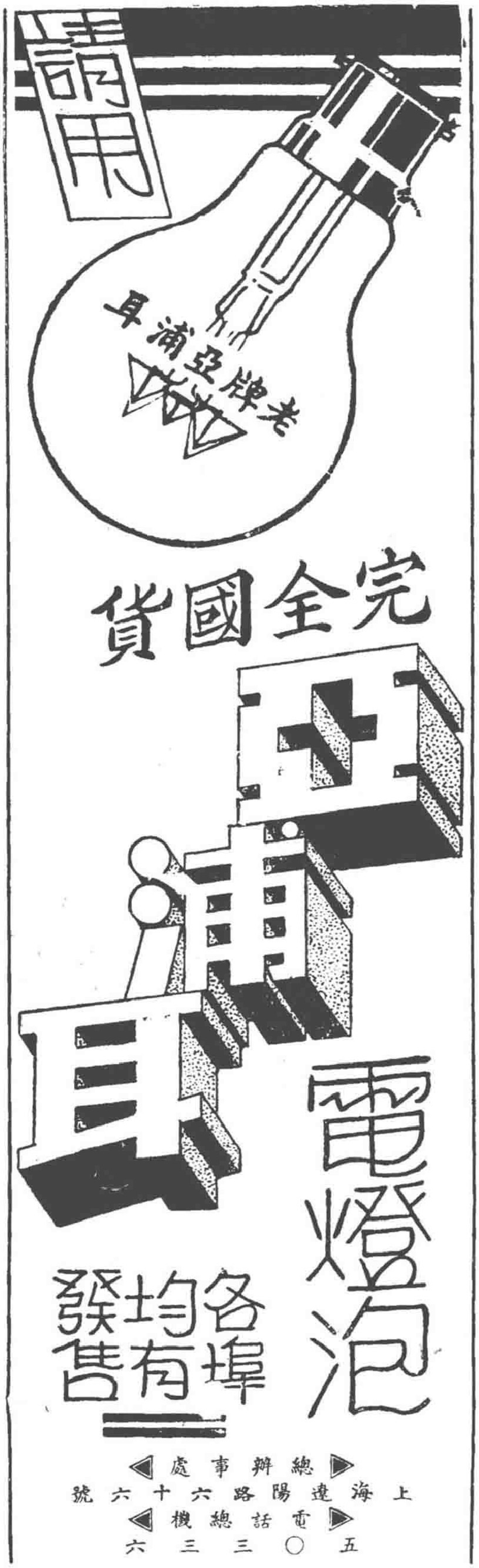
(三)廣州招待每次送客膳食另用住宿四元。每月十六元。

(四)包完一船每星期定期往返一次。每月一百元。(最低價目)除計劃聯運事宜外。如在南嶽衡山設置招待所。及在廣州開設分社。事不宜遲。其理由試述如下。

(甲)衡山設置招待所　南嶽衡山。爲吾國五嶽之一。自湖南公路貫通以來。當局提倡。不遺餘力。更經何主席撥款設立南嶽管理局。耑管南嶽修塔事宜。及指導游客一切事宜。局長王涵

川常駐南嶽市鎮。經管以來。已將由市鎮至山峯及遊覽必經之道路。均修築成平坦廣闊大道。全山名勝古蹟。漸經王局長按誌找出。加意修葺。以保舊觀。南嶽自公路通行以來。凡屬省外要人以及紳商遊歷家來湘均以一遊南嶽爲快。但該地餐宿。不甚方便。祗有廟宇叢林。可資歇宿。街市伙鋪。不堪駐足。政府當局現正在提倡計劃。圈購地基。以備建築避暑住宅之用。在聖經學校因其敎職員每年赴廬山避暑。舟車勞頓。旅費不貲。已在山蓋就房屋十數間。作爲避暑之需。而爲他人之倡。中外人士前往遊覽者。亦屬不少。惟到山之後。雖有一二寺院。可供住宿。均仍感不便及簡陋不能久駐作探勝之舉。此次余等到南嶽後訪王局長於管理局。王局長詢及對於在南嶽籌建招待所。俾安頓旅客及導遊名勝之意見如何。余等視察所得。如能在南嶽設置招待所。爲聯絡湖南當局及將來粵漢路及湖南公路發展之基礎。與沿公路分社發售公路客票幷籌劃聯運。而能得各方之贊助同意。較爲易於辦到。如爲謀旅客方便計。須在山上山下兩處建設房屋。則投資購地造屋。約須一萬五千元之譜。按現有遊客計及陰歷七八月香汎時遊客居住之收入。亦屬不少也。總之中國旅行社欲與湖南省公路與將來粵漢路全綫發生深切關係者。非在南嶽首先注意經營不可。況根據其管理局計劃三五年後之南嶽。必能與浙江之莫干山江西之廬山幷駕齊驅也。南嶽之氣候。適於避暑養病。已經中西醫生之多次測驗。較廬山爲佳也。況湖南建設廳余廳長及公路局劉局長等深望中國旅行社相助南嶽發達之成也。昔　總經理遊南嶽時。見望日台無有設備。擬出資一千元。修建亭宇。現南嶽管理局已在計劃修建中。王局長以南嶽導游編集成集。以印刷經費約六百元。未列入預算中。遲遲尚未付印。供遊覽者之參考。至引爲憾。諄諄以相助付印爲請。

(乙)廣州開設分社　廣州爲中國繁華都會之一。人口在一百五十萬以上。自港滬間郵船漲



價以來。往返於廣州上海間者。多改搭怡和太古輪船。又廣州內地及港埠出國護照。均須請由廣州市頒發。更以廣韶路不久即將展至樂昌。況又擬籌備鄂湘粵聯運。爲旅客服務。故廣州分社之設立。不能再事遲延。以視察所及廣州分社。可以經售粵漢廣三廣九三路客票太古怡和招商之船票。并兜攬港滬或出洋之船票。更進而代客報關及運送行李等等。如辦事人經營得法。其營業之收入。必超出港社之上也。

吳苑梁溪一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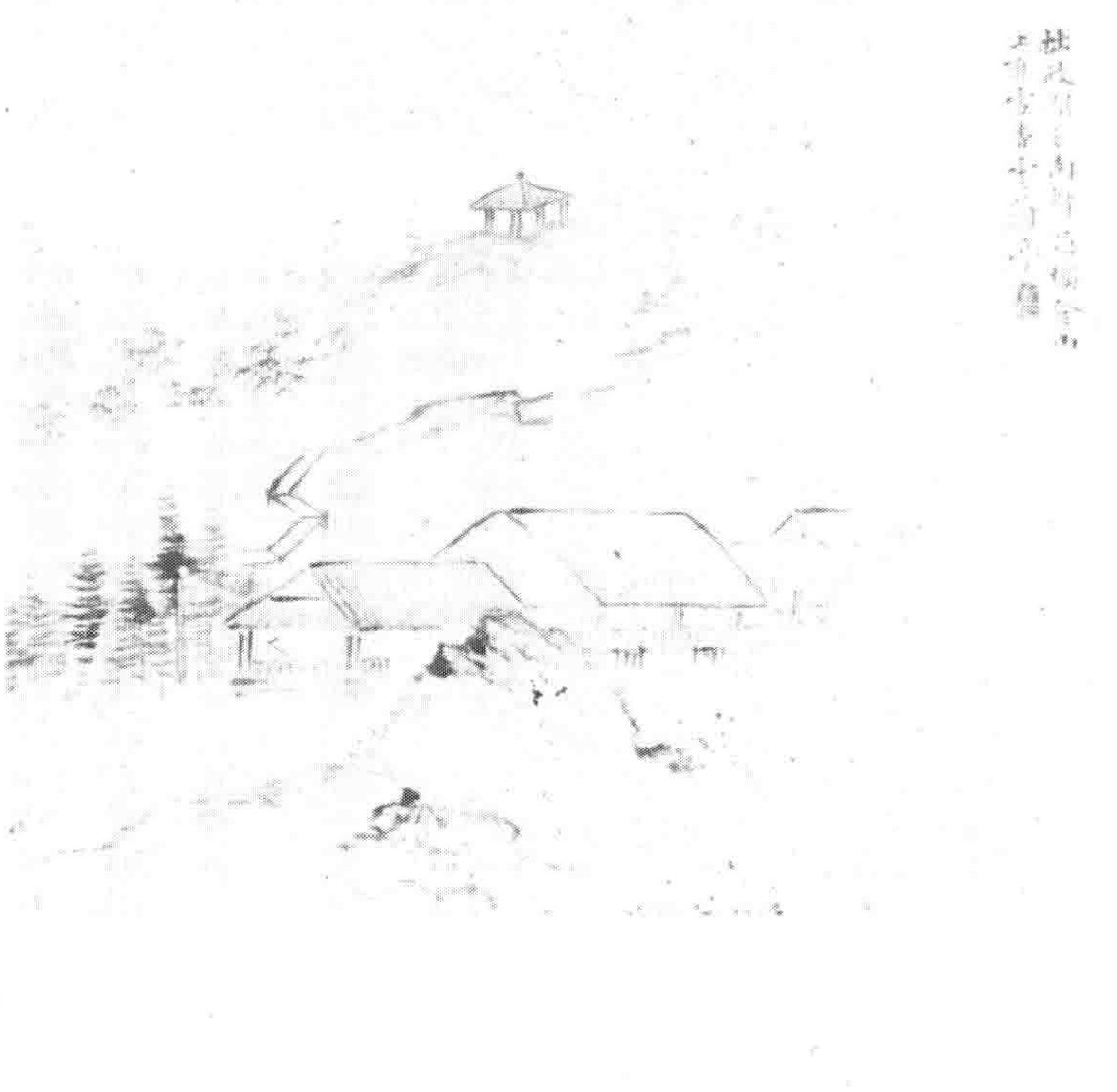
徐雲石

名園依綠水　照眼太湖光

今年的春天○氣候異常寒冷○出遊怕多帶衣服的我○就因此不欲多走一步○有些朋友們來約我去看梅花○有的說杭州超山好○有的說蘇州鄧尉好○還有人說無錫的梅園也還不錯○誰知結果一無所成○終日在家閒坐着○把眼中見過的好山好水○一幅一幅的從筆下温理過去○這也罷了○春天去了○漸漸炎暖○要時間又撩起我的遊興○但是朋友們却不願遠道旅行○於是議定就在咫尺間的蘇州無錫○看看園林景色○不能算作遊○無非借地消遣罷了○

由火車一上一下住宿新蘇飯店的次日○天氣倒也温和○陪了友人先到了婁門大街的拙政園○這個園本來又叫八旗會館○或者是奉天人的產業吧○大概蘇州的園林○要算這個園最大的了○開始創建這園的人○是明朝時代的王槐雨先生○我記得文衡山有一篇拙政園記○把他摘寫在下面○

槐雨先生王君敬止所居在郡城東北界婁齊門之間○居多隙地○有積水亘其中○稍加濬治○環以林木○爲重屋○其陽曰夢隱樓○爲堂○其陰曰若墅堂○堂之前爲繁香塢○其後爲倚玉軒○軒北直夢隱○絕水爲梁○曰小飛虹○踰小飛虹而北○循水西行○岸多木芙蓉○曰芙蓉隈○又西中流爲榭○曰小滄浪亭○亭之南翳以修竹○經竹而西○出於水澨○有石可坐○可俯而濯○曰志清處○至是水折而北○滉漾渺瀰○望若湖泊○夾岸皆佳木○其西多柳○曰柳隩○東岸積土爲臺○曰意遠臺○臺之下植石爲磯○可坐而漁○曰釣碧○遵釣碧而北○地益迥○林木益深○水益清駛○水盡別疏小沼○植蓮其中○曰水花池○池上美竹千挺○可以追涼○中爲亭曰淨深○循淨深而東○柑橘數十本○亭曰待霜○又東出夢隱樓之後○長松數植○風至冷然有聲○曰聽松風處○自此繞出夢隱之前○古木疏篁○可以憩息○曰怡顏處○又前循水而東○果林彌望○曰來禽囿○囿縛盡四檜爲幄○曰



得真亭。亭之後為珍李坂。其前為玫瑰柴。又前為薔薇徑。至是水折而南。夾岸植桃。曰桃花沜。沜之南為湘筠塢。又南古槐一株。敷蔭數弓。曰槐幄。其下跨水為杠。踰杠而東。篁竹陰翳。榆槐蔽虧。有亭翼然。西臨水上者。槐雨亭也。亭之後為爾耳軒。左為芭蕉檻。凡諸亭檻臺榭。皆因水為面勢。自桃花沜而南水流漸細。至是伏流而南。踰百武出於別圃叢竹之間。是為竹澗。竹澗之東。江梅百株。花時香雪爛然。望如瑤林玉樹。曰瑤圃。圃中有亭曰嘉實亭。泉曰玉泉。凡為堂一。樓一。為亭六。軒檻池臺塢澗之屬二十有三。總三十有一。名曰拙政園。



所有勝景大都備具記內。他還又一處一處分開畫成各個的圖。確有美術史上不少的價值。到了前清道光丙申年間戴醇士先生又根據文衡山記內的名稱畫作拙政園全圖。但是他當時並未親到蘇州。不過補充文的分圖罷了。我又記得惲南田先生有一段題記。極有趣味也。把他錄在下面。

壬戌八月。客吳門拙政園。秋雨長林。致有爽氣。獨坐南軒。望隔岸橫岡。疊石峻嶒。下臨清池。磵路盤紆。上多高槐檉柳檜柏。虬枝挺然。迥出林表。繞堤皆芙蓉。紅翠相間。俯視澄明。游鱗可數。使人悠然有濠濮間趣。自南軒過豔雪亭。渡紅橋而北。傍橫岡。循磵道。山麓盡處。有堤通小阜。林木翳如。池上為湛華樓。與隔水迴廊相望。此一園最勝地也。

南田先生所說的南軒豔雪亭湛華樓等等。已經不是王槐雨先生拙政園中原有的名稱。自從明代到清初中間已經過一度滄桑。到了戴醇士先生的時候。當然又是一番景象。我們今日看了現在的拙政園。自然免不了吁今弔古的感慨。但是眼前快樂要緊。既有了只種好結構的建築物。供我們消遣。也就不可錯過。便急急買券進園。見他兩面迴廊環抱。正中是遠香堂。掛額為『靜觀自得』四字。他的前面有一平台。正沿大池。池的前面有兩重小山。我們便從遠香堂側面一間名為南軒的穿過去。軒的側門上有王夢樓的一對『睡鴨爐溫舊夢。迴鸞牋錄新詩。』

過一石橋。進了荷風四面亭。他的柱對爲『四面荷花三面柳。半潭秋水一房山』穿過去漸漸高上了一山。就是遠香堂的對面了。



山上有雪香雲蔚亭。我們就在亭中小坐。微微的風吹到我們身上。加倍的爽快。恰巧遠香堂前面來了一起拍曲子先生。遠遠地吹起笛子。拍起曲子來。夾著流水樹林。聽得格外清澈。他彷彿唱的是『笑他們是堂間處燕。有誰曾屋上瞻烏。不提防柙虎藩熊。任縱橫社鼠城狐。』不知道是什麼曲子。或者他們是個今世上有心人。也未可知。

我們坐了許多時候。有個浙江先生。攜了一位女朋友。特意來蘇州遊玩。倒問我們、是那裏好逛。我們也不大清楚。些微告訴他幾處。下了山。仍回過橋。到煙波畫船亭。那亭又叫夢池吟館。內有文衡山寫的香洲二字。樓上叫澂觀閣。建造得非常精美。出了亭子。從前進有兩條曲廊。廊的盡頭就是見山樓。樓下爲藕香榭。內廊通藕香榭。外廊通見山樓。兩廊的中間。有一小小的山坡。初看不過是一座樓房。誰知上下各自相通。更覺巧妙。可惜藕香榭前的木橋。已經斷了。不能走過去。全園少去一角。道路便不能貫串。他的遊廊又全都破壞。橫七豎八的將木頭支撐著。不便冒險。於是仍從藕香榭折回。過擁翠亭。掛額寫「西山佳氣」四字。有查梅壑的一對爲『還我關門對曉月。邀人何處嘯秋風。』再前就是華花堂。穿入廊內。到清華閣松風亭。便好出園。我們又折回過橋上。過兩重小山。進入梧竹幽居亭。他行廊中有一大『鵝』字。掛的對是王夢樓寫的『婆娑青鳳舞松柏。縹緲丹霞聚偓佺。』寫得尤其精勁。再進便是玲瓏館。掛額寫『玉壺冰』三字。又『晚丹晚翠』四字。一對是陳曼生寫的『掃地焚香盤膝坐。開籠放鶴舉頭看。』又有小山好登。山上就是繡漪亭。掛額寫『水木清華』四字。一對是劉石菴寫的『人遠忽聞清籟絕。心閒頻得異書看。』一對是梁山舟寫的『閒尋書冊應多味。得意魚鳥來相親』由此下山。也可以出園。我們便與拙政園告別了。那時正在上午十一點鐘左右。就同到館前街午飯。午後先到潘儒巷的貝莊。那莊又叫獅子

林。他是拿太湖石堆疊出名的。俗說有倪雲林所堆的獅子象虎。一時也辨不出他正中是古五松閣。掛額寫『揖松指柏』四字。又有高樓石船。極其富貴氣。可惜走廊中嵌有一部澄鑑堂佳帖。竟沒有細細觀摩。匆匆之間。便出了莊。就到了大畫家顧鶴逸先生的怡園。據說鶴逸先生前年已作古了。但是他所養的鶴尚有一隻活著。照舊的引頸啄食。人中的鶴已去。禽中的鶴猶在。不免對鶴思鶴。惹起了許多華屋山邱的感慨來。他的園中佈置極好。小山石洞又添上了許多曲折。因此可以看出藝術家的伎倆。判然不同。並且所掛的對聯。每每湊集古人絕妙好詞。尤爲他處所沒有。只是一路行來。却不見有鶴逸先生的大作。未免使我失望呢。

大概製作園林的風景。本來要疏密搭配山野氣。富貴氣。樣樣俱有最好。我們看了拙政園。此外的園林。自覺稍差了些。但是拿性好看山的我。縮小眼光來批評園林結構。當然是絕對外行。只須撇開大處落墨。專從一壑一邱上著想。也未始不可到處留連呀。



一夢醒來。已是第三日早晨了。急忙坐了人力車先赴滄浪亭。看了一迴。又到對門可園一轉。於是又到那山野氣最足的南園中間連綿一小山。雖不甚高。然覺得樹木陰深溢出了蔥蔥鬱鬱的色彩。使我胸中曠如窅如他山下一水迴環。兩面兩小橋通著。又不知不覺的引動我們山深林密的思想。他小山的項上有一小亭。掛着莊思緘先生所書的『遠吞山光』四字。尤其切當。可見天然景色。原不在雕琢上的。那倒是我們無意中得來的佳景。同是一樣的樹木流水位置在亭臺樓閣緊湊的中間。却只是繁陰濁潦。顯不出他的奇異。若是位置在曠野高邱。叫他愈叢愈密。愈密愈幽。穠郁空明。一望不盡。偏又憑空添出了無窮的氣概來。這就蘇州中學校南園的特長吧。

出了南園。便回到旅館休息。意爲蘇州城內的花園。不過如是了。此時忽有蘇友來訪。談起園林。一言之下。使我大爲吃驚。他說蘇州尚有兩洞。極其著名。一爲頤冐。一爲惠蔭園。這兩個園都是有最奇特之洞壑。遠非他園所及。不可不看。結果我不得再休息了。霎時間已在進

一六—一七四

德路的頤園中。這園又名汪義莊。諒是汪姓所有。他的房屋並不多。但是高下疏落有致。位置相宜中間。假山一座。山下有一洞。乃清時常州戈裕良所造。戈先生在當時極爲著名。他的堆疊假山。不是尋常堆法。是取法於名山洞府的。他的本領。能融洽泰華嵩衡黃雁諸奇峯於肚皮中。把幾塊石頭砌合起來。叫人看著遊著就像到了岱華諸山一樣。這真不可不看的。當我們一進了洞。登時忘其所以。真不像在蘇州城中。已經到了奇粵的山洞內。其中尚有澗水瀑布。水小未見瀑流。然而陰森崢嶸之象。聳人毛髮。此時是絕對不能以園林的眼光來批評他。我覺得在那個山裏見過的一時卻指不出。只有嘖嘖歎賞了。園的正廳叫環秀山莊。他對句是『風景自清嘉。有畫舫補秋。奇峯環秀。園林占幽勝。看清泉飛雪。高閣涵雲。』旁邊有補秋亭。坐亭上恰對洞門。尤極奇妙。再進就是問泉亭。上升爲涵雲閣。閣下走廊嵌有汪退谷先生字帖。當時我看了這個洞。就覺得怡園的洞是不夠瞧。一係人工。一係天然。一有砌接處。一無斧鑿痕。一是真山。一是假山。可說是極盡建築的能事吧。



天下事往往無獨有偶。汪義莊一洞之外。居然又有一洞足與旗鼓相當。卻又使我萬萬想不到的。原來我們看了汪義莊佳洞。過一宿後。又向南顯子巷的惠蔭園出發。那園又名安徽會館。他的佳景有零寶門。蔚秀軒。雲垂樹接廊。隱虹樓。更上一層樓。白雲房。棲霞處。冷綠吟香亭。琴台。鑑馨閣。叢桂山莊。齋覽亭。等處。他尤爲奇妙的。就是苔青花繡之居下有一洞。叫小林屋洞。跨進洞門。便有陰森森的一泓池水。池邊有一線高高下下崎嶇的路。從池上的小石橋踱進去。暗黑中遠遠的見著一線天光。非在池邊曲曲折折。盤過了逐漸上升。到接近天光處方可以傴僂出洞。洞雖不甚大。然洞內容納一池水聲淅瀝。在無意中卻足以冷靜我們的心地。所以我們進了洞去。由水洞門進。旱洞門出。只這一段過程中就足使我們大大的吃了一驚。總覺得這個境界。決非塵世的境界。的確是一個荒山洞壑幽寂的境界。說是在城市園林中見的是決不相信的。所以在我們進洞的時候。尚有兩位妙齡女郎。徘徊洞口。不敢

一六一一七五

進探。經我們件同入去。也覺得沁冷異常。別有天地。姑蘇是個繁華人海。不料竟有這種妙境。若長得一遊。譬如六月炎天中吃一服清涼散。誰都可以解煩醒渴的。

結束了蘇州的園林。就向無錫下車。到新世界旅館時。已下午一點多鐘。趕忙雇車。向五里湖邊的蠡園進發。無錫的園林。都是平地起樓臺的。大概偏於歐化的多。要說曲折有味。自然不如蘇州。然而空曠高遠。象氣萬千。却在蘇州各園的上頭。蠡園入門就好。他的名稱就叫湖濱小築。前面有一段長廊。環著湖築起。恰對了山巒青翠。一片波光。此種境界。的確勝過西子湖數倍。可惜長廊後牆未拆去。在那後花園中不能看見太湖。稍微有點欠缺。他園內的池。最好可以通連太湖。以小舟出入。外湖內池。更覺有趣。池中一島名叫田田島。極其特別。我在那石荷葉底下坐了許久。就到湖上草堂品茶。他的內園尚有雲屏涵碧亭等。外園尚有寒香閣景宣樓諸處。可惜多是閉門不納。無從入遊。蠡園的旁邊。尚有一園。不知何名。還未築成。

明早起來。又到了梅園。樹木茂盛。逐漸的長大。除了進門後的石美人。帶有蓮蓮的藤蘿鬢髮外。其餘也還照舊。高高的塔。仍舊是不能上去。依然在大楓樹下的茶桌上了吃一回茶。溫我五年前來看梅花的舊夢。只一霎便出園了。僅有張得天的字帖。嵌在牆上。一行一行的。留戀着我的眼簾中。那車夫風馳雲卷的向前山裏跑。越過一條寬闊高低的馬路。已到了太湖邊。由填築好的湖堤上進去。那便是小磯山了。進了錦園。被一派的湖光晃耀著眼。都張不開。他的建築。也沒有題名。正屋的柱上。只有鄙人所寫的一對掛著。就是儲簡翁所製的『陽春召我以煙景。吳越之間有具區』十四字了。西式房屋。取其清爽。原不在乎這些裝潢。但是遊人竟沒有坐處。有些地方又是關閉著。我們只好跛到渡船碼頭。雇了一隻小船直望黿頭渚進駛了。

黿頭渚的風景。自然爲錫山第一。他那湖波吞吐的奇石。過滿了諸岸邊。又兼那小小的亭臺樓閣。一處處粧點入畫。倘從湖中遠望。彷彿是一幅仇十洲的仙山樓閣圖。并且有飯店。有客店。食住齊全。爲他處所少有。這便是楊園的特色了。我們渡上了渚。先在旨有居午飯畢。再遊所謂黿頭一週。上了山。山腰有新築的霞綺亭。恰對湖邊石上『包孕吳越』及『橫雲』等摩厓大字。爲渚上最勝處。亭中有額寫『乾坤日夜浮』五字。也很切當。再回到渡船停泊處上升。看看松下清齋的客店。以及鷗波小築。雲影波光亭。花神廟後的藏玄洞。涵虛亭。他的前面。正在建築大規模的殿宇。不知何用。再進到長生未央館。也有飲食店。以及退廬陶朱閣達橫雲山莊的界橋。大約園址到此爲止了。陶朱閣的後身。可通到王姓園中。園內有七十二峯山館。也像有客店可住。并有飲食店茶寮。高處可望萬頃波光。藤蘿棚架一處處佈滿人行便道。也是不少的點綴。好在此山四面都有美曼窈窕的太湖。彷彿是滿身發出晶瑩豔冶愛好天然靚粧的舞女。日夜環抱著一片青山。貢獻她的柔媚。所以無處不佳。我們是遠道來享受那人工及天然分布的幸福。無論如何。也只有歡樂與讚歎的。我就在那個時候。正坐在一處最幽雅最清曠的亭子上。不知是怎樣。忽然靈光飛越。回想到我去

年所遊西洞庭的石公山。舍了不少藝術的心情。文學的趣味。能使我緜邈恍惚。忘却一切萬有塵世上的辛勤勞碌。即或終日陶醉在此湖光湖影中。確也甘心。所以蘇東坡先生說『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我就是神仙中人。大概也不過如此吧。

黿頭渚遊了。仍須渡到小磯山。渡船費大概一角或五分。有時他索二角。此段水程。比較從萬頃堂到黿頭渚可減少一半。風浪較大。也沒有危險。自從小磯山建築後。萬頃堂便沒有遊人中途尚有一座小山名爲中瀆山。山上也有一園。叫小蓬萊館。往遊的人不多。聞說梅園及小磯山小蓬萊館。都是榮姓的別墅。從無錫近城到梅園。有汽車可趁。唯汽車不到。車站馬路上。外來遊客就不便當。

若雇人力車到蠡園。來回不過三四角。到梅園及小磯山來回。也不過一元左右。但須較論明白。免得回來時爭索。此等地處。遊客既多。最好由公家訂定人力車章程。從何處到何處。定價稍寬。定後不得加索。却便利遊人不少。那日我們回寓後。又進城到公園一遊。過了一天便歸家了。

現在儲蓄問題

合法公開？安全保障？利息優厚？

上海銀行公會會員 國華銀行儲蓄部 解決上項問題

（一）呈准財實兩部註冊立案撥資本金及公積金完全獨立又會計公開每逢三六九十二月請會計師查帳登報公佈
（二）在職董事暨總副經理對於儲戶擔責無限責任
（三）利息優厚種類甚多而對於修學婚嫁贍養撫卹等儲備尤有適當之計劃印有詳章承索即奉

上海總行 寧波路一百三十號
外埠分行 南京昇平街 廣東十三行 蘇州觀前大街
本埠分行 新聞路中 北四川路 小東門口 曹家渡白利南路
辦事處 南京下關及城北 蘇州養育巷 香港永樂街

上海市銀行業同業公會會員銀行

中國實業銀行

銀行部 專營存款放款貼現押匯國內外匯兌及一切銀行事宜
儲蓄部 辦理定期活期分期及各種儲蓄基本穩固會計獨立利息優厚
信託部 代理房地產買賣打樣建築經租事宜又代買賣有價證劵并其他信託業務
保管部 保管各項貴重物品證劵等設有最新式堅固保管箱租費極廉章程函索即寄
貨棧部 自建堅固高大貨棧在蘇州路專爲客商堆存貨物裝卸便利棧費公道
鈔票發行部 特許專部辦理發行準備十足兌換便利
總管理處 博物院路三號 電話一九五五八
上海分行 北京路三十八號 電話一八七二五—九
上海各區辦事處 南京路 小東門 北四川路 靜安寺路 法大馬路
外埠分支行 天津 北平 青島 哈爾濱 南昌 九江 長沙 威海衛 大連 漢口 遼寧 秦皇島 唐山 南京 鎮江 蕪湖 安慶 南通 蘇州 無錫 常熟 杭州 寧波等其他內地均有代理機關

瘦西湖

李長年

人嘔歌的揚州。雖經洪楊之役。迷人的亭台。神祕的樓閣。化爲灰燼。而今日瘦西湖上。仍舊有所令人愛戀。柳蔭下的長堤。自二三月至十月。不決地印上仕女們的芳跡。甚至祁寒的臘月。大雪紛紛的時辰。也常有文人雅士的光臨。瘦西湖多麼媚人呀。卻不怪杜先生把十年時光當着甜美的夢做。

張岱的陶庵夢憶裏。有一則記揚州清明。他說。「惟西湖春。秦淮夏。虎邱秋。差足比擬。然彼皆團簇一塊。如畫家橫披。此獨魚貫雁比。舒長三十里焉。則畫家之手卷矣。」可是。現在的景色。反團簇在瘦西湖上。而以往自鈔關南門。古渡橋。乃至西門的熱鬧。已隨着時代走進墳墓了。詩人口中的廿四橋頭。亦形零落。只有幾家鄉村店舖代替了往朝盛景。一座石橋仍存在着。湖水仍緩緩流過橋來。可是。度了十個百個的夜裏。也不再聽到玉人的鶯囀的簫聲。回憶起。怎能不令人傷感。

，湖上的景色。固然不如西湖的錦簇。湖面亦不如西湖的廣闊。可是。也有相當的雅緻可尋。故以「瘦」名之。此地沒有巍巍的高山峻嶺。更絲毫看不到如雁蕩等地的壯美。她簡直是東方的美人。溫柔而嫻靜。一片廣大的平原。點綴着許多紅桃綠柳。及更多的起伏的岡丘。一條婉曲的湖面。在她懷中。盡力展張着嬌憨的美態。湖水清明如鏡。湖風吹人欲醉。波兒徐徐地起伏着。她那副粉飾着的神祕的面孔。在陶醉了。吞沒了多少古今詩人。雅士以及仕女們。

× × × × × ×

出了北門。走過問月橋。折向西。便見一座新築的土牆。及斗大的黑字。遠遠在竹林的梢頭。招展着一面紅旗。那便是所謂「紅旗白字」的綠楊村。

一排密密的榛叢。和一行隨風擺蕩的楊柳。擁着一條直線的。長而小的土路。遠遠的末端。便展着一幅神祕之景。我們走上土路。一陣陣微風。在我們耳旁低語着。「快踏進這神祕之宮吧。」

穿過了一座土牌坊。在短小的紅橋上踏過。由一排疏籬。嚮導着我們到了幽雅的境地。

幾座雅緻的茅屋。傍着密密的竹林。在竹林中還有座四方形的茅屋。我們走進去。坐下。泡了茶。靜靜地領略自然底風味。

一叢修竹給我遮去了熱烈的日光。只有當微風吻着竹枝頭時。從天空散下無數碎片的黃金。在眼前橫列着平行的土路和河面。在路上來往的紅男綠女們。及河中來往的船隻。總可依次地給我們檢閱。微風吹弄着竹篁。「絲絲」的發響。黃鶯也不吝嗇地張開小口。吐出婉囀的歌曲。此外。還有來往的車聲。「古古」「丁丁」的聲音。尖銳悅耳的聲音。粗暴如破管的吶喊。鶯囀的歌聲。……織成無上熱鬧的綠楊村。

再走向西。過了小花圃。又到了一座茅屋的茶社。社裏及紫藤棚下。有無數與高的仕女們在休憩着。

河邊。排着多隻蜜巧的輕舟。船頭上。柳蔭下。坐些漂亮的船娘。她們每見了游客。常賣



大虹橋景色

弄着兩個酒窩及齒部的美。

× × × × × × × × × ×

輕舟載了我們。悠悠地在水面上浮動。波兒拍着船頭。發出「拍拍」的合節奏的樂音。

老張忽然地說。

「綠楊村是詩境。………」

「是………」

「竹林裏可供『做古詩』的詩人欣賞。在柳蔭下。帶有神祕的肉香的船娘前。可容更多的無病呻吟的新詩人。………」

船在西園岸旁掠過。剛要轉向北時。一位湖畔的老詩人。伸出錢袋向着我們。張開缺齒的嘴兒。用老破的聲調。唱起「山外青山樓外樓。」來。最後「小先生。給個銅子吧。」

過了高大的虹橋。一個廣闊的湖面展在眼前。一行擺蕩的楊柳隨長堤伸到徐園。船在柳蔭下。輕輕的似浮萍飄着。湖風吹來。覺得陶醉了。憩足亭的對岸是在建築中的熊園。湖中的柴灘。也在修理着。不久的將來。瘦西湖上定會加幾分新的景色。又折西。便到了徐園和小金山。

徐園本是徐寶山私人的花園。他死後才公開游覽的。折曲的走廊。假山石。花廳。竹林。茅亭。花草。荷花池。以及李自成的行軍的鐵鍋和徐氏的遺像………等古物。組合個人工的花園。卻絲毫沒有自然美的樂趣。

小金山是錘形的小島。緊緊對着徐園。一叢竹林。及多株古樹。擁着一座小丘。丘頂有個小亭。我們慢慢登上。整個的湖景。畫在眼前。時而聽到一兩聲啄木鳥的乾脆的聲音。及湖旁的鄉村裏的鷄犬之聲。

一六—一八〇



五亭橋與喇嘛白塔

錘形島的柄部。有個四方的亭子。叫釣魚台。湖水至此處。又展開個圓式的大湖面。遠遠是座巍壯的五亭橋。橋洞下是著名的避暑地。橋東在湖中的。是私人別墅的鳬莊。在莊後高高插入雲霄的喇嘛塔。那裏。便是蓮性寺——本名法海寺——這時。太陽依偎着喇嘛塔的葫蘆形的金頂。一個將落的太陽的渾黃色的光芒。及耀目的塔頂的金光。在天的一角誇耀着。湖波推着碎忙的銀波。波上又顫伏着多少輕舟。呀。好一個美的湖。

× × × × × × × × ×

平山堂是蜀岡的餘脈。四周被一個松林所擁抱着。穿過五亭橋。大約廿分鐘。便到山麓下。捨舟登陸。我們慢慢拾級而上。路旁立着兩排森森的松樹。山頂上豎個偉大的牌坊。及一個大的廟宇。在「大雄寶殿」前。由角門折轉向東了。便到第五泉的地方。

這裏是山之谷。裏面曾有個水池。現在乾涸了。卻還有板橋的遺跡可尋。一個「天下第五泉」的碑前。有個與普通無異的深井。看下去。可見水紋絲絲的紋動。

走到歐陽修先生讀書舊址。不禁聯想起朝中措的詞「平山闌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現在。景兒依舊。卻不見老仙翁（蘇軾的西江月說。「十年不見老仙翁。壁上龍蛇走動」）了。屋裏只有一塊碑刻的畫像。四壁都有龍蛇走動。

回到廳前。一個廟僕送來兩碗泉水煮的芳香而濃厚的清茶。在榻上躺着。一口口的呷着。遠眺了。在天涯處清楚的畫出江南的山影。

瘦西湖

當天空。緩緩地散下清灰色的幕幕。我們下山。一陣陣的清脆的松濤歡送着。

寫到這裏。我回想到幾年前的一個夏夜。我和英姊夜游的盛事。

那天。黃昏時才出發。到平山堂時。一盆暴雨傾倒下來。我們不能立即登山。也不能尋着相當僻雨處。只得將船傍在岸邊。我們躲在船棚下。無數的銀蛇在天空走動。接着驚天震地的巨聲傳來。暴風吹得船兒顛顛播播的。松林仗勢地發出恐怖的吼聲。山水不斷地濃濃地瀉入湖裏。我們倆衣服都溼透了。並且感覺特別的寒冷。

一會。清新的月亮出來。我們轉棹回去。夜游瘦西湖。卻具有特種的風味。

月亮展下一幅青灰色的紗罩。垂在人間。一幅矇朧的。青灰色的景緻。緩緩地如電影在眼前演着。湖面上仍可發現數點燈光。餘外。沿湖邊。散些淡綠色的螢火。

小金山。徐園蓮性寺……都潛伏在灰色中。只有在小金山。由樹叢裏顯出兩點黃光。同時在湖面上走動着一兩條金黃的蛇。在銀色波中。紋動着。我們輕輕地悠悠地離開湖面。進城已十點鐘了。



嶗山觀瀑記

蘇竹影

山爲膠東名勝之一。山上奇花異卉。珍禽怪獸。在在使人流連。春秋佳日。氣候温和。前往遊山者。肩摩踵接。山距市八九十里。舟車皆可通行。惟山花盛開時。遊人雜衆。舟車山輿特昂其值。以奇貨可居。雖公安局。定有舟車往返價目表。而遊山者。又不能斤斤與輿夫較。青島中國旅行社經理唐渭濱君。爲提倡旅行服務社會增進生活快感起見。特組織嶗山旅行團。定於五月二十八日。上午七時。前往旅行。唐君前月二十三日。組織舟山看花團。車價低廉。手續減便。遊者稱善。余已另有遊紀專紀其盛。今該社雇用黃皮汽車十輛。以是日爲端陽節。又值萬國體育會賽馬之日。車輛非常缺乏。經唐君再三交涉。始租到十輛。載遊客。及招待員。攝影員。新聞記者等。約有二百人開云。該社祇售票一百八十張。每票售洋一元五角。設個人雇用汽車。單往旅行者。每輛須洋十五元。今唐君爲特別優待來賓起見。每人再隨票贈送啤酒一瓶。汽水兩瓶。香煙一盒。糖菓一袋。鹹鴨蛋一枚。麵包一磅。牛肉火腿薰魚一包。共值洋兩元餘。誠爲破天荒之贈品也。是以此間各界。得悉該社旅行團發起之後。一小時內。車票已完全售罄。後來者。咸抱向隅。唐君婉言允爲將來。再舉行一次。以答惠顧諸君之雅意。

次日早六時。余起床後。即換着旅行鞋。驅車前往。至該社門前。見該社門前如市。各來賓每人手攜竹籃一隻。正興高彩烈。領取贈品。莫不笑逐顏開。大呼便宜。門前有事前唐君囑余書「青島中國旅行社劳山旅行團專車。定於五月廿八日上午七時出發。」一橫額。俾攝影時。收入鏡頭。大

中國旅行社青島分社主辦之嶗山旅行團





窗內貼有來賓乘車號碼表。以便來賓對號入坐。秩序極佳。鐘鳴七下。開駛出發。過中山路。直往東行至東鎮汽車檢查處。照例檢驗。惟因車上有中國旅行社字樣。特別優異。不予檢驗。揮手放行。車道爲新近建築者。非常平坦。兩旁多種琴樹。現正著花。一片白色。枝葉時拂車頂。經吳家村。見村前婦女。多著紅綠衣服。遊嬉門前。較平日格外歡

喜。繼思之。始知今日爲端陽者也。出吳家村。至唐家口保兒莊一帶。直向萬山深處駛行。至河東。河西兩村。遙望遍野二麥。呈金黃色。已將成熟。車中摩登女郎。多不識此物。互相詰問。有人告曰「女士每日三餐。所食之麵包。此即其爲原料也。」始恍然大悟。蓋其平日足不履田間。出入於闤市。只知研究化粧品之優劣。不知菽麥爲何物也。八時五十分至九水村。山道兩旁。節孝碑屹立。爲數無算如「柏舟失志」「孝慈完貞」「義節千古」「義烈昭着」等等字樣。爲名生色不少。八時四十五分至柳樹台。所謂柳樹台者。並無其多柳樹莊左右。惟見栞樹甚茂。行人往來。蓋此爲登嶗山之要道也。



葉遐庵先生所命名之潮音瀑石刻

勞山一名牢山。或作嶗山。蓋從山也。山高三千七百尺。周圍百十里。山有大嶗小嶗之分。二山啣接。名勝古跡。屈指難數。余此次所遊者。僅爲潮音瀑一處。山上名勝百分之一耳。九點三十分。至柳樹台下車後。見停車處。有嶗山大飯店「歡迎青島中國旅行社勞山旅行團」大字橫額。懸於樹間。問道左爲竹窩村。一片竹林。綠葉茂密。此竹窩村命名之由來也。每小竿一角。可市一丈高竹竿。刪除繁枝。可作江頭之釣魚竿。或作手杖。下車後。即見山轎百數十乘。排列樹下。待客雇用。路邊有官中規定中西文雇乘山轎。往返價目表。高立道旁。今特照錄清表。俾後來遊者。知所問津焉。

◉雇乘山轎往

起點	終點	往返價目
◀大嶗觀▶	第二水	一．一〇
	神清宮	一．一〇
	第五水	一．九〇
	花花浪	二．〇〇
	華緣庵	四．五〇
	華樓宮	二．一〇
	北九水	二．三〇
	蔚竹庵	二．九〇
	板房	三．〇〇
	靛缸灣	三．〇〇
	白雲洞	三．八〇

一六一一八五

◉返價目表

板房									嶗山頂	
柳樹台	北九九廟	靛缸灣	蔚竹庵	花花浪	大嶗觀	嶗山頂	駱駝頭	段子嶺	蔚竹庵	靛缸漳
一・一〇	一・九〇	二・四〇	二・四〇	二・四〇	二・四〇	三・六〇	二・二〇	二・一〇	〇・八〇	〇・五〇

山下汽車站間。有多數兒童。持賣櫻桃。及嶗山水晶石者。九水柳樹台。為產櫻桃最盛之區。銅錢一枚。可市一握。水晶石種類甚多。有墨晶。茶晶。紫晶。髮晶。水泡晶之別。其中以紫晶為最貴。墨鏡一付。可市羊百元。今村人提籃相售者。其中亦有能成材之品。質透明。作六面體。小羊二三角。即可市一大方。可作案頭清供。稍小者。以之製印章最佳。余曾以小羊三角。市得一枚。以為紀念。登山時當由嶗山大飯店經理欒君。及中國旅行社招待持旅行社社旗。引導來賓至嶗山大飯店。將上石紋。見小說家王囂徒先生。已先我而到。正在樹下。同其尊翁及馮善亭諸先生。蹲椅上大喝啤酒。大嚼牛肉。為狀甚樂。見余到。立飭以汽水。余此時正覺口渴。得此汽水。如飲瓊漿。非常感謝。又承嶗山大飯店經理。引余至洗臉室漱盥。殷殷招待。店在羣峯聳立間。風景極佳。休息半小時。由該社領導來賓。赴魚



潮音瀑前之游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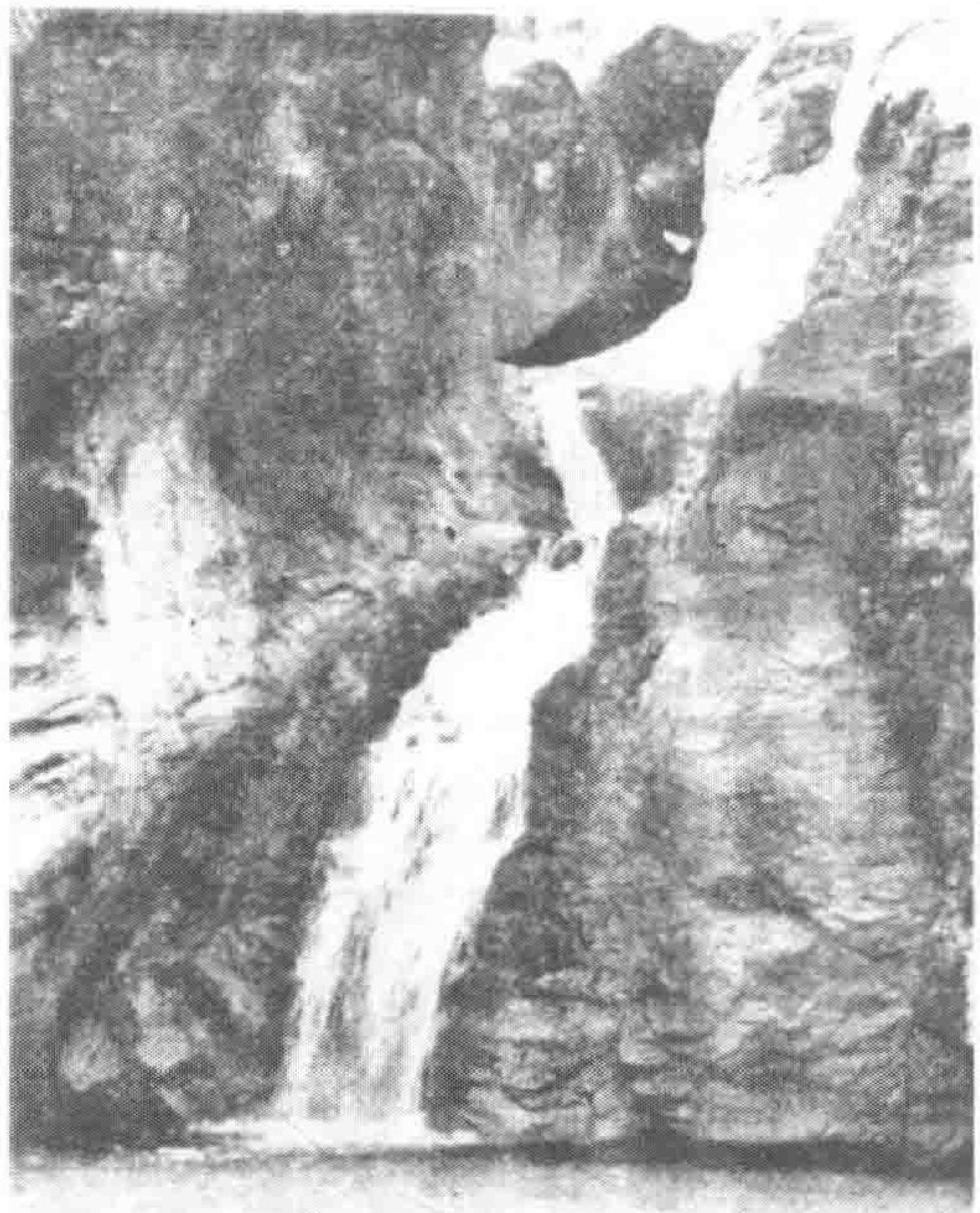
鰈口觀瀑布。頻行唐君贈余竹竿一根。行路時得力不少也。路上皆鵝卵石。高下不平。一般着高跟皮鞋之摩登小姐。莫不緊鎖雙蛾。困難之色。現諸眉睫。或推之。或挽之。有不耐此跋涉者。竟僱山輿飛馳而上。余以着旅行鞋。步行其上。沙沙作響。獨覺格外有趣耳。

魚鰈口在北九水廟之東南。由嶗山大飯店起行約十五六里。沿途水聲潺潺。如奏雅樂。惟不見泉源來自何處。正所謂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也。山花載道。清韻幽絕。泉石奇麗。各極其勝。行路間遙望山嶺。有如石城者。謂係前德國總督別墅遺址。青山四圍中。削壁千丈。層巒疊嶂。如展畫圖。最奇者山之絕巔。大石危立。風吹欲動。駭人心目。在山中行時。有人問嶗山在何處者。正如看山東地圖。看不見山東何在者。同一笑話。余行山崖間。忽而東。忽而西。忽而南。忽而北。但看旅行社引導者之社旗。為目標。自上午十時至十一時。皆在山中行程也。山路崎嶇。高低上下。曲

曲折折。凡百十轉。始至所謂魚鱗口者。兩峭壁對峙。相距僅丈許。如巨魚張口。左右大石如鱗。行人如向魚腹中進行。與夫指謂余曰「此即魚鱗口也。」由此西行。不百武。即至雨淋石瀑布。水至懸崖下瀉。崖高千尺。曲折三轉。始至山下。如泰山黑龍潭風景。聲聞數十里。如天半震雷。如老樹風號。如松濤。如鼓琴。如潮聲。震耳欲聾。水作碧綠色。清淺見底。來賓中有預攜浴衣者。在此換着。縱身而下。作一度之試浴也。聞山中土人云。歷來觀瀑者。最多不過十數人。今竟達二三百人之多。為從來未有之盛況。

民二十年八月。番禺葉恭綽先生。來觀此瀑。題崖石上有「潮音瀑」三大字。今人因名此瀑曰潮音瀑。字雄勁。亦如此山。余等在其下攝一小影。以留爪痕。

十一時三十分。余與曲君益三。閻君傳琳。及曲君之女公子玉芝。在懸崖下。出旅行社贈品。據石午餐。仰看飛瀑。俯視流水。胸中塵俗。滌蕩殆盡。同二三知己。優遊山水佳處。是我夙願。今得實踐。遊覽至此。與願已足。更不必探清風登碧落耳。余欲登絕巔。一探此不舍晝夜之泉源。顧此山石壁直立。不能引繩結索。余身無絕技。惟有對此千丈瀑布。作壁上觀而已。友人曲君益三。精攝影術。彼有隨身帶來之攝影機。在此攝一瀑布全景。十二點五十分。唐君渭濱在河頭用膳。瀑下有搭棚賣茶者。亦用紅紙大書歡迎中國旅行社大字。遍貼各處。真極一時之盛況也。余在此流連二小時之久。始相偕歸來。過一山嶺。曲君又邀赴九水廟小憩。廟在九水河西十四號。中供玉皇上帝。香火自今不絕。正殿三楹。左右裝有屏門有聯云「龍扇初開。四大天兵分左右。珠簾纔捲。二十八宿列東西」甚俚俗。階下有芍藥二十四本。色絳紅。如胭脂花大如盤。開放正盛。有道人名心田者。出而招待。並領導參觀廟中碑記。休息二十分鐘。出廟前行。臨別照例佈施香資。多寡皆所不計。遊此廟者慣例也。至廟前河畔。曲君取照相機。又攝一小影。三點五十分。至嶗山大飯店五點三十分。仍在柳樹台乘原車返青。車行較來時為速。蓋為下坡也。扶車窗遠望。半輪紅日。遙遙下墜。西天紅霞萬縷。逐日下落。風景綺麗。此情此景。如一幀名手寫生。惟非旅行者。不得見之也。



潮音瀑大瀑布

遊天台山記（一）

徐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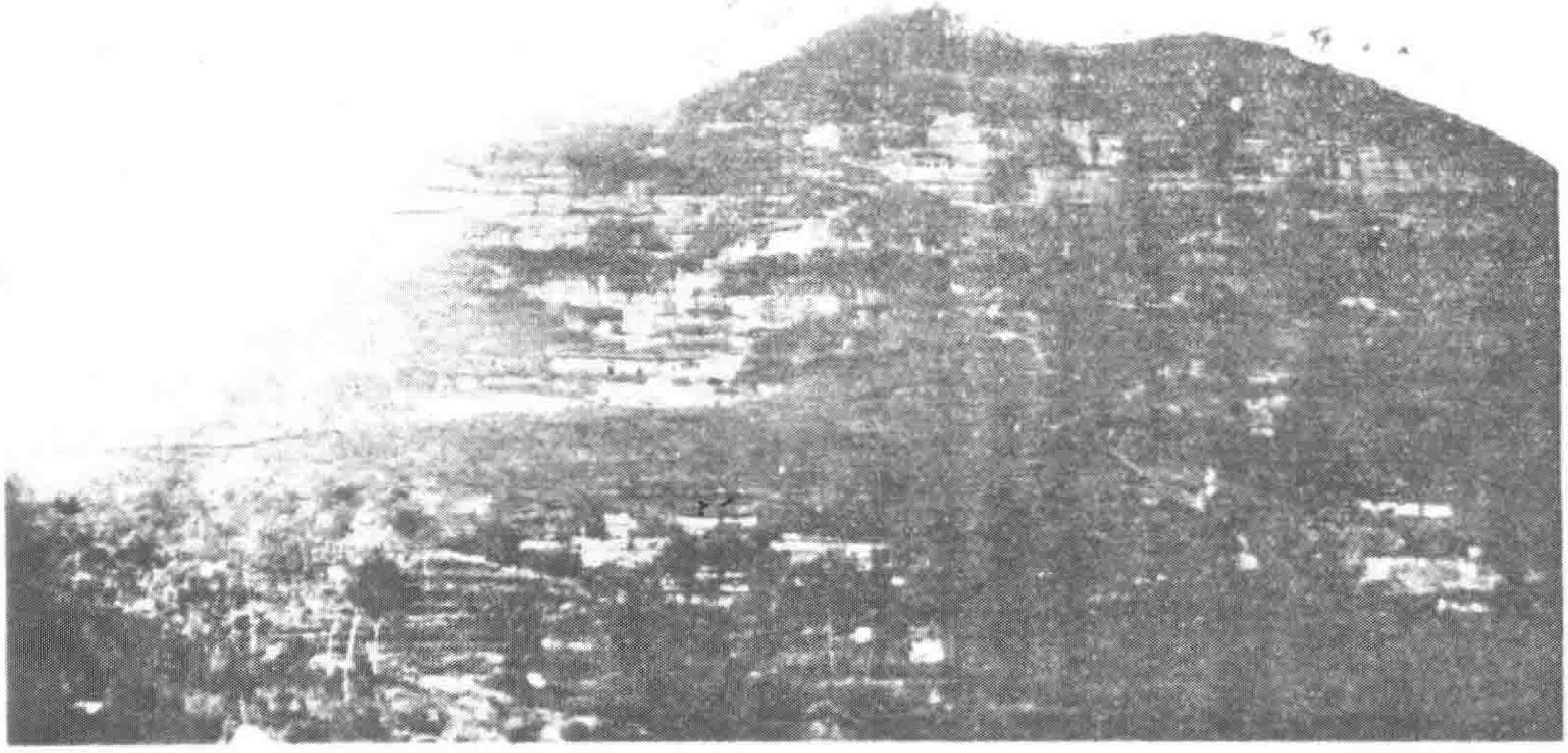
天台山距余家百二十里。神秀靈奇。稱於海內。嘗讀孫興公賦。心嚮往焉。而頻年以教務羈身。未得一遊。今年春。余以事返家。時同學千君人俊亦由天台縣立中學回里。舊雨重逢。暢敘之下。道及台嶽名勝。邀余往遊。乃乘興同抵天台。初寓台中先遊近處。繼乃上山徧歷諸勝。舉凡山巔水涯。晦明變化。仙蹤佛跡。摩崖碑刻。爲人跡所可及者。皆窮其奇而探其幽。有再至三至者焉。遊記初成。爰書以弁諸端。

（一）赤城山

天台山者。多先遊赤城山。以其近而在望。先覩爲快也。山在天台城西五里許。巖色朱殷。望之如霞。層列井然。有如雉堞。故有赤城之名。

四月十日。與台中王君由台城出發。西出通越門。過西橋。折而西北向。則赤城山在望焉。一路麥邱高下。邐迤道旁有古墓。題曰「齊田横五百人墓」。王君曰。「此五百人者。非田横之五百人。後人所附會也。」

前行抵山麓。仰望懸崖有「赤城霞」三字。字頗



赤城山

雄渾至紫雲。洞即齊周華名山藏副本遊記中所疑玉京洞也。形勝爲全山冠。稱海内第六洞天，檜柏松篁。隨坡掩映。洞深而廣。高十數丈。仰望危巖。淩虛而出。勢欲下墜。余心爲之悸。足爲之不寧焉。水灑巖唇。終日不絕。有如雪消。王君云。「每於冬季懸冰。大者如斗。」洞中有新式建築。其後鑿巖架樑。築樓三層。闢室多間。樓前爲欄。凭欄遠眺。綠滿山坡。室中窗明几淨。作爲讀書之所。洵幽絕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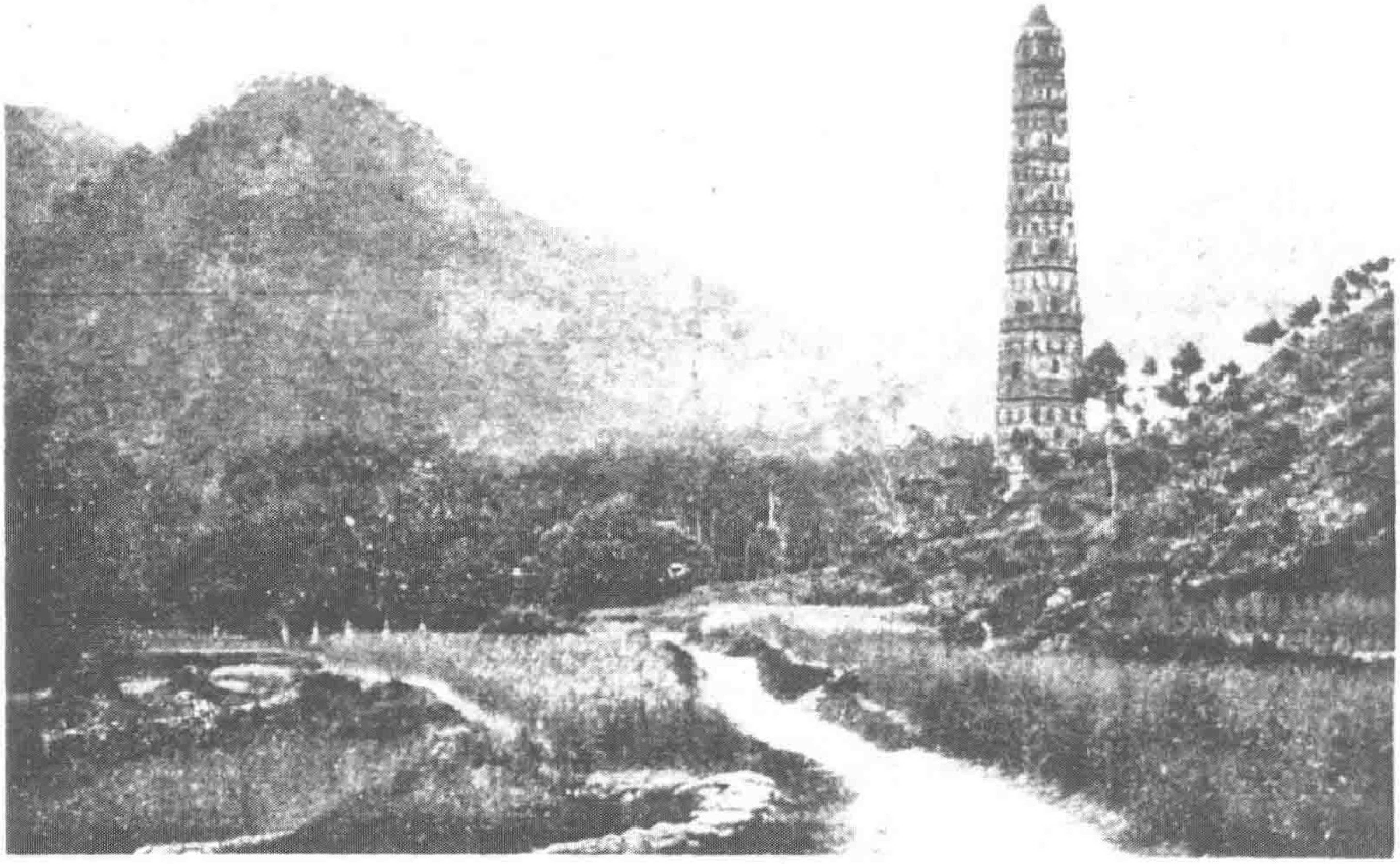
洞左有祠。即供五百義士之所。北首循斜徑而行。見有一洞。王君曰。「此古白蛇洞也。頗妖異。清時爲齊大人召南所封堵。」余乃披閱齊氏遊記。載赤城錄言。「常有白蟒吹昇仙道士。白骨成堆。即此。」其事相類。由紫雲洞而上。巖徑曲折。狹而且峻。有十八盤之稱。近已鑿巖開道。可以拾級而登。山半。左爲香雲洞。右爲瑞霞洞。其上爲華陽洞。即古釋籤洞。有許翁父子居此修靜。許翁指巖壁間謂余曰。「此『釋籤』二字也。」字在龕內。余視之。隱約莫辨。

更上一洞。顏曰玉京洞。俗稱上洞。考齊氏遊記。其處近飛霞寺故址。山中人亦云「向者有『飛霞洞』三字石碑。用作階石。」則此洞或爲飛霞洞。移玉京之名而來。亦不可知也。洞中結屋數間。亦精潔。有對一。爲蔡元培先生手書。聯云。「山中習靜觀朝槿。竹下無言對紫茶。」屋前有巨巖劍立階下。王君曰。「此巖唇所隕下者。」余仰視危巖。突兀而出。如搏人狀。險哉。

出上洞。西北行。淺草成蹊。抵金錢池。池大可半畝。相傳有得道僧居此。一日其徒涎池中物。取魚螺以歸。螺已敲去尖端。魚方炙其一面。爲師所覺。責之。令復傾魚螺於池。魚螺並活。後池中之魚。左右兩面一青一黃。螺之後端盡平滑云。余不敢信。莫得罾詈。無由取而證之。

乃上穿劍巖。有山截然起於赤城之肩。壁立數百仞。兩山相接處。不過數步。勢如牛頸而下。折而左轉。即至山陰。已臻絕頂。有梁時所建浮屠。彷彿已頹之西湖雷峯塔。磚多剝落。磚紋皆成繩旋狀。余在其旁。拾得一截。

由浮屠下繞山腰而行。至洗腸井。相傳晉曇猷大師洗腸於此。井小而口小。乃巖坎也。有水盈科。水流



國清寺外景

處多生韭。雖遠處不絕。亦異事也。復折而右下。爲餐霞洞。前有掬井。係清末節婦齊氏掬土爲夫營墓處。掬處成井。墓平滑成異狀。洞上有「秋霜比潔」四字。爲民國四年大總統所題贈。井旁有「掬井」二字。

復前行。仍轉山南。漸循巖坡而過。如遊霞際。余拾小石數枚。皆作殷紅色。攀登巖窟。上有四有洞。作四小龕。供像。稱文昌閣。無可觀。有齊召南書「天開文運」額。下窟稍前行。仍抵上洞。遂循原徑盤旋而下。在紫雲洞進午膳。午後稍憇。即返城。

(二) 國清寺

十一日。遊國清寺。寺在天台城北七里。早晨。出北門。過濟佛院。宋濟公發祥地也。乃循萬松徑而行。見巖上有「萬松徑」三字。字大可八尺。筆畫粗勁。爲宋僧指堂所書刻。復前行。山廻路轉。有九級浮屠矗立於山坡之上。塔有六面。高可數十丈。爲隋煬帝所建。前望樹林陰翳。林外有七小塔。排列道左。如迎遊客然。蓋國清寺至矣。漸入林中。古木參天。深蔽幽徑。水聲潺潺入耳。有兩澗瀉出於寺之左右。上有五峯環峙。故國清寺稱有「雙澗迴瀾五峯拱秀」之勝。

一六一一九一

人云每當夏秋之際。大雨時。山水暴瀉。左澗自金地嶺而下。其色黃。右澗自大敎山而下。其色碧。兩澗相遇於寺前。激蕩迴環。黃碧相間。頗有可觀。上有豐干橋。豐干大師居此。故有是名。

過橋入寺。迎面即有「國清寺」三字。頗秀勁。爲魏王弘所書。進爲雨花殿。左右爲鐘鼓樓。中爲大雄寶殿。氣象巍峨。殿中所塑三世尊像。高可齊棟。相傳有第十五尊羅漢。其像常崩。濟公即此羅漢轉世云。殿前有二柏二樟。並枝榦高大。皆古木也。

左有伽藍殿。殿前有「洗塵」二字。又有古梅一本。大可一抱。骨節崚嶒。數百年物也。下榦已蝕去大半。根處僅留皮層四五寸。高據牆頭。終以不折。而枝葉扶踈。殊可愛也。過爲方丈。樓下有「晉唐古方丈」額。爲清阮文達所書。再過爲修竹軒。頗軒敞。可休憩。有聯云「爲雙澗五峯生色。繼豐干拾得重來」。頗可誦。有頃。寺僧出茶。余因問所有先朝古蹟。寺僧乃導余前行。至香積廚。觀所存「漏沙鍋」。鍋之大。可占一室。有聯云「古寺尚存寒竈石。雲廚猶有漏沙鍋」。僧云「相傳釋迦牟尼說法。文殊普賢行。堂觀音大士執炊五百羅漢。故難大士。將沙撒於米上。大士乃以杖觸破鍋底。漏沙不漏米。漏糖不漏水云。余聞而異之。凡台山奇蹟。多作如是觀。事之有無。可勿問也。稍左爲廚房。余進一觀。廚中之鍋。皆絕大。竟類漏沙鍋。小者亦如缸。鑊如盆。杓如箕。穴地以燒。登竈以爨。余圜視者久之。乃出。

左出寺外。循山坡後上。見有高碑巍然挺立於寺後。爲清高宗所勒建。乃復披荊棘。攀巉巖。以尋摩崖數十步而上。見巖間黝黑處。隱約有字。所稱柳公權書「大中國清之寺」六字。僅留下截三字。字大一尺餘。余搨來一紙。不甚清晰。復鼓興而上。右手挽樹株。足登斷巖。觀朱晦翁書「桃石」二字。及米襄陽書「秀巖」二字。字比柳書略小。尚可體認。其處不及摩搨。至所云寒山詩字。小已剝落。不復可見矣。國清寺古蹟。散處寺前後。問之寺僧。寺僧多茫然莫對。茍非披閱典籍。幾無從尋得之矣。

下山復入寺。寺僧導遊寺右各處。過蓮船室。壁側有「鵝」字石刻。大如雙扉。爲王右軍所書。邑人曾掄選補刻於此。稱得自右軍墨池云。旁有石刻佛像。

皆明顯可揖。即至三聖殿。殿中有須至釋迦觀音三像。頗高大。前有荷花池。三聖殿後爲五百羅漢堂。時有僧講經於此堂。其上爲藏經樓。余語寺僧。欲一閱藏經。方丈一中出。乃導余登樓。方丈謂「經係後世物。世言隋煬帝所贈。非是也」下樓至三賢祠。供豐干拾得寒山三子。皆唐時高僧。寒山詩稱有文學價值。余詢方丈以踞虎亭故跡。方丈云「恐失所在」余問五百羅漢。曰「世稱天台山五百羅漢。其中天台實占三百。雁蕩占二百。所謂十八羅漢。乃其最著者也。」問大雄寶殿羅漢共十六尊。俗言此外濟公唐僧二尊因降世不塑。有是說乎。曰「否。塑十六尊。稱十六王子。塑十八尊。稱十八羅漢。有經可稽。」余探奇詢異類如是。事雖小。不問不知。不知不快也。最後詢一行禪師塔。曰「有碑在寺外高坡上。昔日湮沒叢林中。雖邑人多不知。現經樵採後。始可見。塔則不知所在。」乃導余出寺外。登山坡。果見有一碑。題曰「唐一行禪師塔」碑陰署董其昌書「魚樂國」三字。字均大而清晰。亦搨來數紙。時已亭午。所遊幾遍。乃辭別方丈而返城。

嘗攷國清寺建於隋開皇十八年。距智者大師圓寂已閱歲。寺圖爲大師所手定。付與僧衆。隋煬帝命司馬王弘來山建造云。大師名智顗。有高行。煬帝賜號智者大師。實爲天台宗之祖。

治療聖藥
肺形草
每服二元 每打廿元
說明書函索即寄贈
上海石路新普慶里
天濟醫室總發行
電話九一六三〇

上海東萊銀行
儲蓄處
本處爲提倡人民儲蓄起見呈奉國民政府核准另撥資本設立儲蓄專處營業獨立會計公開並負無限責任保障存戶力求鞏固利息優厚手續簡便章理函索即寄

活期儲蓄 此項存款自銀元一元起均可存取開立存摺隨時憑摺收付
普通定期 期限自一年起至五年止計分五種所定利率較爲優厚
特別定期 例如存洋二百元六角四分十五年期滿可得本利洋一千元
零存整付 例如每月存洋十元十五年期滿得本利四千二百八十餘元
整存零付 例如存洋一千元十五年內按月支用本利洋十元九角二分
行址 ● 天津路河南路轉角

一六—一九三

上谷山去

——湘遊記勝之一——

傅任敢

『倒長着的白果樹』她爲人之師已是一年了。仍是一股小孩子氣看迷了江湖奇俠傳鬭着我要講故事。

故事我是沒得講。可是她底一團高興却未便潑上一盆冷水的好。有了。昨天在閒談中。君愚不是講到他家鄉的白果樹嗎。

『故事有的是。得洗耳靜聽呢。』

『耳朶早已洗了。』她歪着頭說。

『湘江的西岸。紡紗廠後。岳麓山旁。那裏不是遠遠地有座高山。矗立雲表嗎。那叫作谷山。是晉唐以來高僧駐錫之所。明朝有個谷王。在那山上披緇修道。成仙以後。後人便以王名名山。後來又有一個高僧。在山下的谷王寺裏修行。隨手栽了一株白果樹。因爲栽的時候沒留心。把樹苗倒栽着。現在那樹已長到好幾圍了。却還倒長着。葉子像一絲絲的垂柳。似乎不敢違背那個高僧的初意似的。你看怪也不怪。』

其實谷山我是十年前在中學讀書的時候便已想去而沒有去成的。白果樹更是沒見過。不過。我的話句句是根據君愚所說的和長沙縣誌所載的。一點沒有騙她的意思。

江岸



她高興得跳起來說。『去吧。這個星期到谷山看倒長着的白果樹去吧。』

這才叫「正合孤意」呢。十年前的願望竟能和

她一道去了願。

本來長沙附近的名山。共有三座。一座是岳麓。它以秀雅勝。一座是昭山。它以孤特勝。一座是谷山。它的好處是偉大。現在是秋高氣爽的小春時節。正好去領略領略它的偉大之美。

經過一度的兩人會議。我們決定在十一月二十日去谷山看白菓樹。

途中

連朝陰霾。看看到了十九。還沒有放晴的希望。晚上坐在竹君房中。氣得沒辦法。痛罵這不識相的「蒼天」一頓吧。哎呀。待我抬頭欲罵時。那窗櫺中不是閃着一顆一顆的明星嗎。

那天一清早。我們便在草潮門黃泥碼頭渡河到紡紗廠去。每人只花了八個大銅板不過兩分錢。在紡紗廠上岸後。順着河往右走。到了工人船夫住的一條又臭又狹的小巷子。巷子裏有一家籮行。本是專挑碼頭上的棉紗棉花的。只有那家行裏有轎子出租。因爲他們做的是專利生意。十七里路的來囘竟每把轎子要了我們一元五角錢。

坐上轎子。走了不到一里路。便到了要塞。一層層的電網足有一個人高。兩丈來寬。從河岸迤邐而來。直過了一座小山。才不見了。電網後面。便是戰壕。用石頭建造的。中間還有砲位。很是緻密。說到要塞。它本是長沙三十萬男女老幼所恃以安居樂業的唯一屏障。那次紅軍第二次圍攻長沙時。要塞的電網和公秉藩部的大刀便已噲炙了三湘人士之口。後來經過幾年的加工建造。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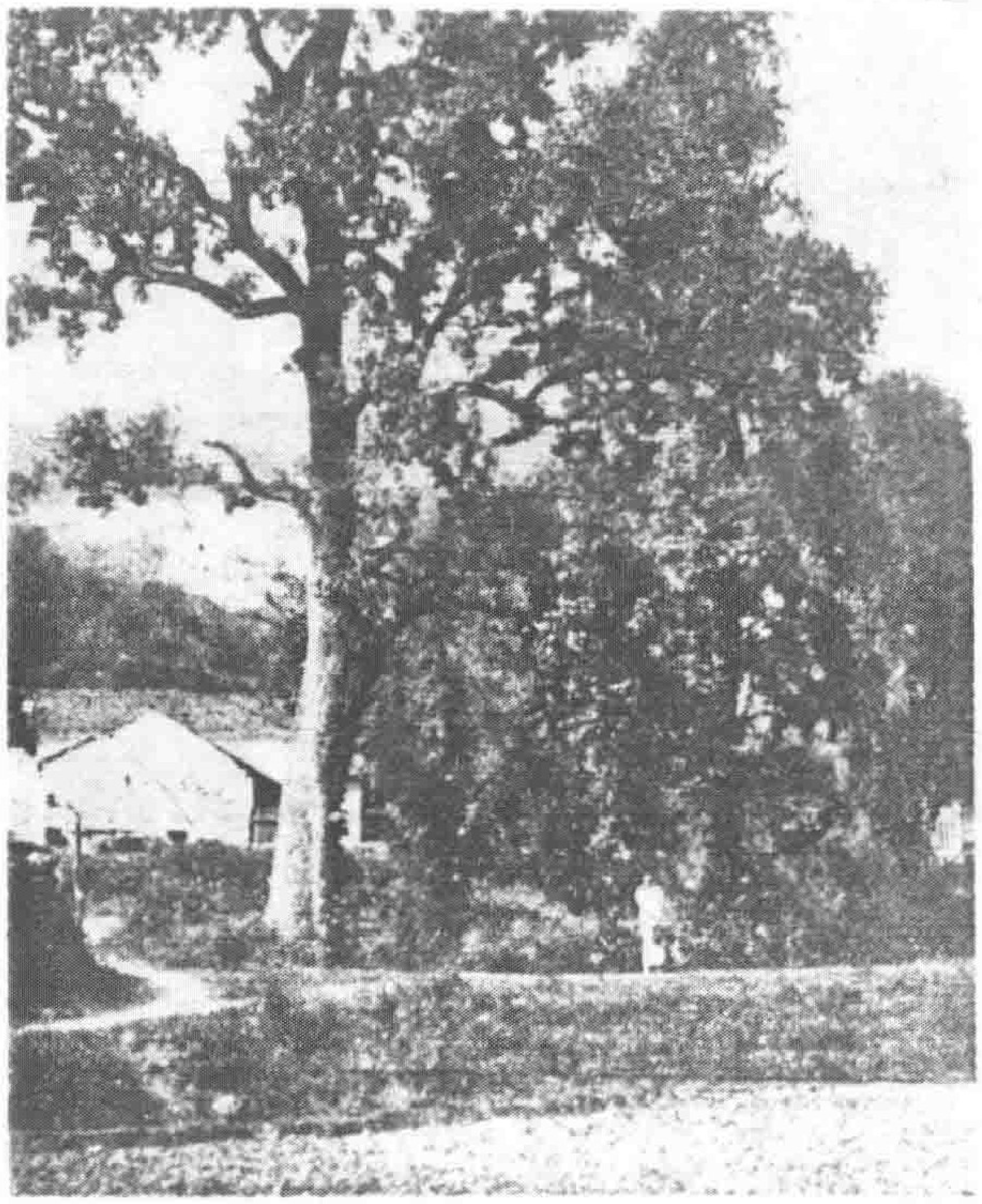
要塞左方樹下爲電網右方爲戰壕長籓一面似隱示「兵凶戰危」也者

一六—一九六

沙便已安處在周圍幾十里的電網戰壕的拱衛之中。連岳麓山水陸洲都跟着「託福」了。出電網的口上有一戶農家門口坐着幾個背「吹火筒」的灰鼠——「吹火筒」是湖南人竊用許慎先生「像形」的辦法去稱呼步槍的。用灰鼠去形容丘八。那是我的「傑作」。灰是形容他們的衣服的顏色和長官的態度。鼠是形容他們見了貓嚇得發抖背了貓橫行無忌的本事。

可是轎夫在慨嘆着。『唉好大的「場合」』——又來一次註解。「場合」是湖南土音。用日本詞的「場合」似乎恰恰可以表明它的含義。

『什麼「場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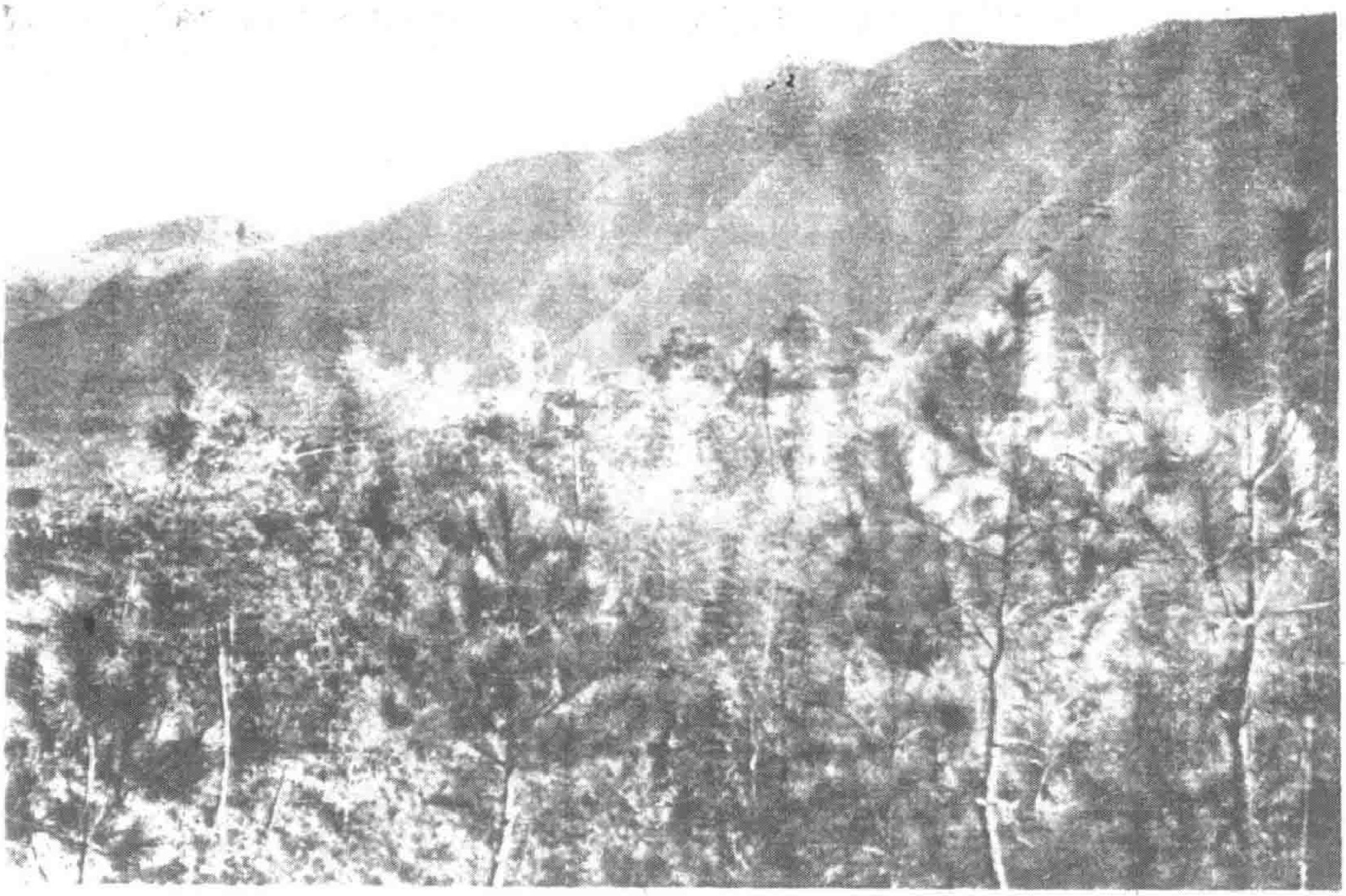
谷王寺前

『你老人家沒有看見剛才那些兵嗎。是上面派來辦人的。這人家的菜地圍在電網中間。昨天他們搭着門板從電網上爬過去採白菜。不知爲什麼一個不小心把鐵絲弄脫了一根。恰好查電網的兵士來了。看見鐵線脫了。帶了人去。今天大概是來拿事主的。少不得要罰幾塊錢。』

『唔……』我素來不愛說話。沒說什麼。

仁倒底是孩子氣。驚異地說道。『那兵士真了不得。要我來查。莫說一根。恐怕脫了十根還查不出來呢。』

我們坐的叫作馬轎子。是專門走遠路和上山的。一沒有轎篷。二沒有靠手。其名叫作馬轎子。實際上走起來一頓一頓的。活像騎驢子。決沒有馬起大跑那樣平穩舒服。



由刀背脊俯視龍王廟

好容易又走了三里多路。兩旁的稻田都已收穫了。只剩了一片片的大塊豆腐乾。谷山已是更加看的清楚了。一叢青翠的樹林佔着半山窠裏。看那形勢。就頗有幾分像岳麓山上的愛晚亭一帶。山脊上的一條黃土小路。像「之」字一樣的蜿蜒着。竟像一條長大的蚯蚓睡在山上。

走到一座大屋門口。後來打聽。說叫作李家大屋。一羣男女追出來看。張着口。似乎看出了神的樣子。仁笑着向我說。『你看鄉裏人多麼天真。我總覺得鄉裏人好。』

『可不是嗎。上次五里堤上買橘子的事情還記得不。』

『不記得。我只記得我們在一條長堤上。向一個挑橘子的挑夫買橘子。他檢了兩個大的給我們。挑着橘子便跑。不要我們的錢。』

『算你會說。我且問你。你看鄉下有趣嗎。』

『有趣嗎。就只看那到處亂長着的樹。有的是棗紅。有的是深藍。有的是淺黃。有的是淡綠。有的竟是紅黃藍綠一概俱備。便夠我們的圖畫先生去羡慕

了。』真是。麓山的紅葉不是曾經使許多詩人才子顛倒過。而且組織過什麽「紅葉會」專去欣享紅葉嗎。其實湘地多楓。農夫野老。誰個不在隨地與紅葉爲伍。

谷王寺

二小時後。此身已是到了谷王寺。

長沙縣誌卷四。說『谷山。縣西二十里河西都。有龍王殿及寶寧寺。寺後高峻處名刀背脊。再上爲谷王峯。』可是抬轎的轎夫寺裏的和尚。通通只知有個谷王寺。問起寶寧寺。都是張口結舌。不知所云。而谷山除了谷王寺外。也確乎找不出第二個寺廟。大概谷王寺便是寶寧寺了。

谷王寺在谷山的山麓。右方是千年的古木。映在一泓清水上面。清水中浮着幾片浮萍。就是一幅天然圖畫。左方是一叢竹林。竹林後面的山上。滿佈着紅綠相間的楓樹。仁說的。『够我們的圖畫先生去羡慕。』要這種空虛一點的說法。才不致於把它的美麗給呆笨的筆鋒所限制住了。寺是不算偉大。像看過南嶽的新廟和北平的寺院的。我那是更不能隨便恭維它。況且正殿正在修葺之中。尤其現着一種凌亂的樣子。只是它的環境。却够你「相思」的了。

寺左有一座白石砌成的碑。前面幾根圓圓的柱子。大有一點羅馬式建築的風味。旁邊一個小孩子告訴我。說是叫作徐公碑。上面寫着「清故二品頂戴三品卿銜。岳麓書院院長徐公之碑」二十個大字。原來他姓徐「諱棻。字芸渠。長沙縣人。主城南岳麓書院。凡二十五年。四方學者。雲從景附」也可算是一位有功教育的學者。後來在光緒年間死了。「春秋八十有五。葬長沙河西龍王山冲」他的一們生周提譚兆元等百二十人」爲他立了這塊紀念碑。這種精神。正是中國舊式讀書人的一點不可及的地方啊。

因爲時候是下午二時了。我們便進廟去。想用午膳。並且仁來的目的。一半是要看那倒長着的白果樹。也好順便訪訪。那知踏進廟去。和尚似乎要理不理的。問他們要飯吃。才懶洋洋地去預備。比起南岳

山和尚的交際本領來。那就差得不知多少倍了。

我們趁他弄飯的時候。出去找那白果樹。可是那裏找得到。白果樹是有。而且廟右塘邊的一株。很有幾圍大。葉子也多得把樹枝壓下來了。仁說。『大概就是這株了。』可是無論葉子怎樣垂。樹却始終不是倒長着的。去問看牛的小夥子。回答『不曉得。』去問念佛的小和尚。回答『不曉得。』去問撞鐘的大和尚。回答『不曉得。』去問燒飯的老和尚。回答仍是『不曉得。』仁有點失望了。恰好一個挑水的和尚從門口撞出。仁拉拉我的衣角。似乎要我作次最後的探訪。好了。他說。『有是有。就在這丹墀裏。很小很小。是折了一根白果樹枝。插着做椿子用的。不知爲什麼生了葉子。現在却「圓寂」了。』

啊。仁終於是失望了。

我只得搭訕着說。『楚人好謠。真是一點不錯啊。』

吃過午飯。給了五角錢。想等和尚來要求增加的時候。再加一點。也是城裏人看慣了討價還價的原故。老和尚却一聲不作。道了聲謝。這時倒令我想加也無從加起了。心中很是慚愧。仁更不好意思直問轎夫。『你們給了好多飯錢。』

『兩個人一角錢。你老人家呢。』

『兩個人五角錢。怕太少了吧。』

『給那多。早知如此。我們的一角錢可以不給了。有一次開了三棹飯。還只給了一塊錢呢。』

這時我心中兀自在想。『八樣菜呢。好低的鄉村生活。現世的天堂。沒人來享受。』

龍王殿

由谷王寺左首上山到龍王殿。大約有四里來路。沿着一條山脊走。山脊不過幾丈寬。兩旁是斗削的山陂。直到山谷的盡處。所以路是一個重複的「之」字。也可以說是一個重複的「S」。前頭的路。便在你的頭上。後面的人的脚。已在你的脚下。轎子是無法上去的。我們穿着皮鞋。邊易邊走。好在我是山谷裏生長的。仁也跑慣了五十米百米。有時候竟還走在轎夫前面。「絕」到龍王殿。還不十分吃力。

龍王殿位於一個小峯頂上。一個大峯底下。它和別的寺廟一樣。圍在萬綠叢中。尤以參天的竹林。最爲令人心曠神怡。

殿身只有一進。後面靠着陡壁。前面臨着深谷。靜悄極了。牆壁受着風雨的侵蝕。都成了暗褐色。殿裏只住了一個守殿的老者。此外更無一人。他看見我們在寺外拍照。跑來殷勤的指點。並且告訴我們說。『這地方太僻靜了。難得人來的。倒是外國人。不論男的女的。都高興來跑跑。早幾天便有三個男的。一個女的來過一次呢。』

跑進殿裏。正在東張西望。中國多的是詩人才子。無論那處古蹟名勝的壁上。無不題着歪詩怪詞。至少也得寫上某年某月某日某某到此一遊。以示與名山同垂不朽的意思。這龍王殿上。大概真是「太僻靜了。」中國人不大來。外國人來了又不知道題詩。壁上竟還乾淨。只有東邊殿上。畫了一個大怪物。大概是那位小畫家的手筆。我正深爲此殿抱屈。忽然仁在那邊大叫一聲。隨卽兩脚一跳。雙手一縮。

仁是素來有那麼一下的。隨便看見了什麼。出乎意外的事。總是放肆一叫。雙脚一跳。雙手一縮。我知道她必定又有了什麼新發現。趕緊跑去一看。她眼睛望着我。手指着牆。笑道。『你看。』

我朝她指的地方看去。只見牆上幾行大字寫着。

『一九三一。十二。六。登山紀念。

班長野勇三郎

石川五石工門

加藤清正

高橋阿傳

宮本武藏

清水次郎長』

我看了沒說什麼。實在也說不出什麼。只是心中却有兩種思想在一起一落。一隱一現。

『自詡文明。自詡公德心好的日本人。也來這一手。』

『難怪有人說。從前中日戰爭日本人的地圖精密極了。某地方隔多遠有口井。我們誰曉得。日本鬼子却全知道得淸淸楚楚。』

仁看見我不作聲拉我走。說。『猒了嗎。找守殿的帶我們上谷王峯去。』

谷王峯

上谷王峯去。那是谷山的最高峯。比岳麓山要高

上一倍。從龍王殿去還有一里來路。——說錯了。那來的「路」一沒有「羊腸」二沒有「曲徑」只是憑着兩條腿朝着那方向望上「爬」不是「爬」是往上面「滾」

不瞞大家說。南岳山好朝。因爲南岳山有路可上。禹王碑好去。因爲禹王碑並不很陡。昭山也並不難。因爲爬去不會有滑溜溜的草皮和你作對。只有谷王峯。既沒有路。山勢又陡。而且滑溜溜的草皮和你的皮鞋一接觸。使你隨時有墮入深谷的危險。

那老者攜着一根鐵尖的手杖。邊爬邊說『谷王峯原是谷王修行的地方。後來谷王成了仙。峯上的一個小土槽內。天天有一槽「谷」。當時守山的和尚天天去取得那一槽穀。過了很久。心想何不把槽挖大一點。豈不每天可以多得好些的穀。那知槽一挖大。穀便再也沒有了。』

可憐我們。邊爬邊滾。全身毛孔都緊張了。仁是正式摔了三交。另碎的小摔小滾。還不上算。我是自顧不暇。連樹本蔸根都沒有可以助我一臂之力的。想去助她一下。竟自連摔迭摔。真是愛莫能助。那還有心聽他的什麼「谷王」什麼「修行」。況且明朝的谷王穗根本是以罪廢而自殺的。那裏修過什麼行。只是那老者的殷勤也不容我不敷行一聲『那槽現在還在嗎』

『早不在了。』

有志者事竟成最後竟給我們滾上去了。

所謂谷王修行的地方。只是谷山主峯上的一個二丈見方的小坪。

偉大確乎是偉大。東方望去是長沙城。東北方望去是金字灣。隱約可以看見湘陰縣界。西方望去是寧鄉方面。南方望去是湘潭。湘江從南繞到北。只有西方給大山遮住了。作文章的人愛用什麼「帶」呀「環」呀來形容河流。這個「環」字在谷王峯上看湘江是恰恰用得着了。那形勢就和南岳山祝融峯上看「五龍捧聖」差不多。也難怪從前辛樹幟先生逢人便道谷山好了。

快覽數刻。好容易「滾」下谷王峯。到龍王殿喝了茶。下山坐轎走到紡織廠時。一輪旭日已隱到山後去了。只餘幾道金光似在窺探我們的行蹤。回校時。學生自修室中已咿唔不絕矣。

一九三二，十一，廿一，寫於明德。

黔行紀略（六）

曹鑑庭

五　雜紀

1　氣候和瘴癘蠱

貴州氣候。夏無酷暑。冬無祁寒。居適當的東西。所以一下雨便是一二十天。若遇天旱又是月餘不雨。現在地方遍倡植林。想來以後多少總有效力的。

貴州原有瘴癘。蠱人皆知。唐柳子厚宗元謫刺柳州。同時劉夢得禹錫得播州。他以爲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又有親在堂。願意以柳易播。那時看着廣西地方比較貴州好。但以現在說。貴州凡有瘴癘地方都鄰接廣西。而廣西百色南丹一帶的瘴氣比貴州都來得兇。那末現在貴州要算比廣西好了。實際貴州瘴癘祇在有限的地方。而瘴氣生發又在極有限的時候。既不是逐處皆有也並非隨時皆然。我們讀田蒙齋的黔書。關於貴州瘴癘有這樣一段說。

瘴氣。自鎮寧以上凡地之近粵者即有。每於春夏之交。微雨初歇。斜日欲晚。丹碧瀰漫。非虹非霞。氣如蒸沫。則瘴起也。遭之急伏地。或嚼檳榔或含土。庶幾可免。否則立病。如患瘧。久則黃疸腹脹。或一年或二三年莫之救矣。必得黃花根治之。黃花生水澤間。長尺餘。葉如蓼。花開兩瓣。根可取魚。亦可倒蠱。土人多識之。……中略……鎮寧所轄之火紅落架素苦瘴。近用火器驚之即解散。遂習以爲常。亦漸不能困人。地氣固有時而變歟。

他於有瘴地方瘴發時期。和瘴起時狀態治瘴方法。都是實錄。但現在鎮寧以上有瘴的地方少得多了。這却並不是甚麼「地氣有時而變」的說法。而是地方進化後。人民抵抗天然侵襲的强盛了。防禦病疾的工具周密了。瘴癘自然會逐漸地消滅。全省有瘴所在屈指數來。大概不過三四處。如貞豐縣屬的白層河。安龍縣屬的坡脚打言一帶。榕江的丙妹分縣諸處。近時都還有瘴氣。可是各處瘴氣也僅限於局部。並不會蔓延到附近。如白層河距貞豐僅四十里。白層河有瘴貞豐却無絲毫瘴。又如坡脚距安龍僅六十里。坡脚有瘴安龍也無絲毫瘴。相距較遠的地方那更毋庸說沒有瘴氣了。瘴發時期。除田蒙齋

所說的「春夏之交」外。還有秋季八九月間土人所謂包茅花開時節。也要防備。大概瘴起都在每天早晨和將晚時候。登高遠矚。見那近河一帶。有氣如蒸。瀰漫大地。微帶着紅紅綠綠的顏色。那便是瘴氣已起。此時正宜急避。如有人嗅着一種彷彿像糯米的香味。那便是中了瘴。急宜醫治。瘴癘人多謂生於山嵐。以爲是嶺峒沼澤不正之氣鬱積而成。雖不無少許理由。但何以那些地方的山澤特別有這種不正之氣呢。我們詳細考查其始因還是由於居民的太不講衛生。積年累代鬱爲毒淫癘壑。地又炎熱。暑濕互蒸。便成爲瘴氣了。就上列幾個有瘴地方現在還可以他們向來不講衛生的事實。第一。便是不置廁所。假若我們到了上述無論坡腳白層河或丙妹任何一處。要找無論公共的或私人的廁所。那直是比登天還難。男婦老幼。晨昏晴雨。概都露天便溺。據說這種風氣桂北一帶都是如此。他們迷信以爲置了廁所。家運便立刻地頹敗到不堪的地步。因而桂北如思恩百色西隆等處瘴氣都號最盛。可憐若干年來其迷信還牢不可破。其次便是他們最喜歡吃腥穢的東西。不論牛腓馬脰。死貓活鼠。越是腥的越吃得有味。遺骨隨意拋棄。巖穴溝澮遂處皆是。蚊蚋叢集。山水發時又隨波入河。居民更汲取爲飲料。就此兩端便是造成瘴氣的主因。其他還有種種我們不細說了。好在貴州這類地方僅屬有限的三四處。俗與桂化一時不易轉移。將來省路築通。風尚移易。那時或許各處瘴癘會漸次地沒有。

蠱毒由來很久。讀周禮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慝以辯地物。鄭康成對於地慝的解釋說「地慝如瘴蠱等類」。賈公彥對於「瘴蠱」二字又進一步解釋說「瘴便是瘴氣蠱便是蠱毒」那末蠱毒在周隆盛時已經有了。又干寶搜神記也有一段說「蔣士先中蠱其家蘘荷置席上。忽大笑曰蠱我者某也。自是解蠱藥多用之」這可見隨時都有蠱。而有蠱地方又大概不祇黔省一隅。現在傳說雲南福建兩廣諸省皆有蠱。這倒不去管他。我們祇專述貴州的蠱罷。貴州畜蠱多屬苗族和狆家。據說苗婦常取虺蛇蝦蟆蜈蚣以及其他等等毒物置瓦缶中。飼養到相當時期設法將蠱嫁了出去。由此便可致

富。嫁的方法以少許金錢和衣包置於山僻小徑。使不知道的人拾之而歸。蠱便隨着來了。又有把蠱蠱滴的涎沫潛抹在食物裏。賣給不知道的人吃了也能夠中蠱。人中了蠱發時沒有一定。有的俄頃即發。有的三五月或遠至二三年七八年纔發。發時腸絞痛如割。進食多嘔吐。嚼豆不腥。含礬不苦。若救治稍遲人便僵死。又有一種所謂挑生蠱。中蠱後吃魚腹中就有生魚。吃雞腹中就有生雞。還有一種最厲害的名金蠶蠱。能夠在夜裏飛到有河有井的地方飲水。光長曳如彗星金彩燦爛。近來這厲害的挑生蠱金蠶蠱都少見了。祗平常的蠱間或還有。漢人在購買苗婦食物時。常於不知不覺間便中了蠱。因此當苗婦沿街售茨蔾（貴州特產可以消食）山楂蒜苗時候。購者先要問他有蠱無蠱。苗婦必答沒有。據說如此一問便可破了他的蠱術。至於治蠱藥方上面搜神記載的蘘荷可算一種。蘘荷多年生草野外自然發出。貴州也有高二三尺。葉尖長絕類薑葉。夏月開花。花大小不齊。色淡黃。由地下莖而生。根可作菹。古醫書神農經葛從方都說蘘荷可以治蠱。而以白色爲貴。此外就我們知道的解蠱藥還有一種名百解藥。藥產本省水城縣。莖橫斷面紋若小菊。中蠱時可切作小片用水吞服甚驗。藥性清涼能退熱解毒。凡腸滯腹痛食積諸疾都略有效驗。故名百解藥。價極廉每斤不過洋四五角。貴陽對於中蠱又有一種禳解之法。法取生雞蛋一枚。用穿有紅絲線的繡針一插蛋頂。令患者以口就蛋呵氣一次。術者持蛋就患人頭面徐徐旋繞。口輕誦咒語畢。以盌二上下承覆蛋置患者枕下。次晨乘患人熟睡時潛取置甑內蒸熟。見蛋黃白質並不外溢。但於蛋一看蛋質卻有陷缺。此種陷缺處術者說便是表明患人被蠱侵蝕的地方。缺處如在蛋頂便是蠱蝕患者的頭。如在腹脚或其他各處便是蠱蝕患人的腹脚等處。有時蛋質缺去很多。那便是蠱蝕太厲害了。此術謂之收蠱。每收一蠱一蛋不能畢事。次日又須另用一蛋照法咒收。蒸驗蛋質缺陷還有多少。若蛋質未滿便是蠱未去盡。仍然依法照收。直到蒸驗蛋質已滿絲毫沒有缺陷。然後算是蠱已收盡。聽說此術很靈。但蛋質何以能由缺而漸圓。人身被蠱蝕何以能夠寄託

入蛮內。又何以能夠用咒語而收盡。這卻無理可析了。

2 風俗和方言

貴州居民多來自四川湖廣江西江南諸省。而遵義貞豐安龍玉屏等處又皆分由湘西蜀南桂北劃歸轄治。談到風俗。全省既沒有混同之風。也沒有共尚之俗。大抵僑民流移其初各從所習。後來居處日久和當地土風互相漬染。因而揉雜成爲一方一地的俗尚。這種俗尚又因上述地方分別劃隸緣故。遂與各處鄰接的各省省風相類似。如烏江以北原爲巴蜀舊壤。其柔弱褊阨精敏輕疾有類川民。松銅玉鎮緊鄰湘西。而剛悍直質戇樸急易有類湘民。至於鄰桂的獨山榕江羅甸安龍諸縣習有桂風。鄰滇的興義盤縣威寧畢節諸縣習有滇風。那是極普通的例子。年來省路已行汽車。交通利達。沿江各省風尚流播遠及黔省。如貴陽遵義桐梓安順赤水鎮寧凡繁盛而通達的城邑。習俗轉移更覺很快。就婦女界說。截髮長袍已爲普遍的裝束。從前的長裙挽髻轉不易得見。旗裝改着窄袖前後襟下齊到足。又是摹仿京滬等處的新裝。江浙朝有所尚。夕便傳到貴州了。至於四時節序。男女嫁娶。喪祭弔唁等等。繁市要邑漸柔外省風氣。避繁就簡不尚縟文。如歲首慶賀大家都改用卡片由郵投報就算了事。從前出行要看喜神方。拜年要着靴頂帽親到戚黨家裏。新正三日不烹鮮不灑掃。現在全廢掉了。禁辦龍燈遊行通衢。夜燃爆竹接龍之習。大邑已經少見。五月端陽婦女的遊百病。八月中秋的送瓜更隨着廢歷慢慢地廢除。婚儀採用文明結婚式者已多。儀式略如蘇浙等省。證婚人證婚後。男女蓋印。演說。向親長衆賓鞠躬。攝影。婚禮便算告成。即有筵宴。男女一日而畢。從前的請媒。過禮。鋪牀。親迎。合巹。謝親。拜三朝。換枕頭等等。一嫁娶常歷七八日或十數日。然後完結種種繁文。現在都已不用。喪儀雖少改良。如含殮。訃告。展奠。家祭。開路。卜葬。也和從前差不多。但點主一項非富有或顯者之家大都省略了。奠期親友來弔。從前雖貧戶也必備筵席。現多改用茶點。這卻省事不少。因此貴州風俗目前也可算是轉移的時期。而以繁盛通達的處所爲先導。漸把從前一省內以地域爲風俗的界線打破了。可是偏僻地

一六—二〇八

方。居民牢不可拔的傳統觀念現在還有。這種傳統的習俗却與省外不同。我們不妨把那犖犖大者與當地進化有關係的略述幾項如次。

關於迷信的有所謂「跳端公」。跳端公俗稱爲師娘教。所奉神用木製兩鬼頭。一赤面長鬚稱爲師爺。一女面稱師娘。病家延巫者到宅。巫以兩竹承兩鬼頭。頸下置篾圈着衣。分倚香案左右。巫黨衣紅裙戴觀音七佛冠。椎鑼擊鼓次第登壇。或歌或舞舞如電旋風轉。歌則如怨如慕。觀者如牆堵。夜深大巫舞袖揮訣。小巫戴鬼面導引。踏闋吹角作鬼嘯。側耳而聽。說是遠處必有應的。應者往往無故而病。再用茅草作人。衣病人衣。着病人履。大巫侑以酒肉。載以茅房。出門焚燒。謂之送茅。送茅後謂病者可以霍然而愈。因病者災難已由茅人代替去了。跳端公之外又有送鬼。排場比較小。凡道逢路鬼因而作祟。中者頭痛身熱或沈迷不省人事。必送掉然後始愈。術用茅葉一挽。標掃患者週身。隨以紙包茅置龕上。謂之顧標。俟善禳者備花盤。盤內置香燭酒脯以顧標置於中。口隱約誦詞。夜持盤送到三叉路口。祭畢。傾盤內祭物於地。急馳而返。這便是鬼已送掉了。此術並無專業。老婦傴嫗都能禳解。其次又有所叫魂。這更是黔中婦女盡人而能的事。小孩偶然受驚或小有風寒。謂其魂已失掉。家人必替他叫魂。叫者無論屬其母或姨或姑或姐以至嫂嫗都可以。術以盌滿盛米。插香燭燃置大門長凳頭。先用雞蛋一枚令小孩呵氣三次。以蛋斜植手掌坐長凳他端。口呼小孩名並頻促令回家。旁人必代答說「回家來了」。於是蛋能由手掌漸向內倒。每夕以蛋倒三次爲率。連叫夕而畢。然後將蛋煑熟分食家中諸人。謂之幫氣力。此風貴陽現在還有。但科學漸昌。凡受新學洗禮的已不屑爲。其他還中元接祖。清明掃墓。臘底敬竈。習俗濡染。各省皆有。貴州不過大同小異。不必煩述。此外關於普通風尚的有所謂衙祭。衙祭之期。爲廢曆每月朔望次日。即每月初二十六兩天。這兩天凡商店學徒大戶廝養皆得肉吃。謂之衙祭肉。此風貴陽極盛行。查衙祭的意義。通考載有石林葉氏一段說。

節度使碧油紅旆。受賜者藏於公宇私室。皆別爲堂號節堂。每朔望之次日祭之。號衙日。

據此。銜祭二字來歷甚遠。大概祭餘的肉分給衆人。如祭統所說「簞庖翟閽惠下之道」嗣後相沿成例。因而特別是學徒廝養吃肉的日期。黔商明此銜祭來原的恐怕很少。又有上會一種。約親友十餘人或二三十人。按一定的數目出資集成一定總數。由約會者收去謂之接首會。嗣又按期集會。接首會者和會衆按所定數目首會並連利息交出。又由接二會者收去。二會總數與首會相同。除首會所還子母金外。餘人分納之數視首次稍減。接二會者至第三會期納資與接首會同。而餘人納數又視二次遞減。照此按期遞推。至會衆接會完畢始告終了。已接會者謂之黑會未接者謂之紅會。每次無論已接未接凡交納的數目都具載册內。會衆每人各執一册。謂之會書。會金總數有多有少。視約會需要和在會者意旨而定。多則千元少亦數十百元。這對於經商無資本的很覺便利。因可驟得鉅資經營而所還本息又是分期交納。此風便自然盛行而不衰。且不限於商人。所謂紳耆學者也都參加。又婦女好結姊妹。彷彿外省的手帕交。無論同姓異姓親密如手足。互稱爲姨媽。其次生兒喜歡寄人爲乾子。稱義父爲保爺。而此類保爺既不限於親友熟識。又不限於動植生物。無論戚長友好。或遠來賓客。初到遠商。以至寺僧遊道。竈頭巨石都可以的。最可笑的如寄拜雞籠稱籠爲籠保爺。而名子爲籠保。寄拜大巖稱巖爲巖保爺。而名子爲巖保。還須延匠鐫兒名於巖上。目前社會進步此風漸少了。此外黔人居處習俗飲食嗜好瑣碎的太多。現且把前人遺留的黔中竹枝詞錄幾首如下以見黔俗一斑。

醅菜珍同旨蓄藏。無鹽巧用蕨灰香。黑衣競逐烏鴉隊。銅鼓聲中賽竹王。（上二句說黔人好吃醅菜。下二句說苗民習俗）

合賽聲喧說砍牛。阿爹抱得負薪憂。文康集有良方在。鐫石曾留筆竹鄆。（有疾不服藥祇殺牛禱鬼）

清明上塚近城隈。縞素衣裳淡粉腮。聽得阿誰憐少婦。汗巾揩淚首重迴。（清明踏青）

中秋月色最清佳。鑼鼓喧闐笑語嘩。喬扮仙姬來送子。背兒兒個大倭瓜。（中秋送瓜男子喬裝婦人。稱爲大懶嫂）

妾轎迎來郎拜堂。即忙去謝妾爹娘。合歡三日娘看妾。滿月回門妾伴娘。（述舊婚禮）

板櫈條條坐綠鬟。孃孃廟看豫陞班。今朝比似昨朝好。烽火連場演下山。（述婦女觀劇情形。此爲從前廟會演川劇之狀。現開設劇團情形已與不同）

貴州方言也和當地風俗一樣。各處有別。其原因恰給班固所說的「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聲音不同。繫水土之風氣」一句話道破。大概威寧水城一帶。山高嶺峻。其音略剛。貴陽安順等處水明峯秀。其音多柔。遵義赤水諸縣山多緜延。水流迂迴。其音常緩。銅仁思南各邑河流多湍。山勢密促。其音常急。然而概括說來。貴州語音大都輕而和。無雍秦的銳烈。無蘇杭的柔曼。不似閩粤的佶屈傲牙。不類湘贛的粗獷重濁。貴州話無論何省人聽了都容易明白。各省的話貴州人也能夠懂得。這輕而和的音調。極其弊又有讀音的錯訛。最顯明的爲下平與入聲混而爲一分別不清。如貴陽人讀「雨」若「以」讀「魚」若「益」。外省人常以「天上下以。河中捉益」兩句話譏諷貴陽人。下平和入聲既分不清楚。撮口呼也就沒有了。至於當地土語。如器物的稱呼。作事的舉動等等。也有與外省所說各異的。我們略舉若干則如次以見梗概。

平原空地滬語爲地皮。黔謂之壩。門麻雀牌滬曰碰和。黔曰打麻將。識土頭土腦的人滬曰曲辮子。黔曰鄉巴老。人有不名譽的行爲滬曰鴨矢臭。黔曰丟人。以知爲不知矯飾莊昧滬曰假癡假呆。黔曰裝奮（莽平聲）妄語滬語爲瞎三話四。揚州語爲嚼咀。北平語爲瞎撩。黔語却爲衡（讀去聲）壳子。浮浪無業流品最下的人滬稱爲流氓。杭州稱光棍。揚州稱青皮。北平稱混混。黔却稱爲犤神。不拘種類兼收並蓄滬語爲垃圾馬車。黔語爲收荒貨。游戲娛樂滬曰白相。黔曰玩。凡人快活舒服滬曰寫意。黔曰安逸。滬對人故設疑陣以眩惑滬名爲掉槍花。黔名爲玩門頭。滬語用照會二字移稱人的面貌。黔却稱爲臉盤子。又因人嘲笑而面發紅名爲臉盤子炸了。對人嚴詞詰責滬語爲板面孔。黔語爲拗（平聲）起十八兩稱。故尋人謬誤滬語爲扳差頭。黔語爲躧（釵上

聲）痛脚。因事實發覺貽笑社會。滬語爲坍台。杭語爲倒楣。揚州語爲丟醜。黔語爲丟面子。批頰滬語爲吃耳光。又稱五分頭。黔語却爲打嘴巴。討人便宜滬語爲揩油。黔語爲占欺頭。婦人老而滑滬稱老蟹。黔稱老奶精。不知其何許人蘇語謂之淡老三。黔語謂之衰二哥。婢女粵語稱爲妹仔。黔稱爲了頭。舊式結婚雇用之伴娘。粵語稱大妗。黔爲伴媽。罟人無用粵語爲大蕃薯。黔語爲大笨蟲。罟人倒運粵語爲衰鬼。黔語爲背背鬼。少年俊美粵語稱靚仔。黔語稱火仔。厭久坐而逐客粵曰爛尸。黔曰爛板櫈。獻媚諂上天津話爲上勁兒。貴州話爲獻白鴿。遇事又畏又贊天津話爲好家火。貴州話爲老火。稱謂雖有別。大概取意差不多相同。又有一事一物的俗稱。不是久居的外省人不能明白的。如酒器曰罎。鼻受寒而塞曰䅜。（音祝）謂看曰眥。（鎖平聲）曰瞙。（音苗）曰瞧。目不見物曰瞀。（音務）和食物曰拚。（音坌）有物前阻曰擋。磨物漸消曰鎔。（俗讀作遇）心動曰㥁。（音徹）足踏曰躧。（見前）手承物曰拓。推人曰攮。凡菓實聚多曰纂纂。稱人形短曰矬矬。（音搓）疥瘡曰乾瘍疣。（土音格澇）粗率曰笨。（奔去聲）癡愚曰夢惷。（音統）桃李菓實核曰叡（音忽）壓物曰箵。箵去汁曰籓。（音篳）鹽鹵曰膽水。田舍曰莊子。主人曰使（去聲）長公。主母曰使長婆。物成線條曰綹。（音柳）釜水沸而溢曰浡。（音浡）快走而逸去曰猋。（音標）鞋破以皮縫頭曰韝。（音掌）呼人曰嗥。（音胃）唾人曰啡。（坯配二音）對人詞不屈曰譻。（音絳）以篾束物曰箍。（音枯）物件曰家火。小遺曰解溲。此外僅有其聲而不能以文字寫出的還有很多。不必說了。

3 物產 貴州論天然物產因爲山多土瘦。出品不及蜀楚鄰區的豐富。論人工物產。又因工業幼稚。出品不及沿江各省的精良。然而在富有經驗的實業家。和具有卓識的科學家看去。將來貴州却是全國少有的工業之域。財富之區。據說開發富源之途有三。第一是靠着藏在土內豐富的礦產。這種寶藏。向來就爲歐美人所歆羨。彷彿像庋藏珍寶原封未動的庫櫃一樣。和英格蘭北部未開發以前差不多。英格蘭北部數十年前。地瘠民貧。恰像貴州。可是自

煤鐵在工業上用途日廣。於是貧瘠的英格蘭北部。一變而爲英國首要的工業區域貴州是將來的英格蘭北部。其次是靠奔流山谷原野間的瀑布水力。省內原有瀑布。雖然沒有美洲尼亞加拉的瀑布那樣大。然而可以設大規模發電廠以供附近各工礦業之用的。却並不缺乏。再其次便是靠着羅列在地面上的天然風景。全省林泉洞壑既所在都有。而各處山水又每具奇景。這可以比倫於歐洲的瑞士。因瑞士國境多山。並無大宗特產。彷彿中國的貴州。但瑞士人却把天然風景培植起來。招致遊人。吸取外資能夠維持了國計民生。那末貴州具有瑞士同樣的質地。正可仿照行事。依然不失爲一大富源。這三個途徑。我們雖然沒有仔細研究確否可靠。可是第一第二兩途。確有相當理由。而是貧瘠貴州的對症良藥。現在先說礦產。

黔省蘊藏土內的礦產。一般人都說十分豐富。但豐富到甚麼程度。產苗情形如何。屬於何項層紀。現在開掘的方法和每年產量幾何。却沒有人詳細的調查過。也沒有完備的報告。就我們知道的。大約有威寧大定的鉛鎳。銅仁省溪的水銀朱砂。仁懷桐梓黔西的鐵。平越的硫磺。貴陽龍里的煤石油等等。大定威寧開採鉛礦。由來很早。而鉛一項見於用途爲遜。清雍正設局鼓鑄制錢時候。考志。雍正十年。畢節設寶黔局於城內鑄錢。爲鑪凡十。乾隆五年又增設十鑪。改鑄青錢。照京局例。每銅五十斤。配白鉛四十一斤八兩。黑鉛六斤八兩。滇錫二斤。二十五年停畢節鼓鑄。把寶黔局移來貴陽。後來仍因取材便利。又分五鑪去大定。那時鑄錢用材。銅是出於威寧的陳溝廠。白鉛出於大定的興發廠。黑鉛出於威寧的榨子廠。祇有錫一項要向滇省個舊廠採購。大定五鑪。每鑪一個月有三卯。卯有正額。有帶鑄。有外耗。帶鑄額金約居十分之一。外耗約居金額百分之九。三項合算。五鑪全年共一百八十卯。統共用銅十萬零五千九百七十三斤五兩有奇。白鉛八萬零三斤四兩有奇。黑鉛一萬二千五百三十斤有奇。滇錫四千一百六十斤有奇。這僅就大定的五鑪計算。可見那時陳溝廠的銅。興發廠的白鉛。榨子廠的黑鉛。其產量都很不少。又查當時開採銅鉛諸礦不止一廠。銅廠

如陳家溝。如銅川河。如哈喇河。皆由商民自採。每銅百斤抽課十斤。餘銅購作錢局之用。先運七家灣。再轉運省局。鉛廠除興發一廠外。還有福集萬福媽姑三廠。年產白鉛爲量最富。除供給錢局之用外。備川省採購者約百萬斤。又運至永寧交委員轉運京供湖南北採買的約七百萬斤。而每歲額購數目約在二千萬斤以上。其中以媽姑一廠出鉛最多。炸子廠出黑鉛年亦數十萬斤。嗣後官局停鑄。產銅漸衰。鉛量亦不如前。現在所存的爲銅川河的銅廠。最近又因地方不靖。暫時停辦。媽姑的鉛廠。漸轉移爲官商合辦。大概也無甚進步可言。銅仁省溪的水銀開掘要算清末和民初的幾年爲最盛。除商辦的六七廠而外。德人也曾經來省溪就地採掘。設廠煅煉。煅法純用新式。其機器都由德國自行運來。經營數年。據說成績優良。而採煉運歸的汞量也不在少數。可惜當時地方官廳沒有調查詳確的紀載。現在根究很難。歐戰發生後。德人匆匆攜械回國。目前所遺祇有鐵質水缸和建廠廢址了。其次說到商辦諸廠。這類水銀廠。其中雖不無因辦廠興家。坐擁數十百萬的人。然而試一考究他的煅取水銀。却都用土法。此項土法。田蒙齋的黔書說得很詳細。我們節錄一段。

竈有大小。釜亦如之。大者容砂二十升。離而爲十層。次入之間。以稃秕布陳汞灰於其上。治以杓中凹而圍凸。覆以釜。差殺之。揉鹽泥而塗其脣。築之。乃煅之。凡一晝夜而汞成。滴滴懸珠。滉漾燿爍。皆升於覆釜之腹。小者以煎砂石相錯之巖子。既實之。掩以筠篩。籠如篩。塗以泥。豆其孔以疏氣者四孔。則周遭槽之穴。其上覆以小甓。亦鹽泥固之。而後煅炷鄉可成汞。登於甓。溢則注於孔之槽。俟其性定。挹而注諸豕脬。裹而縛之。乃可行遠。如或傾之。歛之以椒。聚集如故。啓釜甓者。必含韲或礬汁乃可邇。不則觸其氣而齒墜。已成汞而升之。復可爲硃。不忘其本。物亦有然者矣。又有自然之汞生砂中。不待烹煉而成者。尤不易得。羽化之資糧也。

這種升汞的方法。各廠大都大小竈兼用。而小竈煅砂之法。銅仁省溪一帶人人都能。若我們到銅省等處。便見居民宅內家家都有土竈瓦甓。以裝蓄水銀的豕脬。封塗瓦甓的鹽泥。更逐處皆是。大概各大

一六—二二四

廠採掘砂巖。廠中自己把含汞最多的擇用後。其餘汞質較少砂石便出廠銷售。居民賤價購得自行煅取。專門以此為業或以此作為副業。銅省一帶大都如此。此項土法升汞。未免太陳舊。器具既劣煎法又不良汞質上升騰散者居多。釜底甓腹豆孔槽筒。所存懸汞恐不及其半。居民無科學知識。擁資辦廠者又不謀遠大計畫。改用機器採煉。這却覺得可惜。此外說到貴州的煤了。貴州產煤幾遍全省。無論在旅行或郊遊時候。崗巒巖穴都見着礦苗露出。全省燃料以煤為主。礦苗開掘正旺的約有百數十處。現不必逐一遍述。祇就貴陽石頭寺略說大概以例其餘。石頭煤廠。包有沙河仙人掌涼水井石頭寨等諸礦區。民國十七年由公經營。先辦沙河仙人掌兩廠。其後繼辦涼水井更歸併石頭寨項姓廠共為四廠同時工作。新舊坑已溝通。諸廠一帶均屬中二疊紀煤系。煤層露頭隨處皆是。煤層厚約中尺二尺五寸以至三尺左右。石頭寨層煤向西傾斜成二十餘角度。與大灣子煤層遙皮相啣接。南北伸展較廣。為貴陽上等煤田。每日產煤約一萬餘斤。每年全產量共三四百萬斤。除供公營的兵工白藥電汽等廠局外。餘煤聽人民購用。該處礦苗甚富。現正確定標界招商開掘。俾礦場加多產額增進。其次黔省礦產如鐵如銀如磺如硝等等各縣出產皆有著名。現將農礦廳十九年份礦產調查表錄如次以見概略。

貴州全省各縣礦產調查表

縣別	地名	礦類	開採狀況	每年約計產量
貴陽	黃花哨	鐵	土法開採	三六萬斤
	三江橋	煤	同	一二萬斤
	河積	鐵	同	六〇萬斤
	高坡	磺	同	三萬斤

	翁井	磺	同	四千斤	
	煤炭窰	煤	同	二萬斤	
	打銅寨	煤	同	四萬斤	
	大坡	煤	同	五〇萬斤	
	石頭寨	煤	同	四百萬斤	連沙河仙人掌涼水井礦區在内
湄潭	五坡里	煤	同	四萬斤	
	涼水井	煤	同	未詳	
	五家山	硫磺	同	現正開始採掘產量未詳	
	羅家溝	煤	同	九萬餘斤	此煤含油質尚富
仁懷	梅子坳	鐵	同	一五萬斤	
	茶房坳	鐵	同	未詳	
	高大坪	鐵	同	未詳	
	三合土	鐵	同	未詳	
平越	翁了 狗窩河	鐵	同	二〇萬斤	
	谷河	鐵	同	一〇萬斤	
	五馬河	水銀	同	正在開辦	
	土官塘	硫磺	同	八萬斤	
	五坵田	煤	同	三十萬斤	

桐梓	後箐	煤	同	一百萬斤	
	半山	煤	同	三百餘萬斤	
	溪源	煤鐵銻鉛	同	六八百萬斤	
	板林壩	鐵	同	七〇餘萬斤	
	羊不	鐵	同	五十餘萬斤	每日有數百人工作
	蠻塘	鐵	同	六十餘萬斤	
	龍溪岩底	硫磺	同	三萬二千斤	
	松烟舖碗廠	煤	同	三萬八千斤	
綏陽	徐木壩	煤	同	七十萬斤	
	傘水場	煤	同	四十九萬斤	
	傘水場	鐵	同	七萬斤	
	黃家壩	煤	同	五十六萬斤	
	関山關	煤	同	六十三萬斤	
	梘壩	煤	同	四十二萬斤	
咸寧	白蠟廠	鎌	同	未詳	
	媽姑	鉛鎌	同	數百萬斤	
	銅川河	銅	同	未詳	
	里山坡	銅	同	未詳	

一六—二一七

	蓮花廠	鎌	同	未詳	
鳳岡	駱馬店	鐵 煤	同	六萬餘斤	
	西山了	煤	同	十萬餘斤	
廣順	茶苑 納冗	煤	同	未詳	
	擺塘	硝	同	未詳	
	水部龍	銀	同	未詳	
	擺所	鐵	同	未詳	
修文	韓家園牆	煤	同	二萬餘斤	現尚發達
	乾壩木廠	煤	同	一萬四千斤	
	龍訓田	煤	同	一萬四千斤	
	迴水塘	煤	同	七〇萬斤	現在發達
	嘉垮	煤	同	七〇萬斤	同前
	清水塘	煤	同	二萬餘斤	同前
	羊棗溝	煤	同	一萬四千斤	同前
黔西	梓廠	鐵	同	二萬餘斤	
	煤硐場	煤	同	五〇萬斤	
	化竹	煤	同	十餘萬斤	
	黄家屋基	煤	同	二〇餘萬斤	

一六—二一八

石崇山	鐵	同	十餘萬斤	
小灣	鐵	同	二萬餘斤	
龍里泡木冲	石油	仿鹽井採掘法	未詳	
王關	煤	土法開採	三〇萬斤	
冷水冲	煤	同	二五萬斤	
龍架山	煤	同	三五萬斤	
坎坭	煤	同	四〇萬斤	
毛栗山	煤	同	二〇萬斤	
麻荅	硫磺	同	一千斤	
龍架山	石膏	同	二萬斤	
高堡	石膏	同	六萬斤	
雲台山	硝	同	二千斤	
石頭寨	石灰	同	十萬斤	
余家院	石灰	同	十五萬斤	
韮菜林	煤	同	二〇萬斤	
鐵磅	煤	同	二二萬斤	
洗馬河	鐵	同	二萬斤	
洗馬河	石灰	同	六萬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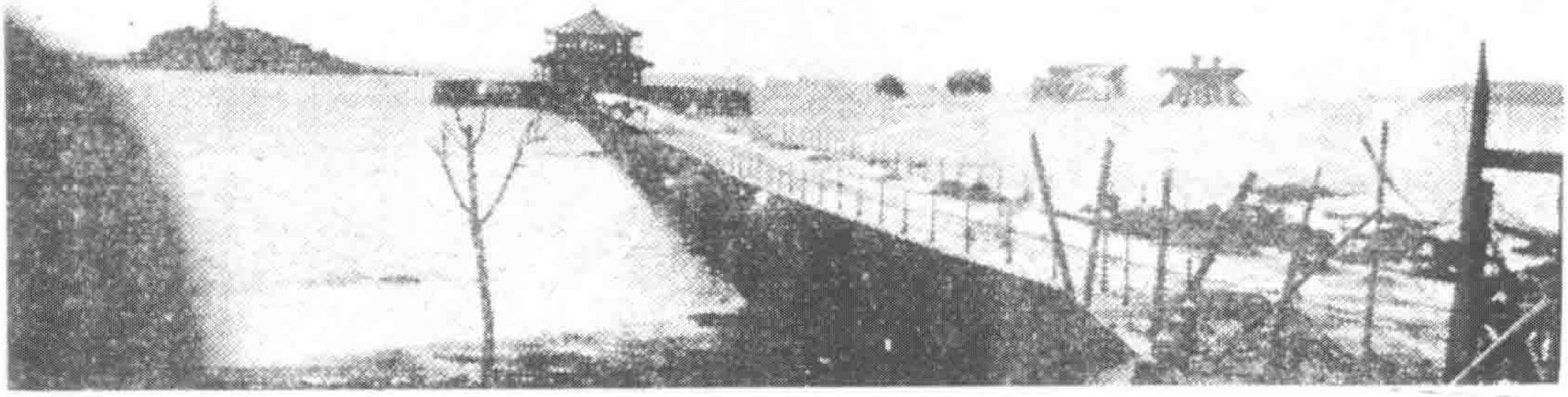
	洗馬河	煤	同	二〇萬斤
	大小谷龍虎場	石灰	同	二〇萬斤
	格蘇	煤	同	二〇萬斤
	羊場	煤	同	三十八萬斤
	灣寨羊場	石灰	同	六萬斤
八寨	大發洞羊鳥	汞	同	六百斤

上表所列。凡從前開掘而現在停辦和已現礦苗而尚未開採的都未列人。又全省共八十一縣。本表列載不過十餘縣。僅得五分之一。調查未及的礦產尚有若干。礦苗未顯的礦產又尚有若干。依此比例便可見到黔礦的豐富。以此寶藏而有待於實業家的開發。貴州未來的富源可說無窮盡的呢。

一六—二二〇

療肺聖藥
肺形草
每服二元每打廿元
詳細說明函索即寄
主治
多年肺癆
新久咳嗽
吐血咯血
潮熱盜汗
天濟醫室發行
上海石路新普慶里
電話九一六三〇

中央信託有限公司
本公司收足資本國幣三百萬元專營存款放款儲蓄保險堆棧等業務並經理房地產代買賣公債股票保管物品證券出租保管箱辦理認真手續迅速存息優厚取費低廉訂有簡章承索即奉倘蒙惠顧無任歡迎
總公司上海北京路二七〇號　電話一五二〇〇
分公司漢口一碼頭五福里
虹口辦事處上海北四川路峨山花園路
堆棧上海北蘇州路九八八號
永康里十號　十六號



海市蜃樓發現時之情狀

五 海市蜃樓之奇觀

蘇竹影

月二十二日。午刻十一時又二十分。青島南海舞鶴濱地方。距岸五六十里。忽現蜃樓四坐。當日中津各報。皆有專電。惟電文簡略。不甚詳細耳。樓牆作淡赭色。與山石無異。高過山頂。如一座大規模之工廠。樓上笙歌繚繞。美女如雲。背後一帶城垣。如北平正陽門光景。其下波平如掌。如青市之極光潔之馬路。樹木森森。車馬往來。黃髮垂髫。肩摩踵接。此即俗所謂海市蜃樓者是也。歷一小時許。始漸漸消滅。本市居民。前往參觀者。或乘馬車。或駕汽車。途為之塞。海濱石欄左右。人山人海。萬頭攢動。幾無插足之地。議論紛紛。莫衷一是。當時客有以重價。乘漁船。冒風濤。前往一察虛實者。至其處。一無所有。懊喪而返。蓋空氣耳。或謂蜃樓乃龍之一種。鱗倒生。來往海中。橫行無阻。以其口中所吐之氣。現為高樓。皆妄語也。又謂苟取其鱗片。製為燈燭。入夜置室中。以火燃之。則見其光中。樓台亭榭。車馬宮殿。不即不離。若隱若現。與在海上所見者無異。齊東野語。姑妄聽之耳。按海市蜃樓以海水温度低於空氣之關係。幾經曲折。現為大樓。春夏之交。風平浪靜時。嘗有此現象云。不佞午睡將醒。承吾友曲君益三。畢君紅魚。倩人招請。蓋兩君適正散步海濱也。余步往海濱沙灘之上。留目睹此海市蜃樓。曲君善攝影。當拍二幀。因與其商借照相付刊於此。誠為百年不見之奇觀也。

波平如鏡之情狀



一六一二二一



陳萬里作

燉煌壁畫（一）



燉煌畫壁（二）　　陳萬里作



燉煌壁畫（三）　陳萬里作



陳萬里作

燉煌壁畫(四)



遙望修道院

山寺巡禮

John Long原著　秦理齋譯

林林總總之工廠煙突。猶在目前。隱隱可聞之都市喧聲。浮於耳際。乃有中世紀祈福派之修道院。託宅於西班牙最喧鬧活躍之巴塞洛那市 Barclona 郊外。如螺髻。如蜂房。膠附奇峯峻崖之岩阿。而高踞於喀泰羅尼亞省 Catalonia 赭山絳峯間者。是爲芒塞拉修道院。Montserrat 西班牙最著名之聖地。全國信徒。每歲來此朝參。頂禮所謂黑聖母者。什百成羣。絡繹不絕。

巴塞洛那市內之繁華與時代化。及其人民之政治活動。已將余腦際所存西班牙古堡陽台窨板（跳舞地板）與六絃琴等印像。消磨殆盡。而此邑中尚存之鬥牛場與屠牛者。據當地人士相告。仍爲公衆之娛樂品。亦足使人聞之聳肩而慄股。因此余既膽仰巴塞洛那埠好萊塢之蹤比達波山。即準備束裝就道。

瞻謁黑聖母

乃逆旅主人語我曰。先生。盍往一覩芒塞拉乎。是爲西班牙最有名之聖地。奇古特甚。祈福派修道士。

一六—二二九

一六一二三〇

更將留客三日。同居修道院內。一仲地主之誼。其地去巴市不遠。君當一謁黑聖母。並借修道院壯麗之風景。一變君之喀泰羅尼亞感想也。

西班牙最有名之聖地乎。余驟聞斯語。不禁聯想及他。如西京瑪德里附近之愛士科利阿Escorial爲帝王陵寢所在。惟普通人民。尤其農民。罕至其地。如布爾古Burgos爲民族英雄艾錫德El Cid之誕生地。但艾錫德縱爲婦孺皆知之人物。亦如英國之洛賓漢Robin Hood。或美國好萊塢之明星。爲人人所樂道而非崇拜者。

偕修道士同居修道院內。更爲世間之罕事。曷爲前此未嘗聞人道及。余之列巴塞洛那於游蹤之內。因自法國南部至西班牙風景名區。如格拉那達有Granada之亞爾罕伯拉。Alhambra柯爾多巴省Cordoba之拉梅基泰。La Mezquita與塞維拉省Sevilla之亞爾凱柴Alcazar及奇拉達Giralda等。巴塞洛那適爲游程所經。故便道一游耳。

嗣悉芒塞拉乃一奇峯。修道院依山之勢。壘壘然贅附於懸崖之半。因以爲名。院中黑聖母。爲一木彫偶像。年代久遠。遂致黝黑。惟此山之負盛名而爲西人朝參之所。尚非僅以有聖母故。據喀泰羅尼亞傳說。芒塞拉峯實爲中世紀之芒薩爾伐什峯。Monsalvatsh聖格雷堡Castle of the Holy Grail之所在。亞拉伯人曾呼之爲奇士豁斯。Gistaus意即謂石警衛。其山之雄峻險塞可知。羅育拉Loyola之伊格納修Ignatius負傷後。曾跽此祈禱。然後下山創組耶修士教會。Society of Jesus爲天主教衛道之中堅。較近更有芒塞拉聖詩學校。亦負藉藉名。

人人招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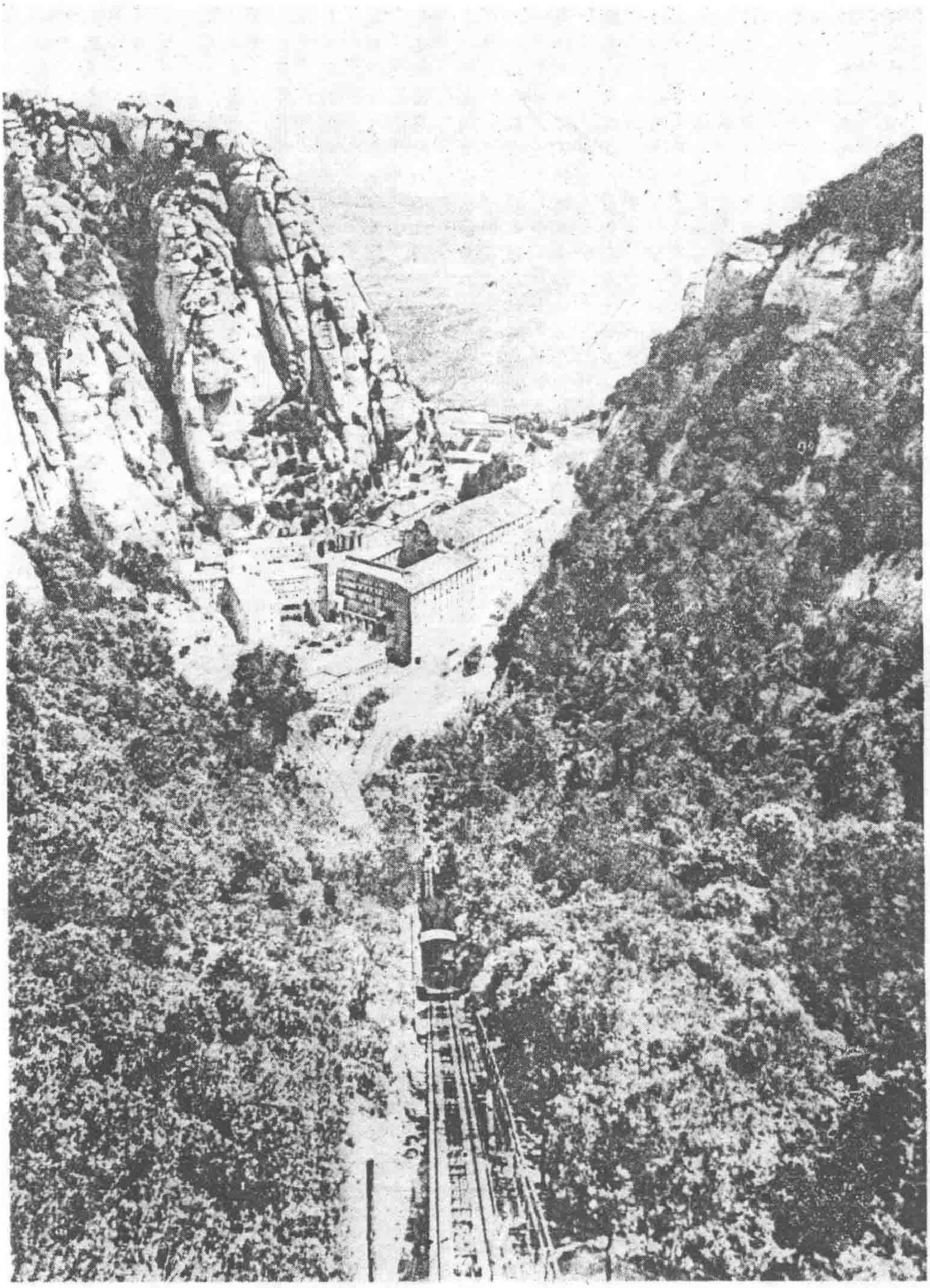
余乃詢逆旅主人。是否須天主教徒方能住於修道院乎。主人對曰。先生。不然。赴山者不問爲祈禱。爲贖罪。爲參哲理。抑爲訪勝。祈福派修道士。一例慇懃招待。寄宿不取其值。第當然希望往游者對於聖課。略有小貢獻而已。

自巴塞洛那赴山。有汽車大道。亦有登山鐵路。游者不論出何道。莫不風景如繪。極視聽之娛。循大道而往。既有羊腸曲徑石磴迂迴之致。若乘三十五哩之火車。則最後數哩內。或用齒輪狹軌車。或用高空架纜線。亦有驚心蕩魄之觀。

余此行既可施施而游。毋容急急爲。遂從逆旅主人言。即乘火車往。既過巴塞洛那市向外展布之郊區。駛入薩達諾拉Sardanola之美麗平原。鄉村風光。酷肖美國之加里福尼亞。California田野一碧。溝渠縱橫。河底多石。水流初猶平緩。愈上則愈多激湍。更進入於叢林覆蓋之山麓。則加利樹與紅椒樹。成參差不齊之塊團。河水晶瑩。遠望之有若無數大鏡。平舖其間。銀色溝渠之外。時時有塵沙積聚之仙人掌。與毛羽紛披之棗棕。呈露郊野本色。而沿途所見高架之水力車。與龍舌蘭蘭之籬落。更爲喀泰羅尼亞陸景之特色。

山色湧現

既而景物漸變。火車入於無規則之小山與岩谷間。樹木漸稀。路線曲折。或墜深谷而過石棧。或貫小山而穿短隧。每上蹻高崖。車身輒搖搖如醉漢。迨進至芒塞拉峯極近處。山色始湧現於



一六—二三一

修道院之俯瞰

前。當車穿隧道而出。突有龐大石峯。似從山麓躍起。戴千百小尖塔。與天競爽。既而車行益近。距此白洛亭那琴巖。Brobdingnagian Mass 僅一溪之隔。則見奇石如林。有圓滑如穹頂者。有高聳如饅首者。更有上銳若尖塔。或瘦削若風琴管者。殊形異態。不勝殫述。自下望之。恍若高張天半之圖畫。

余注視奇峯。幻想勃起。始知此山之列於神祕者。其絕倫拔萃之壯觀。實有以使其數千年來。自別於羣峯也。

至於修道院。初猶無所見。直至火車抵一小站。制動機擦輪使停。始瞥見遠處有渺小之屋宇。似彫鑿於岩際者。其後乃知此渺小之蜂房。實爲閎太之建築物。第以山之大。與之相匹。仍無以異於鷦鷯之小巢焉。

由車站而上。須換乘齒輪車。自此至修道院。尚有五哩。顧以山中空氣清朗。視物較近。在常人觀之。殊難信其有如斯之遙也。

未幾。行李與旅客均徙入兩輛小火車中。於是車門開闔之砰然聲。汽笛與號角之嗚嗚聲。一時俱寂。車身突然一震。車輪徐動。遂由一渺小之機車。微傾其軀。挽曳客車。緩緩出站。軌道之間有齒板。車輪齕齒而過。以防下瀉。初循山勢下趨。自一高架鐵橋渡湍急山溪。始向上升。

傾斜之小機車。一陣陣噴吐濃烟。表示挽曳之努力。車身微向前傾。俾駛峻板之上。仍得保其垂直。沿途橘樹檸檬樹橄欖林。與綿亘不絕之葡萄園。如在車傾瀉而下。

既而火車在峻斜之月台前。突然停止。蓋已抵蒙尼斯特洛爾村。風景如繪之小車站。築於斜坡之上。在軌道之南。旅客數人下車後。即步入玫瑰花徑而去。村中教堂之尖塔與紅瓦。猶可自林隙望見之。

石磴紆徐



一六一二三二

火車登嶺如山羊

真正之登山。乃自此始。峻崖與台地。駢列於前。一若敵軍要塞之壁壘。其峻峭處。即山羊似亦難於攀登。因此路線曲折。或紆迴其行。或盤旋而上。藉以稍殺峻急之勢。喘息不止之小機車。遂時時衝登新崖之上。其前則有萬笏朝天之石尖塔。穿入蔚藍之天空。其下則有廣大肥沃之曠野。引起旅客欣喜欲狂之讚美。俯瞰蒙尼斯特洛爾村。僅似一孩童玩具之小村落。小溪若銀帶。緊束絳綠色之峯腰。遠在天際。復有庇里尼斯山 Pyrenees 舉其皓首。自雲間相窺矚。

既而傾斜狹長之葡萄園。遜位於高山之森林。矗短之松檜黃楊。及絨葉之橡樹。長自石罅間。最後穿出狹長如線之隧道。突然止於陽光耀目之修道院大門前。其地蓋已拔海三千呎矣。

余甫下車。步登雲梯狀之月台。即有小客棧司閽。羣來迓客。此等客棧。皆設在修道院下首大道旁。相距不遠。其接客之司閽。莫不盛稱本棧供張之舒適。而詆修道院款客之不周。惟余此來。乃爲專誠嘗試修道院風味。遂不得不謝其盛意。排衆人。循一短徑。過壯麗之石拱門。入於修道院之廣場。

修道院房屋如蝸牛然。滿布一狹長山谷間。適當奇峯之半。最高之石尖塔。倒懸於千呎之上。谷中幽奥而安全。誠隱居靜修之佳地。向車站一面。屋皆高大。有一宿舍。高至八層。酷肖一旅館。所不同者。祇屋頂有十字架而已。

古風猶存

院中現有建築物。比較尚新。但溯其建置。尚在西元九七六年。據傳記

寺中市集



載述。又有一女修道院。建築更早。惜久已廢圮。院中修道士。猶能恪保古風。即其新建之汽車間。供摩登朝山士女停留汽車者。亦大有百年前之古風。全院屋宇。除禮拜堂及穹形之突出部份外。類皆樸素無華。拱門以內。即為陽光朗照之市集場。山下農民。滿踞其間。人人挾貨以待沽。形形色色之謁聖客。則斤斤論價。購致食物。擾攘之狀。不下都市。其中來自城市之士女。類皆時世裝。農民則戴紅便帽而履草屐。工人穿絨短袴。長纔及膝。大紅肩帶。多已褪色。其婦女猶以兜紗肩巾。緊裹其首。喀泰羅尼亞模範警察。衣特異之制服。修道士披黑斗蓬。兒童長幼不齊。莫不天真爛熳。並有馱籃驢子三數頭。怡然齕草樹下。除彼毫無可疑之西班牙背景外。一切極肖『坎特堡教堂故事』之一頁。



警察指導游人

現代文明

旋有人指導余至廣場之一端。登一台地。步入拱廊。其內即為修道院辦事處。余初觀之下。不免微覺訝異。蓋登記朝參客之修道士。桌上竟有耀目之電燈。在其右手旁。復有電話一架。初不料祈福派修道院內。竟有此類新發明物。

雖然。此乃余識見狹隘之咎。設稍諳祈福派教規者。將知有『便利是從』之格言。其修道士生活狀況。實未嘗刻苦清厲也。

修道士登記余姓氏住址後。即告余可在此間留宿三天。於是指定一室。出被單一束。召一普通辦事員。導余至一大宿舍。過陰沉之走廊。廊內雖有電燈。稀疏若晨星。發黯滲之光。旋入一小室。顧雖狹陋而殊整潔。外臨廣庭。傢具簡樸。僅置鐵床二。桌一。椅一。洗盒一。空水桶一。有燭台而無燭。其人出授門鑰。

並告以三餐可就食於修道院餐肆而去。迨其步履聲漸遠漸微。上帝所惠降此間之靜穆之氣。立即中人欲醉。明郎之陽光自窗間送入。照耀白堊之壁。燗然眩目。而山間清冽之空氣。更使人心境澄澈。俗念俱消。擾攘塵世。至此已完全相忘矣。



碩果僅存之騾車

聖像由來

但余猶未瞻仰聖像。據辦事員相告。每晨十時行彌撒禮時。啓示於衆。余乃急赴庭中。時參聖者方魚貫入禮拜堂彫繪之門。遂隨之入堂。就中央一椅而坐。

余在火車中。曾閱一西班牙文小冊。述黑聖母來歷。據傳記所載。此像尚係聖徒勒克親自彫刻。西歷紀元五十年。自聖彼得奉來巴塞洛那。其後摩爾人北侵。據有西班牙半島西境。基督教修道士。將像藏匿於芒塞拉峯山洞內。距今修道院址不遠。嗣是遂無人知。更不知歷若干年。偶有牧童因附近常聞仙樂聲。入洞探視。始復發見於人世。

當地人士。初欲奉迎聖母下山。惟像雖不及生人之大。顧已無法移出。乃就洞築教堂以奉禮。至修道院之建置。則為赴山朝參聖母者食宿而設。相傳聖母能保佑姻事之美滿。故男女青年。入山祈禱者尤衆。

教堂內之幽暗。適足以反映祭壇之燦爛。其上玉器銀皿。光輝奪目。考十六世紀羅育拉之伊格納修。即置其劍於此壇。宣誓拋棄軍人生涯。而獻身於宗教。壇上又有一小台。在華燭圍繞之中。障以絲絨帷幔。余注視此幔。心想聖像必在其內。既而聖詩之聲愈益宏亮。而幔亦徐徐揭去。

余注視幔內。目不轉睛。前雖熟聞像以年久而黝黑。初不料竟作今日之狀。蓋以白色禮服與淡色背景相襯託。益顯兩手及面黝

潤如黑玉。斯時人人肅然瞻仰。既而慢復徐閉。蓋聖像之給人瞻仰。僅此刹那間而已。

余乃悄然出．教堂旁戶。至一舖砌之路。路旁標有『墮落之路』。墮落之意義。非指路畔驚心動魄之深淵。乃前面一小洞。水泉終年滴落不絕。約步行數分鐘即至。

奇景展布

洞旁爲芒塞拉風景最勝之一。喀秦羅尼亞省之大半。平舖目前。地中海蔚藍之水。相去咫尺。庇里尼斯山雪峯。似僅一箭之遙。曩在車中。視若銀帶之山溪。至此細纔一線。山容水意。海闊天空。令人心曠神怡。脩然物外。摩罕默得久求不得之坟墓。其或即在此乎。因此間確似懸於天地之中者也。

最後晚禱鐘聲。促余返修道院。乃不得不拾此美景。纔步而歸。至則農夫與驢子。均無蹤影。芒塞拉山頂。薄霧籠罩。晚日所照處。映作深紅色。如披紗縠。

修道院中

游人在修道院。須自備食物。余初希望或能覓得一大飯廳。修道士與游侶。可以同棹進食。既知不然。修道士顯似另室進餐。至於供應游侶。則以樓房兩層。闢一餐肆。樓下食物簡單。每餐約三角五分。樓上肴饍豐盛。價約六角。但兩處進餐者。人數均不多。一般朝參客。大半向農民或肆中購食。

入夜。修道院中。靜寂異常。山下村野。盡爲黑暗所籠罩。僅於星光中。依稀可辨山峯之輪廓而已。余悄然入卧室。逆料將靜若在墟墓間。詎料走廊內。雖輕微之步履。亦迴響若大軍之進行。而戶樞之抗命聲。恐可護之神。亦將爲之驚起。余不遑燃燭。迅即解衣登床。

翌晨。余奮力張其沉垂之目。仰觀山巔石尖塔。爲朝日所吻處。盡作玫瑰色。豔麗欲絕。旋聞笑語聲與歌聲。囂然雜作。蓋朝參客已準備早彌撒矣。

未幾。有韻之歌聲。漸漸超出談話聲浪上。余自窗中下窺。則見聖詩學校學生一隊。兩人爲行。徐步過廣庭。入教堂門而去。其歡迎初生日之歌聲。猶復餘音嫋嫋。迴盪於侵晨空氣中。有繞樑之致焉。

中南銀行儲蓄總部

本行各種儲蓄存款利息均極優厚手續便利印有詳章函索即寄儲蓄種類如後

（一）甲種（二）乙種 活期 （三）定期 （四）整存整付本利證 計分五元至一千元六種

（五）零存整付 滿洋一元即可存儲

（六）特種零存整付 分五十期隨時可以儲存無時期數目限制

（七）整存零付

地址 上海 漢口路七號電話一五二二二

虹口分行 北四川路老靶子路北首 電話四一九八六 一五二二二

南京 黑廊街卅三號 杭州 清河坊十五號

大陸銀行

股本：五百萬元

公積：二百萬元

總行：天津

分行：上海 天津 北平 南京 漢口 青島 杭州 濟南 無錫 蘇州

業務：辦理存款放款匯兌 貼現外匯保管倉棧 辦一切業務儲蓄信託特設專部辦理

上海分行及儲蓄部地址

分行 天津路河南路轉角 電話一六九七九

儲蓄信託部 南京路大陸商場 電話九二二〇〇

虹口支行 北四川路五十七號 電話四五八七二

霞飛路支行 霞飛路呂班路轉角 電話八〇八三八

靜安寺路支行 靜安寺路七七一號 電話三一九四五

貨棧 新垃圾橋光復路 電話一六九七九

電報掛號

上海分行 六六六〇 Contibank

上海儲蓄部 六九六六 Consavtru

一六—二三六



爪哇風景之一

南遊漫記（二）

（續第五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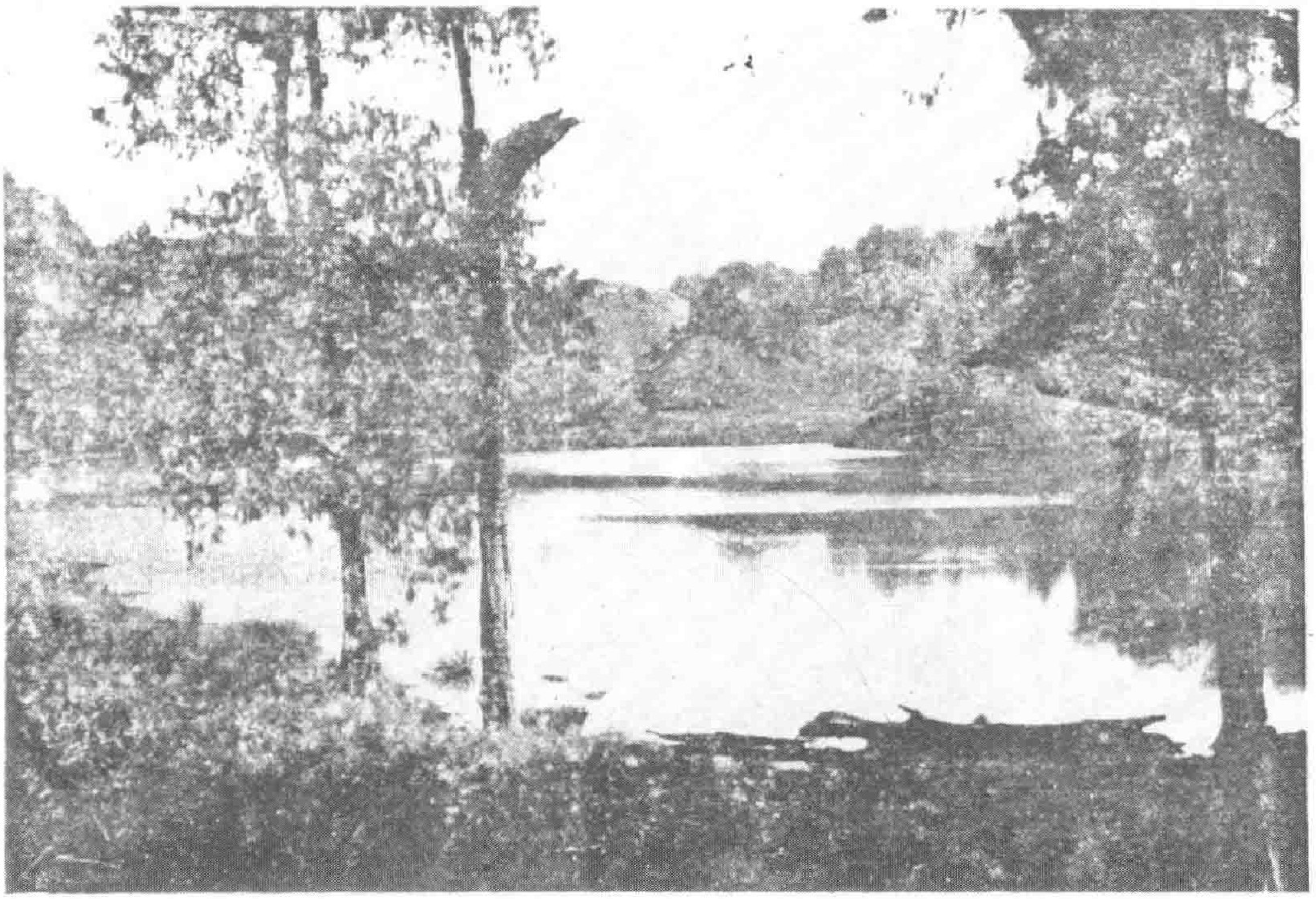
錢冲甫

十四日　上午九時離寓。雇小舟登「芝沙丹尼」。是輪本定是日午時離港。後因檢得船中乘客有患霍亂症者。爲海港檢疫所扣留。且迫令該輪駛至一指定之停泊處。不准搭客上下。申言須經一星期至二星期之檢查。方准放行。於是搭客大起恐慌。無不憂形於色。一若大難之將臨焉。

考檢疫之舉。爲萬國通行之事。船上如遇有霍亂等之傳染疾症。一經發現。即可由所在地之海港檢疫師發令扣留。此爲大衆利益起見。並非有意爲難。蓋一可使該輪與商埠隔離。以免傳佈。二可使患者得到一種根本治療。無病者亦施以一種預防之救濟法。至善也。

船行南洋一帶。因氣候燥熱。搭客中常有患病身死者。有時船主有權可將死人擲葬海中。是亦爲大衆安全起見。不得不爾之事。惟傳說病人未死之前。亦有將其拋棄海中者。是不盡然。蓋船上遇有此種不幸事件發生。亦非常重視。非有證人證物。決不貿然從事也。

十五日　下午經醫生證明船中之病人所患係感冒症。此輪乃得自由航行。船夫解纜時。吾人如獲大赦。四時離港。回顧全島。歷歷在目。少頃。雄偉之高山。層疊之房屋。相去漸遠。恍惚間若蜃樓海市。隨雲煙而消逝矣。回首前遊。不禁依依。美麗之香港。祇有在返國時。作再度遊也。雖然。大好一片土。正如美人已歸沙吒利。能不感喟系



爪哇風景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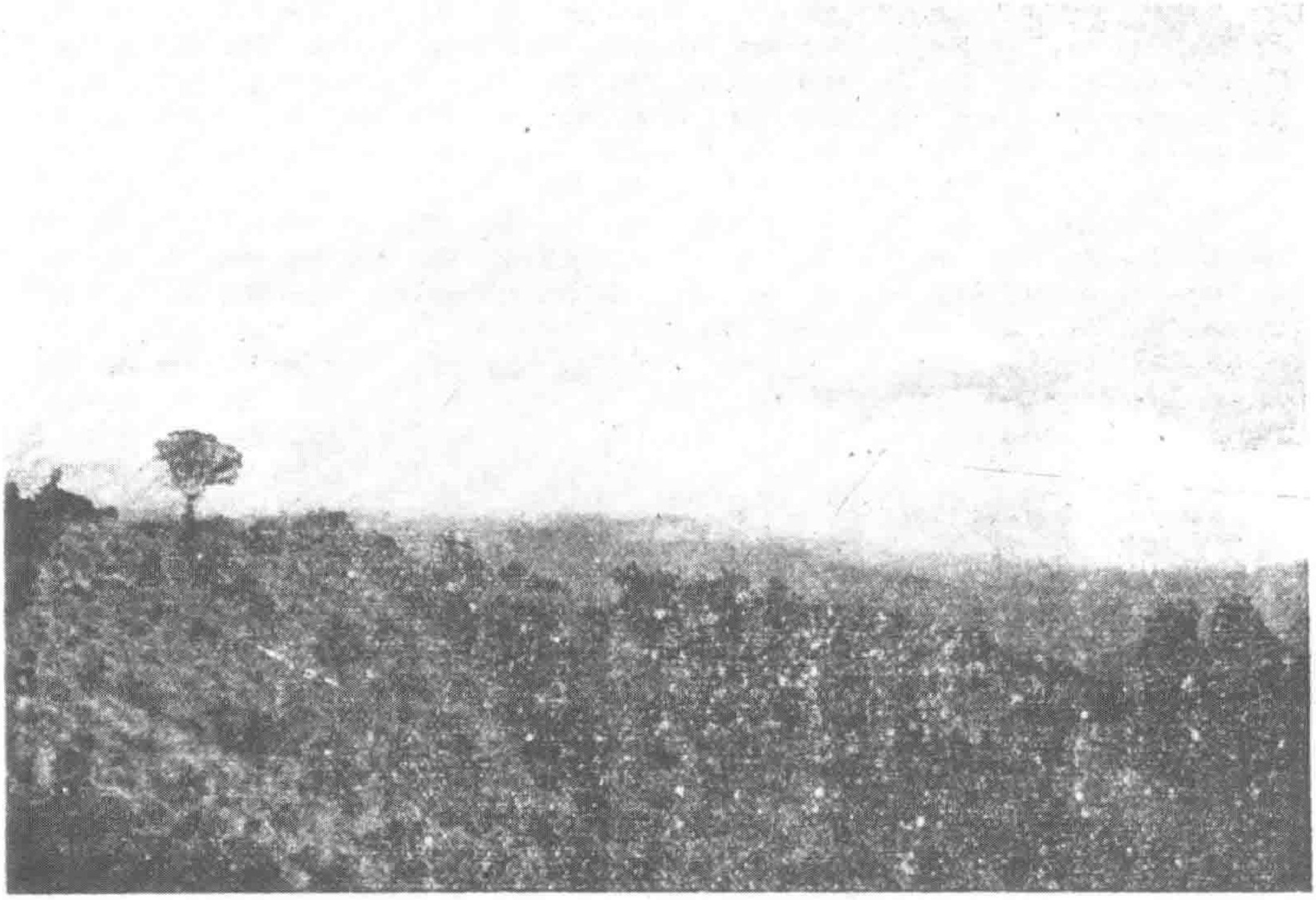
之。

十七日　上午八時舟抵小呂宋。進口時。有飛機一架盤旋空際。聞是亦偵查輪船私運之一法。須臾。有醫生登輪。巡視一週。即准駛靠碼頭。時港中尚停有爪哇來之渣華船二艘。彼此鳴笛示敬。船員則飛揚手巾。遙遙致意。

余等由船主之擔保。將攜來之護照。送至移民廳官吏處。掉換上陸准許證。乃於十時左右登岸。當雇汽車一。嚮導一。作繞游全埠之舉。出碼頭。即經過幾處闊大之馬路。林蔭夾道。花香襲人。疾馳而過。宛似穿行桃源林中。俄見一帶城垣。嚮導者指謂余等曰。此小呂宋舊跡也。乃中古時代之建物。其所以保存至今者。蓋欲藉以增旅行者之鑑賞與興趣耳。細視之。絕似中國之城堡。一路前進。只見新式屋宇萬千無數。市面殊不惡。西班牙人所建之禮拜堂。高入雲霄。古跡依稀。菲列濱土人穿紅着綠。熙來攘往。甚覺風緻動人。一般學校中之小學生。衣西裝。蹣跚而行。尤整潔可愛。郊外土人房屋樸陋不堪。大多數僅能蔽風日。一遇火患。此種木式之居宅。頃刻可以成燎原也。

旋參觀雪茄煙廠。此廠專產亨白雪茄煙。煙味芬芳。爲中國人最嗜好之品。滬上名流富紳以此敬客爲豪闊焉。余等蒞其地。得廠主之允許。由一西人領導巡視一週。覺其規模宏大。設備完善。竊爲欽羨不置。但適因罷工期內。機器大半停頓。僅見數十女工正在揀選煙葉。工作敏捷。另有一羣女工將煙葉捲成雪茄。或大或小。種類不一。問烟葉來自何地。答曰。荷屬蘇門答臘。亦惟該島所產烟葉可以

一六—二三八



白魯馬火山

製上等雪茄。別處則不能盡其事功也。

十二時至水族館。納門費後。循走廊而進。只見兩旁都以玻璃砌成。上通日光。分數十槅。每槅置各種魚類。顏色鮮明美麗。有紅鬚黑臉者。有八翅十足者。奇形怪狀。筆難勝述。珊瑚甲殼之屬。無不應有盡有。因以識宇宙之大。世間萬物。雖赴以畢生精力。亦不克窮其什一。此西人所以倡專門學說歟。

呂宋之海濱有公園馬。形狹而長。其間綠草如茵。鮮花怒放。古樹參天。景緻甚佳。樹下置有長椅。爲遊人憩息之所。每當夕陽西下。市民來遊者往往踵趾相接。而對對情侶。尤視爲談情說愛之樂園。輒深夜流連不忍去也。

二十年前。小呂宋一埠多蚊蟲瘴氣之患。近以科學昌明。市政管理得法。多年之患。業已掃除殆盡。居民三十餘萬。華人佔四萬五千。零售商業什九操於華人之手。然亦有經營大規模出口事業者。例如木材、大麻、椰核、海產等類。華人亦佔一部分勢力。夜市有電影院、跳舞場。居民多愛運動。戈而夫球尤爲普遍通行。至於門鷄之類。嗜之者雖不少。然往往以下等社會爲多也。

余以狂遊多時。腹中饑餓。勸陳君少進飲食。並示意早些返船安息。陳君不耐。而謂余曰。吾人天天吃飯。惟今天不吃飯。小呂宋是好地方。吾們眼中看飽回去。豈不比嘴裏吃飽回去更好嗎。退而思其言。實有至理。旅行須有伴侶。至是益信。二時返輪。交還上陸證。領回護照後。則已覺船身蠕蠕移動。向荷屬東印度進發矣。

四時進餐。六時就寢。

二十日　傍午船經荷屬東印度西利伯島之西南部。一帶青山。蜿蜒如畫。山上森林斜栽如迎人狀。海濱遍植椰樹香蕉樹。一望而知其已爲人類所征服之區域。聞此間土人生活極簡單。家有椰樹百棵。常年衣食即可無虞。人民之居屋。以地處熱帶都素樸不尚修飾。門窗不全。而反能使涼風之輸入。衣服單薄。本無需乎棉夾之製置。雪之一字。爲彼處字典中所無。一日三餐。均可代以椰果香蕉等物。椰樹上所生。自葉至根。無一廢棄之物。凡稍知南洋情形者。類能道之。

二十一日　晨七時抵孟加錫。余等立甲板上四視。港中。波平如鏡。港外有舟楫往來自如。長堤二道。建築堅而且固。作拱字形。遇風潮時。船舶躲避港內。自無意外之危險。荷人以港政著聞。至是益信。

海濱馬路坦平如砥。遙見汽車疾馳而過。如玩影然。兩旁樹木茂密。濃蔭蘙翳。不特風景爲之增色。讀者須知是亦調劑氣候之一法也。碼頭上萬頭攢動。人聲如潮。關吏醫生咸從摩托船魚貫而上。從事檢查畢。余等所乘之郵船始得漸漸靠近渣華公司所自建之高大而又雄壯之碼頭矣。



杜沙涯瀑布

九時。余等得港政局之許可。乃登岸擬作數小時之遊覽。是時移民廳內已有許多搭客等候問話及呈驗護照。因人數過多。手續麻煩。故費時甚久。比出碼頭。即雇汽車一輛。囑其隨便緩緩開行。蓋此遊既不諳地理。祇能作走馬看花。漫無目的也。錫埠商業除幾家西人所設之大商店外。大都盡操於華人之手。惟有數處門面狹窄。裝飾全無之商店。內部陳列除幾種殘餘樣品外。別無長物。職員終日埋首案頭。閒散無事。余怪而問車夫馬曰。「此大富商也。源源貨物藏於倉。累累金銀存於銀行。外表雖不揚。倒是此地華商王」。始恍然此乃中國人理財法。不禁啞然失笑。

四郊道路縱橫。兩旁盡植大樹。綠蔭夾道。可蔽天日。一般土人咸以自由車馳騁其間。活潑而又恬靜。男女都披圍巾一襲。名曰沙郎

Sarong。顏色綠紅不一。花樣鮮明美麗。男子頭上常覆一頭巾。頗別緻。惟亦間有冠平頂黑絨帽者。

十時。遊甲必丹湯重畀先生墓。湯公生前爲錫地富商。在華僑中爲有數之人物。平生好施與。善經商。擁資鉅萬。一般貧苦僑胞恆踵其門而謀生計焉。荷人以其幹練賢明。以甲必丹之職與之。死後葬於錫埠。地處海濱。墓址面積極廣。建設如一花園。前有大池。畜魚無數。水雖不甚清澈。然無汚濁之氣。上貫一長堤。築小亭幾座。供遊人納涼憩息之用。園中異樹奇花繁植其間。中央爲湯公長眠處。前面有宏麗之亭台一座。湯公夫婦之遺像及墓誌銘在焉。石檯上設置井井有序。鮮花怒放。以五彩花盆陳列兩旁。左右石像兀立。衣貌異類。令人見之發噱。墓之左。樹木森然。椰果纍纍。大如人頭。守墓者取其一。剖而飮其汁。味甘可清暑。給錢則不受。中有祠堂一所。建築壯麗而宏偉。爲族人春秋祭祀之處。匾額詞句尚不俗。內中陳設清潔。有祠丁五六常年司庭除灑掃。祠後有小園一方。遍栽素菜花果等物。遊覽一週。不覺嘆其規模之偉大。

十一時。訪鄭鶴齡先生於悅豐行。鄭先生以國人遠來。招待殊殷。異國相逢。倍形親暱。晤談之下。益覺鄭君和藹可愛。偶言及國內情形。互爲欷歔不置。旋同車出遊。折至其家。是時鄭夫人適以事赴滬。是以不遇。獨其女公子年約十一二在焉。鄭君曾肄業滬上聖約翰大學。係南洋富商之一。是以住宅內佈置完全西化。極富麗堂皇之妙。余等圍坐其中。烟醉茶飽。不覺傾談有二小時之久。一時由鄭君伴送返船。颷輪驟發。良友乍別。悵也何似。二時離埠。

二十二日　上午十一時抵荷屬東印度之峇厘島。船中有美國遊行家十餘人。在此入境時。船泊港外。乘客均由摩托船駁送上岸。余等以停船時間祇半小時。是以未曾登陸。憑欄遠眺。僅見一個輪廓而已。

少頃。船即移動。遲駛爪哇。途中王君寶田告余曰。峇厘島一世界風景著名之地也。遊人來自歐美者。歲以萬計。島上山明水秀。宛如世外桃源。道路縱橫。汽車四通八達。山中往來。坦如平地。居民善跳舞。精歌劇。婦女衣服僅一沙郎。上身胸乳畢露。面貌較爪哇人白晳而秀麗。平時對於宗教禮節極虔奉。島上廟宇以及各種造像。均爲歷史上有價值之建築物。島上猶有一種火葬儀式。尤爲別處所無。余等聞王君言。雖未遊其地。已略識梗概。慰情聊勝於無也。

二十三日　上午七時抵爪哇。船泊丹絨潑辣港。距泗水尚有數哩之遙。港中泊有輪船數十艘。大半懸荷籍旗幟。渣華公司偉大之碼頭上。倉庫林立。氣象森嚴。即上海香港幾處不能及也。外有船塢兩架。浮於水面。建築純係鋼鐵。內置升降機。凡船舶之需修理者。往往由是塢承乏焉。

余等鵠立甲板上。竚候船靠碼頭。即擬登陸遊覽。是以行李等物已在先一日整備完妥。以爲一抵泗水。只要將護照等物呈請移民廳檢驗後。便可通行無阻。孰知事有出於意料之外者。蓋余等來自外國。例須每人納入境稅一百五十盾。余等初不之知。故亦未有預備。臨時遂發生問題。後由船主擔保。始於十時離輪。然已飽受焦灼矣。

據王君寶田言。荷屬入境條例。近年來因華人來此者。日漸增多。且漏稅舞弊等事。數見不鮮。是以定得特別嚴厲。稍一不符。即有遭原船退回之虞。君等持來回票來遊歷者。本不必納入境稅。亦因華人中有借遊歷爲名。無稅入境後。即久居其地。以營商業者。則棄其已購回程之船票。尚可省餘不少金錢。是輩善於操算。一時果被蒙混。然後之來者、咸蒙其害。豈獨君等爲然耶。

行李入境。亦須檢查。一切乘客應熟悉該處違禁章程。何物應被充公。何物應納關稅。事前須有預備。臨時始無困難。余常見華人冒險夾帶。意圖倖免。一經查獲。或遭囹圄。或被驅逐。意殊悻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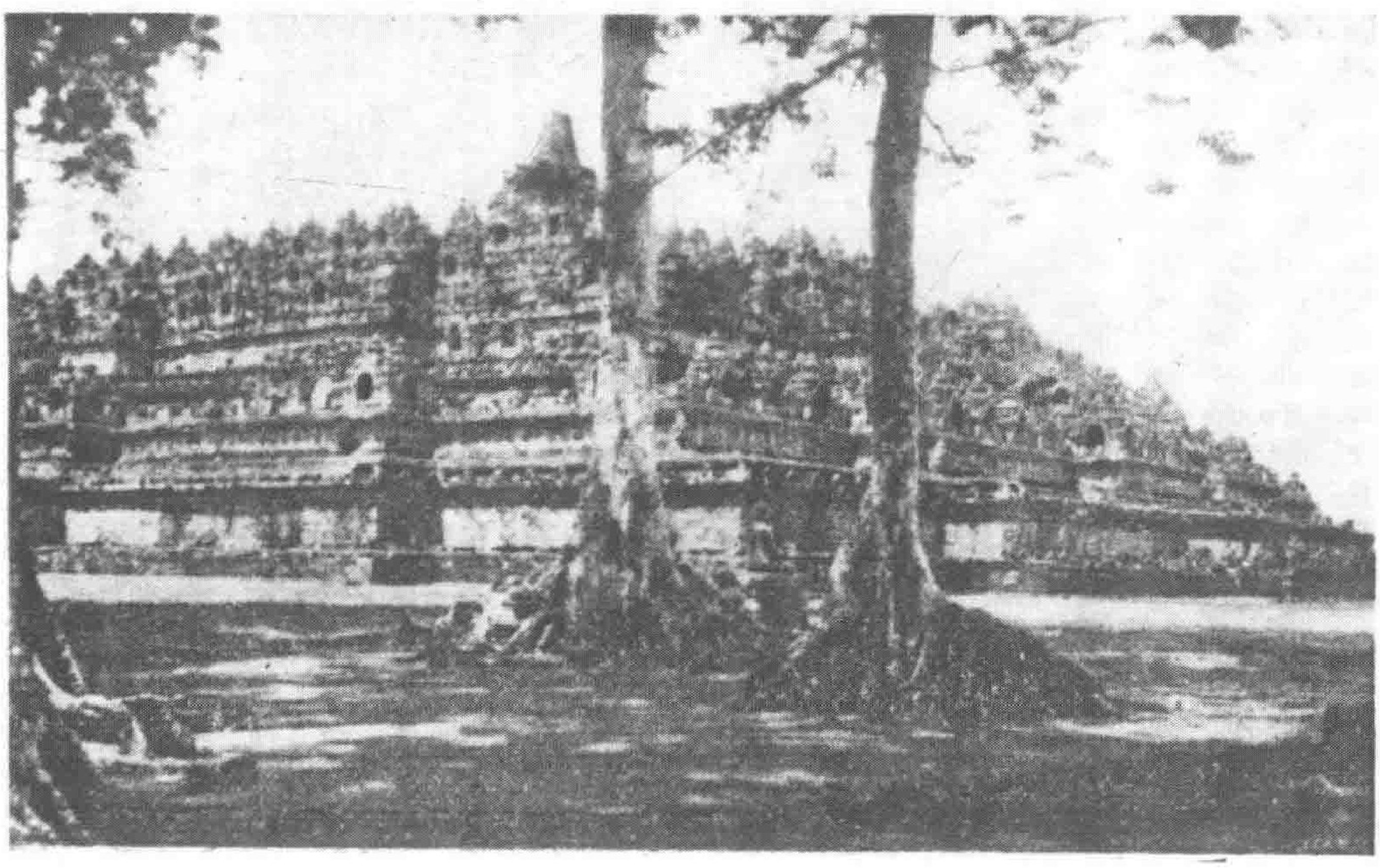
其檢查之法。在頭二等乘客由移民廳官吏直接上船檢驗。乘三四等者。則由移民廳派員引導全體至其所在地等候先後問話。並檢驗護照或居留證納稅證無誤後。再令當地僑民擔保。方准放行入境。缺一不可。然則吾人入國問俗。豈可不留意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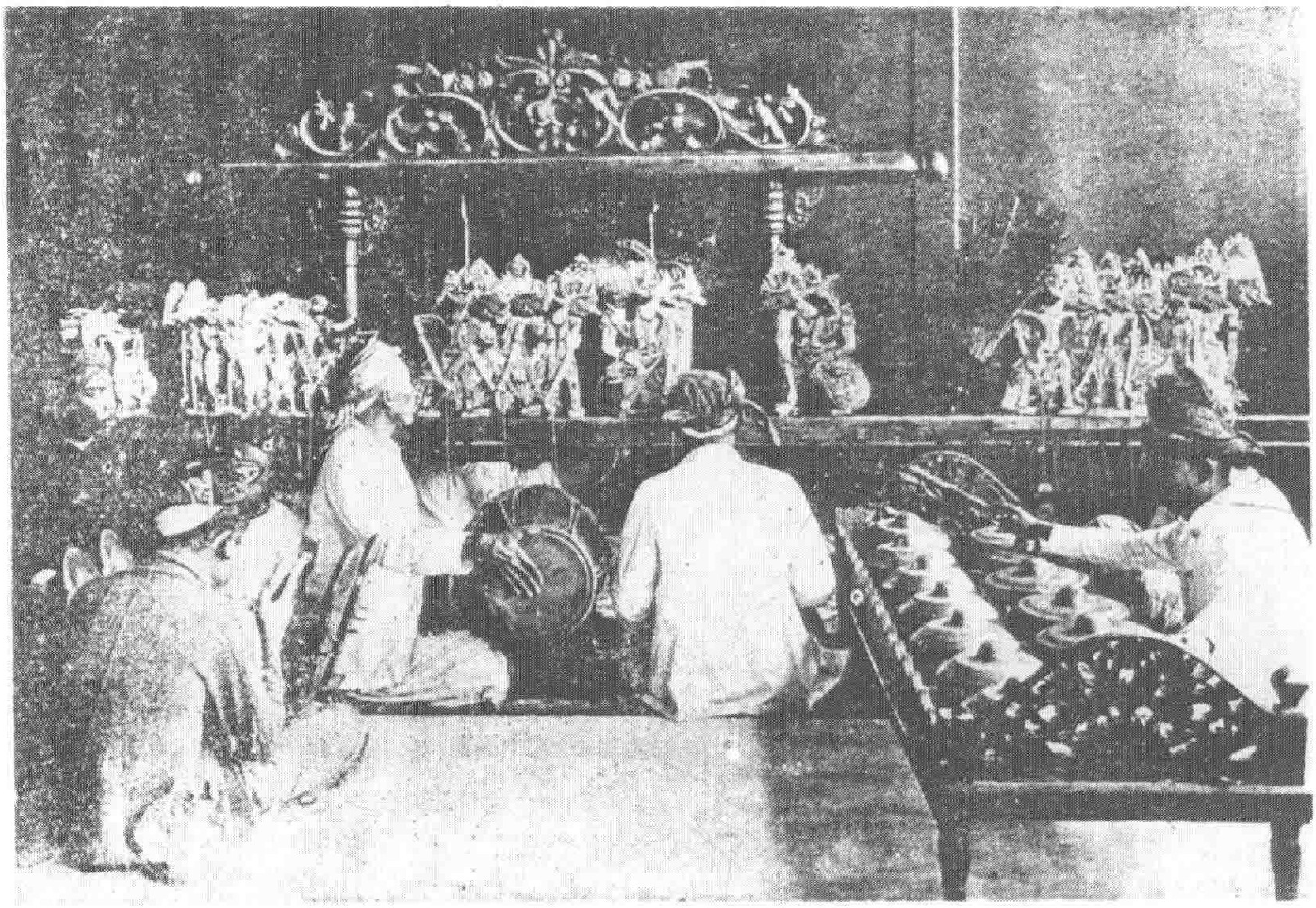
出碼頭。雇汽車向泗水進發。不半小時即至商業區。以荷幣十一盾之代價租定Grand Hotel十一號房間。食宿在內。至感便利。

十一時訪西友萬爾門君。談一小時。相偕至一家西菜館敍餐。先進以酒。味甚甘美。荷蘭之琴酒也。菜四五道。食之亦新鮮可口。菜館中佈置雅潔。以地處熱帶。門窗不備。清風徐來。涼爽之至。

午後無事。雇車出遊。一路賞覽。頓覺泗水商業繁盛。泗水分商業住宅爲二區。商業區街道雖不甚廣。然車水馬龍。絡繹不絕。華人所設之商店什居其九。處身其間。竟忘其地爲荷人之爪哇。華人商業上之上進。與其到處奮門之精神。於此可見一斑。街道中汽車隨喚隨至。短程祇取價四角。又有一

爪哇著聞之佛塿（俗名婆羅婆陀）





爪哇之木偶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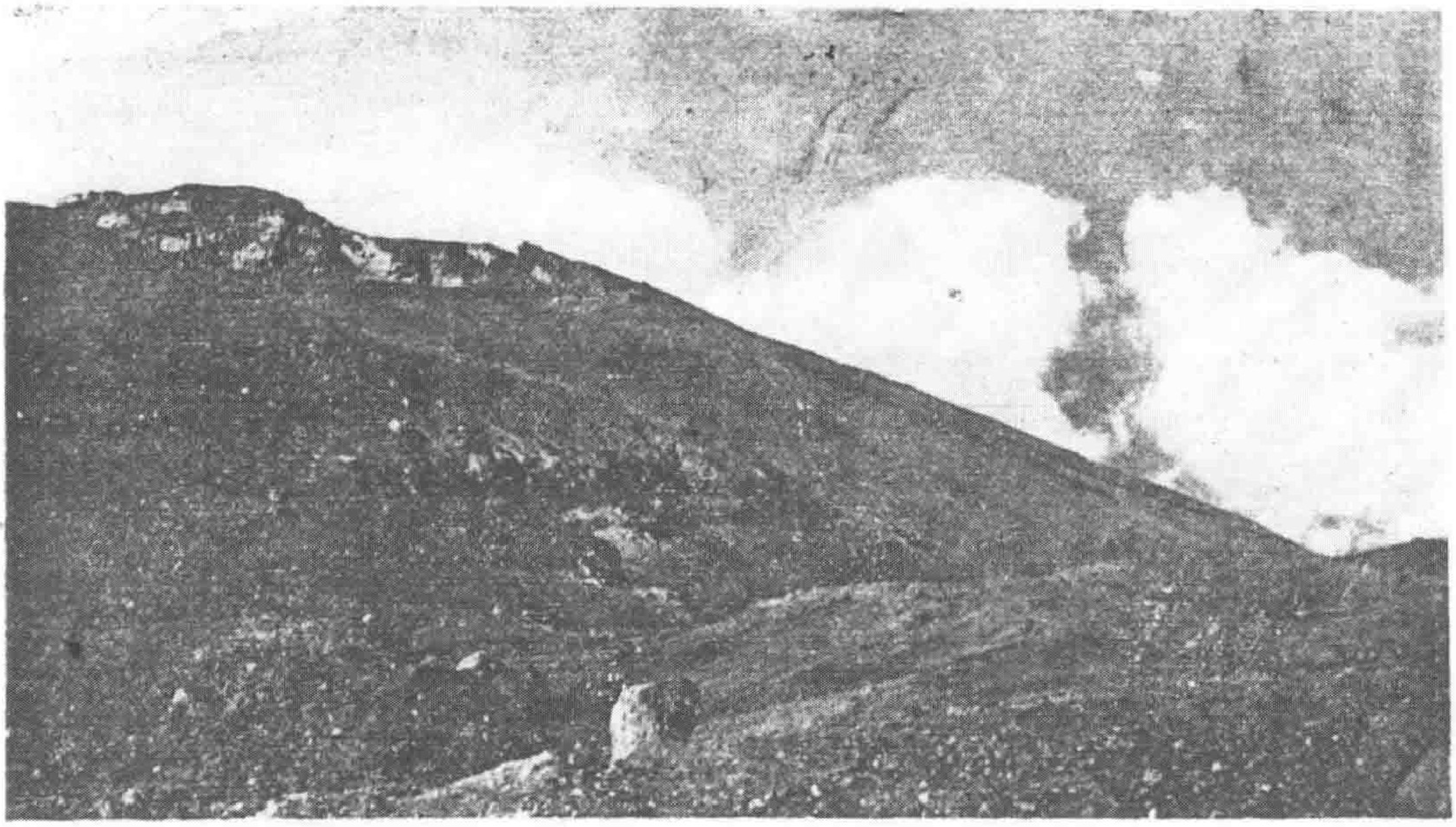
種兩輛馬車名「撒杜」。一種三輪汽車名「但毛」。價更廉。尤為別處所少見。住宅區範圍較廣。道路寬闊。兩旁遍植樹木。火車電車縱橫其間。西人住宅大都作平房式。四週繞以花木。宛若園林。門窗嵌以五彩玻璃。夜間燈火明耀。五光十色。幽雅美麗。餘如銀行旅館等高大之建築物。外緣盡塗白灰。光潔觸目。匠心獨具。

四時訪馮君鑑池。談半小時。即辭出。五時隨萬君至其寓所。屋高二層。面臨一河。萬君無妻室。故與二友同居焉。後承萬君介紹。得識華僑糖商林秋桂君。傾談之下。獲益非淺。旋承林君美意。邀飲於香港酒樓。一時觥籌交錯。談笑風生。菜肴之豐美。得未曾有。林君之盛情。至可感也。迨夜闌人靜。杯盤狼藉。始各盡興而返。探視時計已十一下矣。

二十四日　清晨六時即起身。早膳既畢。陳君以Grand Hotel房價過昂。欲遷至東亞旅館。余不欲拂其意。毅然從之。當付清上日房資。搬入東亞。東亞為華人所設。每日除三餐須自備外。房金僅二盾半。惟是設備甚簡陋。土妓亦雜居其間。穢氣觸鼻。骯髒不堪。一至其地。陳君即懊喪若失。獨余亦未始以為不可居也。既來之。則安之。土人之生活。或因此可以知其一二。

十時逛街市。購小鑽石數種。此物在泗水並不昂貴。又因地方太平。故首飾舖多以珍貴之金鋼鑽陳設窗中。大者如豌豆。即在夜間亦不晦藏。此皆荷人積年修明政治之成績也。

十二時赴馮君鑑池之宴。座中有王寶田廖潤生譚鐸鏗諸君作陪。酒半酣。馮君起謂余曰。君不遠千里而來。今日至此。當盡一大白。



施滿魯火山之巔

余感其誠。一飲而盡。不料席間諸君相繼强余飲。一時桮盞鏗然。幾醉而歸。

馮君爲泗水渣華經理。年三十餘。一英俊少年也。初從商於香港。渣華總理知其能。留挽其供職吧城多年。爲人好交遊。辦事尤敏捷。今擁是要職。誠可以大展厥才矣。

三時偕廖君潤生遊動物園。該園地廣數百畝。各種動物應有盡有。走獸如虎豹獅象狼熊猿猴猩猩野牛野豕獐鹿龍蛇穿山甲等。飛禽如鸚鵡孔雀鷹鳩鵰鶴鳳凰杜鵑黃鸝鴉雀等。搜羅宏富。設備周至。而尤以南洋特產而不能舉其名者爲多。流連其間。觸目爲眩。園中又有水族館一所。其設備之佳。搜藏之富。在南洋堪稱獨步。五光十色。美不勝收。奇鱗異甲。多至千餘種。死者以骸骨陳於櫥桌。鯨魚龜甲之物。無一不備。生者則置於以玻璃所造成之兩行長廊內。上通日光。中灌流動之水。羣魚上下自如。每格各十數尾。顏色之美麗。形狀之奇突。名目之繁多。筆難勝述。余等遨遊一小時。恍如置身水晶宮中。洵足樂也。

七時應王君寶田之召。敘餐於香港大酒樓。同座約十餘人。菜極豐美。與上海杏花樓相彷彿。惟價目極昂貴。一席需百盾左右。有粵妓兩人把壺侍酒。酒數巡。復佐以鴻鶯一曲。繞梁三匝。清越動聽。聞是乃尊敬上賓之意。席終每人各得十五盾以去。

十一時與陳君回東亞旅館。急急更衣赴浴室洗澡。以時宴及日間辛苦。擬早就寢。是以各事在十二時之前已料理完畢。登床後。須臾即昏昏入睡矣。

朦朧間忽聞咆哮聲起於隔室。初不解何故。及細聆之。在人聲喧雜中。似乎陳君是其主角。即披衣出視。果見陳君指手劃脚。正用其不倫不類之馬來話。向侍者索取廁紙。侍者亦以馬來話謂之曰。此間風俗不用廁紙。旅館中不備

此物。請君原諒陳君。因急於如廁不。能久候是。以大聲疾呼驚動四室。然此中情景。大堪令人發噱。

陳君不得已。乃以別物代之。其事始寢。

按土人食物亦以米飯爲主。素菜魚肉之類皆以椰油烹煑。食不用箸。惟以右手承而食之。最奇者如廁不用廁紙。便畢。即以左手挖去穢物。清水冲洗。習以爲常。恬不知怪。東亞雖係華人所設。然完全已馬來化。淴浴曰「冲涼。」侍者亦已名「雄岸司」矣。

二十五日　十二時偕陳君赴香港酒家午餐。點一湯一菜。所費竟達三盾七角半。合華幣七元餘。飲啤酒一瓶。需荷盾一盾一角。約華幣二元之譜。較滬上市價相差數倍。因回憶前昨二晚之席。勢非一二百盾莫辦。苟在滬埠僅數十元足矣。荷埠生活程度之高。令人咋舌。

一時半。余等與萬爾門君同乘其自備汽車直赴杜沙漄。一至郊外。即覺飛馳當空。萬慮皆消。沿途所見蔗田占十之四。稻田十之六。兩旁林木參天。大可數抱。槎枒交錯。古翠可愛。路邊田間均置有輕便鐵道。以便運輸甘蔗及農產直達工廠。查爪哇一島多產甘蔗。近年來糖業興盛。工廠遍地。中國南北各埠糖商均仰給於此。蔗田內工作甚忙。有許多人正在持鋤收獲。捆載裝車。工廠中機聲軋軋。以蔗葉爲燃料。以甘蔗製蔗糖。人民生計。是以到處裕如。土人之村落多爲草屋。四週環植蕉樹及椰樹。高可數丈。與矮屋相映成趣。吾人廁身社會。屋華廈。衣錦繡。食鮮肥。生活奢侈。交際繁複。苦樂懸殊。但鄉間空氣新鮮。一切生活縱然簡單。然天然之景緻。古樸之人情。與城市中驕奢淫佚之人。民較則又似乎可愛而又可親。矣

三時抵Pasa Rocan。該地以產糖爲大宗。每年出口。不在少數。惟現值商業不景氣之際。故多數糖廠。因困於經濟。相繼倒閉。河中躉船。什九無貨可裝。良可惜也。

少憩。即繼續前進。道路漸蜿蜒。不五斗米頃。則已身入深山矣。山形如S。盤旋其間。恍入迷宮。竟忘路之遠近。沿途樹木森茂。大可數抱。高達百尺。誠一大叢林也。林中土人結茅而居。聞余等至。羣來觀看。指手劃脚。呢喃作聲。惜吾輩不解土人方言。無以通款曲。否則當可作一番長談也。山腰多植玉蜀黍素菜等物。時雲霧瀰漫。平原上道路田野則已漠然不可辨識。

五時半至杜沙漄。杜沙漄爲山中一小鎮。其地高出海平線約六千餘尺。氣候常如春夏。日中熱度約七十左右。晚上則降至五十度。遊人須帶棉夾。誠一避暑之勝地也。昔嘗聞南洋苦熱。至是始知人言之不可全信。鎮上除土人外。有住戶數十家。均係華僑旅館。建築全仿西式。亦有爲華人經理者。余等寄居於客利飯店。聞係屬諸華人。價目單人爲每間九盾。雙人每間十一盾。飯食在內。萬君獨居一室。余與陳君同居一室。晚膳前與陳萬二君在山中作半小時之步行。長嘯一聲。萬谷響應。引領四望。只見岡巒起伏。蜿蜒百里。怪石嶙峋。峭壁千仞。洵奇觀也。

旋返逆旅。進咖啡一杯。談笑之餘。除讀幾張西報外。復與萬陳二君作半小時之球戲。八時進晚餐。十時就寢。今日暢遊一日。凡所接觸。大半關於土人之生活狀態。一路所見。使余印象極爲深刻。而覺其習尚之敦樸。風俗之溫和。令人傾羨不置也。

世界偵探名著

殘燭遺痕（五）

秦瘦鷗譯

第九章

親愛的米雷迭先生。

昨天我跟你開的那個小玩笑。不料却使我們不歡而散。真使我萬分的不安。萬分的抱歉。其實我對於你是始終非常欣佩的。所以我希望我們大家都不要把這件不幸的事情留在心上。而且還要請你給我一個謝罪的機會。

下星期之內。我希望你能夠上我這裏來吃一次飯。我順便可以介紹一個很有趣的脚色給你。那是喬奇甘瑞和君。他才從阿根廷回來。——今天早上。我才得到他的通知。——他這一次在阿根廷那裏。很有不少可貴的發現。

你是最寬洪大量的人。我相信一定會允許我繼續和你做朋友。甘瑞和君雖然並不知道我們這回事。可是我相信他一定能夠替我們做一個很得力的和事老。要如你真能許他這樣做。那末他這一次的旅行。雖然已使我化掉了許多的錢。我必將認爲是最值得的事情了。

你的最忠實的友人臘明敦凱萊謹上

凱萊把這封信摺了起來。塞進了一個信封裏去。然後一伸手撳動了桌子上所安着的電鈴。那一位使TX頗倒不能自持的女書記。便從外面一間屋子裏走進來了。

「請你教他們把這封信趕快送出去。何倫女士。」

她把上身微微一灣。站在旁邊候着。凱萊也從椅子上站了起來。開始在屋子裏來來回回的蹀躞。

「你可知道TX米雷迭嗎。」他突然發此一問。

「我聽到過他的名字。」這位少女的答復。

「他是一個意志極單純的脚色。」凱萊說道。「對於他。我的無往不利的戰略也許要失敗了。」

「什麼是你的無往不利的戰略呢。」他覺得凱萊說的話很有趣。不由露出了一絲笑容來。

「恐怖。」他直捷爽快的說了。

但是他的女書記似乎不甚明瞭。

「如果你把人家殺了一刀。他祇敎一些藥。便可以好了。」凱萊便給他詳細解說道。「如果你打了人家一皮鞭。他止了痛。也就忘記了。最好是盡量的恐嚇他。使他的心靈上充滿了恐怖和疑懼的感覺。惴惴然以爲必有天大的禍事要降到他或是他所心愛的人的身上來了。這樣的創痛乃是他所决不能消失的。所以說。恐怖是一個至尊無上的魔王。牠比酷虐的毒刑更可怕。更有效力。肉體上的痛苦是有限的。而恐怖却是一種心靈上的刺激。無論什麼人不能忍受。」

「這就是你的信條嗎。」她很鎭靜地問着。

「一部份而已。何倫女士。」他透着不自然的笑。

她漫不經心地把那一封信拈弄着。眼睛是看着地上。

「什麼時候才有使用這個可怕的戰略

的必要呢。」她很大胆地問着。

「在你要達到某一項目的底時候。便可使用了。」他很溫和地說道。「譬如我想要得到一件什麼東西。可是我竟不能依照平常的手續和方法去得到牠。而這件東西又偏是我所不可缺少的。爲着我的快樂。爲着我的舒適。爲着我的地位。我實在有不可不得到牠的需要。如其你能夠用錢去買牠。那是最好的了。如其我可以化錢買了別種東西。借着牠們的力量。可以得到牠。這也是再好沒有的了。如果利用我的某種功名。我可以得到牠。那我也决不惜此區區。然而這些都不能辦到。那末。惟有——」

他聳了聳他的肩膀。不再說下去了。

「啊。我知道了。」她點了點頭。很快地說道。「我想這就是那些嚇詐黨們的主義了。」

她的按語太尖利了。竟使他感覺到不高興起來。

「這三個字是我從不曾說過的。而且我也不歡喜聽人家說。」他有些着惱了。「尋常那些恐嚇黨們。祇爲着錢。」

「但是錢就是他們急需的東西啊。」何倫女士發出了很調皮的一笑。「照你方才的議論說來。他們也是出於無奈。儘有寬恕的可能。」

「這是一種下等人。」他極自大地說道。「依我看來。他們祇是些卑鄙的罪犯而已。他們就是整天跟TX在一起盤桓的脚色。可是TX這個人。」他像演說似的隨便變換着他的語調。「委實是我所十二分欽佩的。你也許不久就可以再見到他。因爲他或者要向你打聽關於我的行動。我覺得我很難告訴你——」

說着。他又把肩膀聳了一聳。而且還笑了一笑。

「當然。我决不能把你的事情告訴人家。」何倫女士很冷澀地安慰着他。

「現在我想把你的週薪再加二鎊。變爲五鎊。因爲你的工作。委實是非常的使我滿意。」

「多謝你。」這女孩子很不在意的答道。「可是我覺得三鎊已經夠了。」

她就這樣走了。使他很有些詫異。但是也並不着惱。

往常。如果有人拒絕了凱萊的好意和恩施。他就得認爲是一重侮辱。他和TX的不和。也因爲TX對於他的善意的殷勤的招待。太不重視的緣故。

他又把桌子上的電鈴揿了一揿。這一次是呼喚他的下人。

「斐斯。」他命令道。「今天有一位名喚喬奇甘瑞和的先生將要上這裏來找我。他是一個獨臂的人。你必須用心招待他。務必設法把他留住。因爲他的脾氣很古怪。不常肯守侯人家。但是我却務必要見到他。現在我出去走一遭。六點半鐘一定可以回來。你務必盡量的想種種方法留住他。侯我回來。你可以把他引進圖書室去。也許他就肯守侯我了。」

「很好。主人。」這位很頗有禮貌的侍者唯唯地應了。「你要不要換一套衣服再出去。」

凱萊搖着頭。表示無需。

「我就這樣出去好了。」他說道。「把我那件皮大衣取來。這樣可惡的天氣把我凍

死了。」他望窗外那一條陰雲密佈的街上看了一眼。混身就有些震顫起來。「小心着。不要讓爐火熄滅。再把我的緊要的信件安在我的卧室裏。替何侖女士整備晚飯。」—

斐斯隨在他的後面。送他坐上了汽車之後。便把那一襲皮大衣替他披在膝蓋上。順手又帶上了汽車門。然後才回進屋子裏來。凱萊一去。他的行動便不再像一個忠誠的僕人了。他第一步是回到凱萊的書室裏去。把許多的字紙收拾起來。這還是他的分內之事。並不曾越軌。可是第二步却就出乎常理了。雖然凱萊確是很信任他。但也不曾允許他可以隨便翻弄那大書桌上的抽屜。而斐斯竟不時的在偷偷地翻弄。

凱萊對於他的下人相待得很特別。當他最高興的時候。往往會很親熱地喊着斐斯的名字「弗來德。」像一個朋友一樣。不過這是不常有的。通常他總是很莊嚴。而且常把極豐厚的小費賞給他們。有時竟比他們的薪工還多。

斐斯先生今天又照例的偷翻着凱萊的抽屜。好半晌沒有什麼發現。後來他打開了那支票簿。才知道他的主人昨天剛從銀行裏提出了六千鎊的現金。這一點是使他很興奮的。他急急地運用着他的腦神筋。但是他還不很安心。忙覺到那圖書室中去偷看何侖女士的動靜。其時這位女書記正在繕寫凱萊的私信和答復許多窮人們要求周濟的函件。

他先給爐子裏添了些煤。又向何侖女士請問有無緊急的差遣。然後再退出來。繼續去搜索。這一次他是到了凱萊的卧室裏。那保險箱是他所不敢嘗試的。可是另外有一具小的箱子裏面是凱萊藏着每天早上所收到的要信的。然而斐斯偷看了幾封之後。並沒有什麼結果。

貼近那床沿有一張小桌子。上面安着一架電話機。這是常通蘇格蘭警場的。凱萊也曾告訴過他的下人。所以斐斯每次看見這電話機心上總有些不自在。

「神秘的希臘人」他隨口咀咒着。

他旋過身來。又望那掩上着的門的背後端詳了一會。這門後有一條鋼製的短門。一端嵌在一個鐵鈕裏。這鐵鈕是用螺旋釘釘在門框上的。斐斯很小心地抓住了一個握手。把那鋼閂放下來。擱在釘在門上的一個鐵鈕裏。這樣門就緊緊地閂上了。

「神秘的希臘人。」他又唱了一句老調。同時便把那鋼閂拉回了原位。打開門走將出去。順手又把門掩上。他一面走下樓去。一面蹙緊着眉尖。默默地思索着。

才走到梯的中間。已有一個凱萊的女下人奔將上來了。

「下面有一個人要找凱萊先生。這是他的名片。」女下人的報告。

斐斯便打她所捧着的盤子裏檢起了那一張名片來。一瞧。是「喬奇甘瑞和旅行學會會員」十二個字。

「讓我去招呼他。」他突然又興奮起來。

他瞧那一位客人還在廳上站着。

這個人是極容易惹人注目的。他的古怪的服裝和離奇的容止。都極觸目。他披的是一件棋盤格紋花的厚大衣。戴一頂高冠。後腦和臉的下半部密佈着蓬蓬鬆鬆的鬍鬚。他不時用手捋着。自己還在喃喃地自語。同時似乎很輕蔑地望那掛在大理石的壁爐

上面的一幅凱萊的畫像看了一眼。他的鼻子上夾着一副很大的眼鏡。在一面的脅下。挾着兩本極厚的書。因爲斐斯的眼光格外銳利一些。所以還看見在那厚大衣的裏面。這人穿的是一套很皺爛的藍衣服。和一雙很大的長靴子。

這位客人也望斐斯看了一眼。

「替我把這兩本書接去。」他很粗暴地命令着。

斐斯來不及的伸手過去。但是他立刻覺得很奇怪。何以這個人並不把他的手臂放鬆一些。或是舉高一些。使自己容易接呢。無意間他的手肘撞到了這人的衣袖上去。他覺得似乎是撞在一條木頭上。分明這是一支假臂。這一點果然證實了。他瞧這人把右臂伸過去。將那假製的左臂推了一推。恰巧插在他的左面的衣袋裏。

「凱萊呢。」這位生客很不和氣地問着。

「他立刻就可以回來了。先生。」斐斯很恭順地答道。

「他可是出去了嗎。」這個人立刻大聲喊道。「那我可不能等候。他忙的是什麽鬼戲。在這時候又出去呢。他已經有三年工夫可以出去了。」

「凱萊先生也急着要見你。先生。他告訴我到六點鐘準能回來。」

「六點鐘。呸。」這個人很焦燥地說道。「我爲什麽要等他到六點鐘呢。」說着。他又極粗野地把自己的亂鬚拉了一把。

「啊。六點鐘。你告訴凱萊。我已經來過了。快把那兩本書還我。」

「但是。先生。他準可以回來。」斐斯竭力挽留着。

「快把書還我。」這個人不能忍受地咆、哮着。

他很敏捷地打衣袋裏把他的左臂拉了出來。又用一種熟練的手法。使這假臂屈成一個三角。斐斯沒法。勉强把這書替他塞了進去。讓他像先前一樣地挾着。

「告訴凱萊先生。讓我自己再來看他。你懂嗎。我高興就來再會吧。」

「先生。你能不能再候一會。」斐斯很可憐地請求着。

「再候一會。怕不能。氣悶死我嗎。」這人怒不可遏地喝道。「給你說明白些。我已經候了三年了。告訴凱萊。有工夫我自己會來找他。他不容想找我。」

這樣他就憤憤地走了。却又特別道地的隨手把門帶上。斐斯便急急忙忙的走進圖書室去。其時那女書記正在封發幾封要信。

「何倫女士。這事情是遭了。」斐斯很慌張地喊着。

「什麽事呀。斐斯。」這一位美麗的少女便抬頭起來問着。

「方才來了一個客人。要見凱萊先生。他是凱萊先生特別的急着要見的人。……」

「啊。那是甘瑞和先生嗎。」何倫女士已猜到了。

斐斯便點了點頭。「不錯。小姐。但是我並不能把他留住啊。」

她嚙着嘴唇想了一會。

「當然凱萊先生是要着惱的。不過這已是沒有辦法的了。你方才爲什麽不叫我呢。」

「他急躁得比什麽人都厲害。我簡直來不及請你。」斐斯自已也不由笑了。待他下

次再來我一定就請你去。」

她微微把頭一點。

「你要什麼東西嗎小姐。他已走出了門口。又回頭來這樣問着。

「凱萊先生告訴你什麼時候可以回來。」

「六點鐘小姐。」斐斯的答復。

「這裏有一封緊急的信要送。」

「待我替你招呼一個送信的人好嗎。」

「不。我想他去不妥當必須你自己送去。」平常時候。凱萊有緊要的信往往也是叫斐斯去遞送的。

「好。那末我自己去吧。小姐。」斐斯唯唯地答應着。

他心上也覺得很高興。因爲方才的事情。使他很擔心。湊這機會去了。也許可以逃走一場責罵。何倫女士便把那封信授給了他。他瞧那地址是「白宮蘇格蘭警場特務部TX米雷送先生。」

他便很小心地把這信藏了起來。自去更換衣服去了。雖然這屋子是這樣的大。但是凱萊却並不雇用多少下人。就祇一個管家和一個女下人替他料理着全部的家務。這女下人是兼管着洒掃奔走和看家的三件工作。

斐斯走後。何倫女士還是坐在圖書室裏整理着那些信件。其實她的一顆心何嘗在這些紙張上。她靜聽那大門撲的一響閣上了。便打開了一扇窗。低頭看着那在街上走的斐斯。一直看到他不見。於是她就推上了窗。忽忽地奔下樓望那廚房裏走去。

這所廚房也是一間很大的屋子。頂是圓形的。裏面有很大的鍋竈。不過近來是不常用了。因爲凱萊從不在家裏吃飯的緣故。何倫女士也已上這裏來過幾次了。當她走進去的時候。那女下人——她還兼着烹飪的職務！——便來不及的站起來迎接。

「你是難得上我這裏來的小姐。」她含着笑表示歡迎的意思。

「我想你大概是很寂寞吧。裴媽。」這一位少女很誠懇地說着。

「真是寂寞極了。小姐。」這女下人喊道。「我天天坐在這裏靜候着一分一秒的過去。尤其是那邊一道門。使我更覺得難受。」

「那是凱萊先生的藏酒窟。除掉他就沒有別人進去過。我知道他的確是時常進去的。因爲我有一個當警探的兄弟。教了我一個試驗的方法。教我把一條細棉紗線縛在鎖的上面。第二天果然就斷了。」

「凱萊先生告訴我他在那裏藏着許多祕密的信件。」這一位少女很鎮靜地給她解釋着。

「啊。真的嗎。」這女下人很懷疑地笑道。「我但願他也把牠像下面一層一般地堆砌了起來。不然。我坐在這裏總有些胆寒。彷彿瞧見那門忽然開了。我們舊主人的鬼魂從裏面走出來了。啊。小姐。他是死在菲洲的呢。」

何倫女士不加可否地笑着。

「現在我要教你出去走一遭。」她很和靄地說道「爲的是郵票不夠了。」

裴媽很快樂地接受了這個使命。便端端正正的戴上了一頂帽子。——因爲她要人家知道自己是一個闊人家的管家婦的緣故——代着錢走了。其時何倫女士已回到樓上來了。

她又從窗口上目送那管家婦漸漸地遠

去待到望不見影跡之後。她便極敏捷地打自己的手提袋裏檢出了幾柄簇新的鋼匙來。緊緊地握着，走出圖書室。飛步望凱萊的臥室奔去。一進門。便站到了那大保險箱的前面。

不消兩分鐘。箱上的門已開了。她便瞧見了這箱的內容。原來裏面還有四只一般也是鋼製的小抽屜。下面兩只而且是並不曾鎖上。可是裏面所安的全是凱萊在亞爾朋地方所有的田產的契據。沒有注意的價值。再瞧上面兩個却是全鎖上着。可是她早已有了充分的準備。不費什麼力。又打開了一只。不料翻了一會。依舊找不到她所搜尋的目的物。忙再試第二只。當她把這末一具抽屜拉開來的時候。她的手指已在顫抖着了。因爲這是她最後的一絲希望了。

這抽屜裏是滿堆着許多珠寶盒。她少不得逐件逐件地翻着。最後。果然發現了三個月來她所念念不忘的目的物了。這是一個外面包着摩洛哥紅皮的方盒子。她一找到便緊緊地抓着。很得意的一笑。

「必竟是找到了。」她忍不住這樣喊着。不料同時就有一條手伸過來。摟住了她的手臂。慌得她急回頭去看時。原來就是凱萊。他還像往常一般地堆着很可愛的笑容。

第十章

她覺得她的腿是在抖了。差不多像立刻要暈倒一樣。但是她還竭力的鎮定着。眼睛裏發出一種很堅毅的威力來。

「讓我先把這東西取回去吧。何侖女士。」凱萊的說話依舊極柔和。可是他畢竟用跟搶一般的暴力。打她手裏奪還了那一具小匣子來。仍把牠安在抽屜裏。再將保險箱的門鎖上。

「這樣看來。」他似乎是感慨般的說道。「我又得另換一口新的了。」

他始終不曾放鬆這少女的手臂。一直把她拖回了圖書室才放手。他把雙手交叉在胸前。就在這少女和門的中間站着。清秀的臉上。露着一種冷靜而輕蔑的微笑。

「我有許多方法可以處置你。」他慢慢地說道。「當我那一個故意被你遣出去的下人回來之後。我就可以把你送上警察所去。這是第一個方法。或者就讓我自己來處罰你。」

「既然我是犯了罪了。你還是送我上警察所去吧。」何侖女士的冷靜的答復。其時她已不像先前一般的恐慌了。她把身子靠着寫字桌。目不稍瞬地望凱萊看着。

「我倒不喜歡看見那些穿制服的人。」他踟躕不決地想着。同時門上有人輕輕地叩了一下。他便旋過身去。拉開了一半的門。向門外的人很簡短地說了幾句話。立即又關上。手裏却多了兩頁郵票。

「我覺得我不必要他們幫助我。我還是自已處罰你的好。在這樣特殊的情形之下。他們顯然決不能幫助我。不但你並不畏懼他們。而且說不定你就是他們的間諜咧。如果我猜你是TX米雷迭的黨羽。大概是不會錯吧。」

「我從來也不知道米雷迭是誰。」她也不急於自白。祇坦然答道。「老實給你說。我確是和警探方面全無關係的一個人。」

「不要管他。」凱萊極堅決地說道。「瞧你的樣子。你對於他們一定是不甚畏懼的。

所以我決意不使這件事情經過法律的手續了。待我想——」他用力嚙着他的下唇。悄悄地運用着他的腦神筋。

她一半坐一半站的候着。一些也沒有恐怖的表示。可是她的一顆心是開始震顫了。因為她已經足足費了三個月的工夫。從事於這件事情。所遇的困難。遠出預料之上。可是在將要大功告成的當兒。終於是失敗了。這是多麼痛心啊。所以此刻她的心上已沒有什麼恐懼。衹是一片的失敗的創痛和孤立無援的悲哀而已。

「要如我真把你送到了警察所去。你的名字當然立刻就會在各報上披露出來了。」凱萊低聲說道。「也許你的照相就會在星期畫報上見到。」他懷着一種希望這樣恐嚇着。

「這些我都不怕。」她很安閒地笑着。

「不錯。我就擔心你不怕。」他一步一步地向她逼過來。差不多要逼迫她打後面的窗口裏跳出去了。突然。他又搶前幾步。猝不及防地將她摟着。很貼緊地摟着。她還不曾猜到他的用意之前。他已低下頭來。很溫柔地將她吻着。

「不許叫。再叫我就再吻你。」他並不高聲地說道。「老實說。我已打發裴媽再去買郵票去了。這一次我特地叫她上郵政總局去買。

「讓我去吧。」她氣喘喘地的掙扎着。

這麼一來。他才發現她是很害怕了。他不由發狂般的大笑起來。他覺得委實是得意極了。

「你這才怕了嗎。」他故意調笑着說話還是很低「現在。你怕了嗎。你要如再叫我就再吻你。你聽見沒有。」

「看在上帝的面上。請你放我去嗎。」她衹有哀懇了。

他覺得她在自己的懷抱裏很劇烈地顫抖着。便微微一笑。驀地把她放了。她便倒身望那一柄旋椅上撲了下去。混身差不多全顫動了。

「現在你可以告訴我誰遣你來的了。」他又很刻薄地說道。「你畢竟為着什麼事情上我這裏來。我簡直從不曾疑心過你。我以為你是一個無意求偶。但求有立的具有特殊的天賦的女子。萬不料你竟是存心來充奸細的。好聰明。真聰明。」

此刻。這個可憐的少女所懷的唯一的希望是裴斯能夠馬上回來。她覺得他是世界上僅有的一個人。可以把她從這危難重重的惡勢力中救出去。她現在真是恐怖極了。因為凱萊真有她所不曾估量到的陰狠和凶暴。他決不會可憐什麼人。他絕對沒有誠意和善念。

他似乎已猜到了她的心事。慢慢地又走到了她的近身來。

「你也不必驚慌。我的親愛的小朋友。」他呵呵地笑着。「你衹須依着我的話走就是。現在我要你跟我一起下樓去。起來吧。」

他就半拉半拖地把她牽了起來。並着肩。走出圖書室。直望樓下走去。何侖女士也不急着要知道凱萊打算把她拖到那裏去。她衹一言不發。他隨着走。也許她很想掙脫了凱萊的手逃出街上去。但是她覺得凱萊的手真和鋼爪一般的有力。簡直不用想掙脫。而且她也知道這樣走。未必一定安全。將要走進廚房門的時候。她突然站住了。

「你打算拖我上什麼地方去啊。」

「我要把你送進一間最安全的小屋子裏去。」他還是神色自若地笑道。「我覺得最妥當還是把這件案子交給警察所去辦理。我立刻就會出去找一個警士來了。」

凱萊引着她一直望那藏酒窟走去。

拉開了那扇笨重的木門。裏面便現出了另外一扇門來。外邊一扇門的背後。和裏面一扇門的前面。都有鐵皮包着。但是她也不及再注意旁的東西了。因爲凱萊已用力把她推進了黑暗中去。接着他又旋亮了電燈。

「我也不用說你。——」他正想說幾句話。她突然發狂似的想衝出去。他便猛力一推。又把她推了回去。她再想叫喊。已給他推上了門。緊緊地把一支强有力的手掌。掩住了她的口腔。

「我已經警告過你了。」他厲聲呼叱着。

她瞧他的臉上。已佈滿着一重殘忍的暴怒。他那秀美得像仙人一般的面目。立刻變得像魔鬼一般的狰獰了。再沒有比他可怕的了。她不由嚇得四肢綿軟。悠悠地暈過去了。

×……×……×

待她醒過來時。凱萊已經走了。門也關上了。她自己是躺在一張鋪得很整潔的床上。她便一骨碌站將起來。一瞧這間藏酒窟倒是一間收拾得很潔淨的屋子。四面的牆壁。都漆着白色。天花板上。裝着一對電燈。射出很充分的光來。屋子裏還有一張桌子。一張圓椅。和一架洗臉盆。空氣也很舒暢。顯然是打一種隱藏着的通氣管裏傳導進來的。不錯。這真是一所最安全的幽囚室。她的第一重恐怖是凱萊以前曾否也利用過這所地窟。做他的私人的獄舍。

在最裏面的一端的牆壁上。另外有一扇門。她便奔過去。想把牠拉開。可是費了許多力氣。却不曾動得絲毫。她突然記起來了。她自己的衣帶上還縛着一具小小的皮袋。這裏面所有的是一柄小刀。幾許嗅鹽。和一副剪刀。這剪刀是他每天用以裁剪各報上所載的有關凱萊底新聞的。

這幾件小東西現在是變爲她的唯一的利器了。她先把她們安放在桌子上。低下了頭儘想。她覺得以前似乎曾經聽人提起過這個藏酒窟。如果她能夠想起那幾句話來。一定是很有益的。

果然一轉念間。便給她想起裴媽的話來了。裴媽說。他們主人的藏酒窟共有兩間。一上一下。不過下面那一間已廢而不用。給凱萊教匠人砌塞了。據說底下這一間裏還有一座盤梯。可以走上地面去。她想也許那裏就有一條出路。同時她還很堅決地估定在這上面的一間和底下的一間的中間。必有相當的溝通。

於是她就頓時興奮起來了。忙在這一間地室裏。仔細的察看。

底下的地板顯然是水門汀所澆成的。上面鋪着一重很薄的草蓆。她便從門的旁邊起始。慢慢地把這草蓆捲將起來。捲起了一半。却並沒有什麼特異的痕跡發現。因爲她再要想捲起其餘一半的草蓆的緣故。她打算先把那張桌子移去。不料這桌子是釘住在牆上的。她費了好多力氣不能動得分毫。便俯下身子去仔細一看。原來這桌子還是在地上已鋪了草蓆以後。才這樣裝就的。

她覺得這張桌子委實沒有釘住在牆上

的必要。便握着一支小拳頭。用力望桌子底下的一方地板上敲去。這一敲便敲出毛病來了。她聽這聲音似乎是很空的。她的心很快地跳着。但是她並不害怕。她立刻跳起來。捨了那一柄小刀。用力裁割着。

不消幾分鐘。果然露出一個機關來了。那是一個鐵環。她就用力把牠一拉。這一拉便有一個大窗洞顯出來了。她便定神往下面瞧去。下面也有一片黯淡的燈光。似乎是從遠處反映過來的。

靠着這窗洞有一段不很長的木梯。她遲疑了一會之後。便毅然決然的走將下去。

底下這一間藏酒窖的面積彷彿比上面那一間略小一些。她所瞧見的燈光是從裏面一間屋子裏射出來的。這間屋子的上面。大概就是那所大廚房。她便踮起了足尖。很小心地跫過去。她所見的第一間屋子是收拾得非常整潔的。地上鋪着很厚的毛氈。有沙發。有書櫥。還有一盞角燈。這裏必然就是凱萊的密室了。再走進去。另外還有一間並無門戶的屋子。其時她的眸子已在黑暗中習慣了。雖然那一間屋子並不像外面這一間一樣的裝着什麼燈。可是她也絕不費力的看清楚了。原來是一間佈置很奢華的浴室。

她看了一會之後。便循着原路退出去。才走過了那一間鋪着很厚的地氈的屋子。突然她的足尖撞到了一件絕硬的東西。她忙俯下身去張着手亂摸。立刻。她的手指就和一條鐵鍊接觸着了。這時候她也不能再支持了。來不及的連退幾步退到了裏面一間屋子的門邊站着。恐怖罩住了她的全身。她也不知道將有怎樣可怕的東西。出現在她的眼前了。就在這時候。那邊又發出了一種聲音來。使她格外的恐怖。以致於連牙齒也抖起來了。

那是一種悲號。很長的悲號。而且還極劇烈地震顫着。她聽了真有些毛髮悚然。但是她抖一抖精神。發狠反往發出這聲音來的那一邊衝去。那裏也有一扇門。衝到這門邊。裏面的情形便呈露在她的眼前了。

她的眸子是睜得不能再大了。嘴唇也一樣地張大着。

「啊。上帝。」她已失却了她的自主力。忍不住狂喊道。「倫敦。……二十世紀的倫敦。……」



沒有說笑話怎麼會笑呢

秘密谷

第八回

裂土分王仙山非樂國
烹茶享客素女起凡心

張恨水

康百川無意的讓秘密谷女郎朱學敏。碰了一下。在他的觸覺上。便有了一種新異感覺。當了許多老先生在座。不免將臉紅了。就向她道。謝謝。但是我實在不會喝酒的呢。學敏已經是把他的杯子斟滿了。却不肯把酒壺放到便處去。將壺微微的抱在懷裏笑道。這位先生。先喝完這一杯罷。我們這裏的規矩。就是這樣。斟的第一杯。客應該喝完了。讓主人好去敬第二個客。百川想着。這話也許是真。因之並未加以考慮。就端起杯子來。一飲而盡。學敏笑着。又向他斟下第二杯去。康百川因爲她這一套手續已經完了。無須乎客氣。也就安然坐下。可是看看學敏給別人斟酒時。也只一順斟了去。並沒有喝過第一杯。再斟第二

一六—二五七

杯的那種規矩。這就忍不住向學敏問道。朱小姐。既是貴處的風俗。應當先喝第一杯的。爲什麽剛才斟酒。並沒有請大家喝第一杯。學敏笑着。却沒有說話。朱力田笑道。康先生上了山裏頭女孩子的當了。她因爲聽到說康先生不會喝的。她故意這樣說着。看你究竟是會喝酒不會喝酒。彬如向歐陽樸道。天下事都是如此。不問山裏山外的。歐陽樸聽他說天下事都是如此。這却有些不解。天下什麽事都是如此。倒不覺的向他發愣。余侃然却明白了。他說的是男子總要被女子征服着的。於是向彬如點了兩點頭。百川一看這情形。簡直要把自己。當諸位先生一個論題。這就只得立刻把話牽扯開來。用筷子挑着魚道。這山上也有魚。真是什麽東西都全備了。朱力田道。原來山上是沒有魚的。在我們祖先到了這山上來三年之後。才到山下去。帶了魚苗到山上來養着。就傳到了現在了。彬如道。由種種的設備上看去。好像原來到這山上來的人。一上山之後。就不預備再下山的了。朱力田道。原來到這山上來住的時候。我們祖先也不過打算暫時避亂。所以還常常下山去。後來有兩三年。我們這山上什麽東西都有了。一不納錢糧雜稅。二不抽丁當兵。三不受官吏剝削。四不興訟。五不逃兵災。天下那裏再尋這樣的樂土。因之我們的祖先。推出十位年高德重的人。議定了在山上居住的規章。大家在這山上做一個世外之人。在一邊要斷絕山外人進來。一邊也就要斷絕山裏人到山外去。於是就把山河岸下通這裏一個洞口堵死了。彬如道。前面有座石壁。刻了一行崇禎年月封的字樣。那是什麽意思。朱力田道。諸位既然進來了。這話我們也就不妨實說。我們祖先把洞口雖然堵死了。總怕山外的人。還會尋了來。所以在山河外邊遠遠的就刻上這一行字。讓人家在那裏去找門。當然是找一百年也找不出來的。這是我們故意佈的疑陣。至於那石壁上究竟刻了些什麽字。就是我長了這大年紀。我也是不知道。說着。就連連摸了兩下鬍子。彬如道。這樣說。在這二百多年中。山裏山外。就是完全消息隔斷的了。朱力田道。在七八十年前。這山澗外來過兩個和尚。我們在山崖上樹叢裏偷看着他。見他向山上磕頭禮拜。好像是把我們這裏當

了神仙洞。以後也就不見再有人來了。侃然笑道。正是如此。你們山上沒有人來。一半是爲了這山上實在無路可上。一半也就爲了山外人都把這裏當了神仙洞。不敢前來冒犯。可是話又說回來了。當神仙也不過是無掛無礙。不愁飢寒。你們也就和神仙無異了。朱力田道。我們的祖先。樣樣事都替我們想到了。我們只要享福而已。可是說來說去。他們還有一件事不曾想到。是一件什麽事呢。就是這山上的地方有限。我們在山上的人。一代傳一代。一代多似一代。這無限的人。慢慢的可就有些無法住下來。因爲我們這裏。穿衣是自己種麻種棉。吃飯是自己種麥種稻。山上氣候又涼。不像我們在書本上看來的話。可以種這樣種那樣。四時不斷。現在我們算盤打得很精細。全山沒有一寸空地。差不多住家人家的院子裏。都種起糧食來。說着。舉起酒杯子來道。這還去年春天釀的酒。去年下半年。就不許釀酒了。我們大家。也在這裏想着。再過二十年。就是山下人不尋到山上來。我們也免不了要到山下去的。歐陽樸笑起來。向侃然道。老余。你瞧。小處可以見大。這山頭上也引起了人口過剩的問題。要到山下去尋殖民地了。侃然道。那麽。山外人所宗拜的神仙。一樣是帝國主義者。朱力田對於他們所說的話。却有些不大了解。就笑道。各位以爲我們這裏的人。也不是好人嗎。侃然一想。這可難了。要對十八世紀的人物。解釋這帝國主義者一句話給他聽。這可與小學生講起哲理來一樣了。只得笑道。不是那個意思。說就是作了神仙。一樣的還是要找飯吃。朱力田道。假如神仙都是像我們這種人的話。神仙也同惡鬼差不多。這一句話。說得全座的客人愕然了。都不免望了朱力田。他用手連摸了幾下鬍子。才從容的道。我們這山上由四百個祖先傳代。現在有五千人了。人一多了。這裏面自然也就良莠不齊。我們祖先曾立下了罰規。凡是在山上的人。無論男女。只要犯了這罰規上的罪。輕的關在山洞裏。重的驅逐出境。侃然笑道。這就奇了。驅逐出境。你們這裏的境。怎樣出得去呢。朱力田道。因爲這裏的境。是出不去的。所以這種刑罰。是最重的了。在我們這山前。有一道山河。河裏的水雖不大深。可是河身離着山崖。大概有兩三里路。我們想

着。這一道河水。一定是通到山外去的。至於人是不是能跟了水走。這個我們可不知道。因之凡是犯了重罪的人。由我們村正審過了之後。里正再審一道。覺得他真有罪了。就由全山九個里正最後會審一堂。就判定了那個人的罪。用長繩細了他的腰和脚。把他由山崖上墜下河去。墜下去的時候。給他一把刀。讓他到了河岸上。把繩子割斷。自尋生路。二三百年以來。也放過上十個人下河去過。沒有一個人走了回來。也沒有一個人走漏了山上的消息。我想他們一定都是死了。所以驅逐出境。那就是我們在書本上套下來的斬殺大罪了。前年遇到山上一個荒年。我們全山上的人。大家集議了一回。以爲只有兩條路走。一條路。就是打開下山的洞門。下山去找飯吃。一條路就是把各家的糧食全拿出來。存在一個地方。由九個里正來管。算一算怎樣的節省。可以吃到明年新糧出世。這九個里正。我們叫九老會。九老會的話。是沒有人敢不遵的。商議了好多次。九老會都說我們這裏是世外桃源。書上記載着百姓受苦的事。我們這裏全沒有。我們能熬一天。就多熬一天。何必爲了一時的飢荒。毀掉了我們一世的桃源。於是九老會就決定了走第二條路。不想我們這裏有幾個强橫些的人。不肯把家裏的存糧拿出來。就聯合了一班有存糧的人。和九老會商量。請他另想別法。九老會以爲他們的話。若說出來沒有人奉行。那以後如何辦山上的事。就追究那爲首幾個人。要判他們驅逐出境的罪。他們聽了這話。更是害怕。邀合了一百多人。跑到山的西北角上去另立村子。九老會都是老人。管山上各事的。也都是老人。對這些强橫的漢子。就也沒有法子。而況山上向來與人無患。與物無爭的。我們這裏也並沒有什麼武器。若是要把這一百多人。一齊判他的罪。非全山人動手不可。恐怕是要傷人。二來這一百多人。有親戚好友牽連着。也不願意怎樣逼迫他們。只得隨他們去。不料這一容忍。就壞了事。那一百多人裏幾個首領越來越强橫。裏面有一個人叫蒲望祖的做了國王。將這裏的山地畫分一半去了。那一半地。隔了一道小山澗。地方大。人卻少些。因爲那裏山地多。不像這邊。隨處可以種糧食。所以耕作的人。三停有二停住在這邊。

這個僞國王。佔了那邊的地方。就畫了山澗爲界。不許這裏人過去。這不用說。已經是山上的叛民。我們非把他除掉不可。但是他有一半的土地了。有三停之中一停的人民了。捉他却是不易。因之他那邊練起隊伍來。我這邊也練起隊伍來。遲早是要打一仗。我們上了幾歲年紀的人。以爲我們祖先逃難逃到這裏。爲了是躲避戰爭。我們這樣一個小小的山頭。豈可以同室操戈。但是我們這邊的青年。也有了氣。一定要把那個僞國王提到方罷休。我們年老的人。只覺全山上天天都佈滿了殺氣。但不知那一天。要大禍臨頭。說到這裏。他又深深的歎了一口氣。歐陽樸道。呵呀。原來這神仙洞裏。還有這樣一番大交涉。這真是我們猜想不到的了。但是據我想來。你們這裏這件事。並沒有什麼難辦。只要兩邊的人。無論那一邊。退到山外去就是了。朱力田道。我們年老的人。都是這樣的想。但是我們退到山外去嗎。我們把祖先手創的事業。都交給了叛民。我們不甘心叫叛民下山去嗎。他們肯這樣。就不造反了。所以我們現在的情形。天天都怕有事故。好在我這邊人多。又實在有理。他們那邊的人。無非是受了那僞王蒲望祖的威脅。不得不作山上的叛民。果然有一天我們要掃除叛逆起來。他們或者也許是倒戈相向。所以我們這邊的人心還鎮定得很。他這一番話。大家都靜耳而聽。誰也不曾偶然扶起杯筷來一下子。這時學敏端起杯子來。向大家舉着。笑了一笑道。請喝酒。龍百川聽到這位老先生的話。不免深深的感慨着古人比喻着說。在蝸牛角上建國。也不免打仗。這樣看起來。真不會錯。有了人類。有了社會。就不免鬬爭。這倒不必去問地方的大小。他心中如此沈沈的想着。就忘了現時在作什麼。學敏端起酒杯子來喝酒。大家也就舉杯相陪。到了百川這裏。他一手斜靠了桌子。只管去呆想着。學敏放下自己手上的酒杯。即碰了一碰了百川的手臂笑道。這位先生在想什麼。喝酒呀。百川回頭看着。哦了一聲。連忙舉起杯子來。侃然笑道。你在想什麼。你覺得到這山上來的成績。還不壞嗎。這一句話。余博士實在是無所指的。不知何故。百川聽着。臉上就紅了起來。端起杯子。只管喝酒。歐陽樸在一邊冷眼看着。倒有些感覺。明是這個少年。

一六—二六一

對於同座的女子中情了。本來這山上的女子。在一個特異的環境之下。並不受舊禮教的拘束。是不嫌接近男子的。加之這位學敏女士天性豪爽。更是顯着親近的態度。一個正在需要異性來安慰的青年。如何經得住女子這樣的挑撥着。在這上面。可以知道百川侷促不安。面紅耳赤。那究竟爲了什麼了。歐陽樸這樣想着。也就不住的對了百川帶着微笑。百川又適用了那顧左右而言他的故智。就向朱力田道。老先生。我們在這山洞外。還有一大批工人。他們都是把這裏當神仙府。可不可以讓我們引了他們進來。朱力田手摸了鬍子。想了一想道。我想這倒也沒有什麼不可以。不過人來得太多了。這件事我就不能全盤作主。應當讓我去問明里正。就是諸位來了。我也應當去告訴了里正。再來款待。飯後。諸位且請在舍下小坐。我對里正說了。再引諸位前面大村莊上去。歐陽樸道。我們到了貴處來。一定守着貴山的規矩。我們一定在這裏恭候。不出大門一步。說時。大家吃完了飯。這老人竟自陪着兩個孫女收檢碗筷。吩咐兩個孫女在此陪客。自己却是拱手而去。學勤自向廚房裏去燒水泡茶。學敏在客堂裏陪客。彬如是在她下手的一張竹椅上坐着。笑向對面的兩位博士操着英語道。據我看來。這不是一個古典美人。乃是一個現代典型女性。你看她的體格。她的知識。她的性情。一切都是合乎她個人的環境的。侷然也操英語答道。你所說的。乃是說她爲人。但不知對於戀愛這個問題。是用古典式的。是用現代式的呢。彬如道。你不聽到她的祖父說嗎。山上是女多男少。大有陰盛陽衰的趨勢。在供過於求的形勢之下。我想女子不是山外面那樣。有男子去追逐之必要吧。侷然不由得舉起手來搔着鬍子道。假如是在這裏。男子要變成被動之一方面的話。我這鬍子。是否要剃去。有考慮的必要。這一說。大家都笑了。他們說的都是英語。學敏聽了。却有些莫明其妙。她以爲他們把話說快了。本來就是這樣難懂的。却也不曾加以注意。只是微笑着望了這四個男賓作聲不得。歐陽樸向彬如操着英語道。我要試試她。是不是懂得戀愛。說着。就掉過臉來向學敏道。小姐。我看你們這山上人。無論什麼事。都是很大方的。但不知男女之間。

也是一樣。交朋友嗎。學敏笑道。怎麼不能交朋友呢。我們不就是朋友嗎。歐陽樸道。我們這山外來的人。這又是一番情形。但不知在這山上。平常男女交朋友也沒有什麼分別呢。學敏道。沒有什麼分別。誰都可以和誰交朋友。歐陽樸道。我們在外面的人交朋友。對交情二字。可有個厚薄之分。比如我們今天和小姐初見面。已經認識了。這算是朋友。將來相處得久了。我們三個人。因爲歲數大些。和小姐說不攏來。這位康先主。和小姐同在少年時候。意思多半相同。那麼。這裏頭和那個友誼好些。和那個友誼平淡些。總要有個分別。學敏道。這是自然。我對各位先生可是一樣款待。歐陽樸道。我也是這樣比方說。康百川見這位老先生簡直指明了自己來說。這倒很有些不好意思。所幸自己是和學敏並排坐着的。臉上雖然有些害臊。學敏却看不到。他於是也只好用英語向歐陽樸道。這山上的人。腦筋是很舊的。我們說這種話。仔細引起一種什麼意外來。歐陽樸道。當然有意外的事發生。但是我認爲可以樂觀的。並不是悲觀的。說畢。他倒哈哈一陣笑了。那朱學敏雖然不懂他們說些什麼。可是看他們情形。分明是和年輕的一位客人開玩笑言談之間。幾位先生的眼睛有時都瞟住了自己。好像和康百川開玩笑。也拉住了自己。這就向彬如問道。你們好像在說一種笑話。你們自己說話。和我們說話不同。怎麼我一點都聽不出來呢。彬如笑道。我們和小姐說的是一種普通話說出來人人可懂。我們自己說話。說的是一個地方的土話。只有在那一個地方的人懂。學敏道。爲什麼不說普通話呢。爲的是怕我聽了去了嗎。彬如倒不料她一語破的。完全猜着了。便笑道。不是。不是。我們說話。這樣的說慣了。學敏聽着。就對着全屋子裏的人看了一遍。然後用嘴向百川一努道。只有這位先生。爲人老實。彬如笑道。你怎麼知道他老實呢。學敏道。我看樣子看得出來。歐陽樸向百川笑道。我不是說了。有意外也是樂觀的嗎。這話正是說得百川無辭以對。只得笑着站起來。昂頭去看天井外的日影。學敏道。呵喲。讓諸位在這裏空坐久了。怎麼我妹妹還沒有把茶燒了出來呢。說着。她就跑了進去了。不一會工夫。她和學勤捧了茶壺茶杯出來。斟了一茶杯。

兩手捧了。就直接送到百川面前來。因爲這個時候。百川不曾落座。還在屋檐下徘徊着呢。百川也只好兩手接了茶。連道。多謝。她却笑道。你在這裏。等的有些不耐煩吧。百川道。不要緊不要緊。好在我們同路有四個人。在這裏談談話。有茶可喝……說到這句。望了那三位先生。人家是並無茶可喝。三位先生呢。却是看着他端了一杯茶。同向着他微笑。百川道。三位先生還沒有喝呢。我來……學敏回轉頭來。不見妹妹。她道。她怎麼不倒茶。於是搶上前斟了三杯茶。遞給了三位先生。彬如又操着英語道。你們看這位姑娘的動作。決不是偶然的。假如這裏可算是神仙洞的話。我想是仙女動了凡心了。侃然摸着連鬢鬍子道。這裏大概都是女子追逐男子的。好便宜的事。我很可惜在沒有結婚以前。我爲什麼不來。歐陽樸道。仙女動了凡心。她是不管人已婚未婚的。這決不是我撒謊。在古兒詞上。可以找出許多證據來的。我們還不晚。侃然道。雖然如此。但是我老了。仙女豈能那樣不開眼。對周倉這一流人物。會動了凡心。於是大家相向笑了。學敏看看三位先生。又看看百川問道。他們說什麼笑話。這樣的好笑。你能告訴我嗎。百川道。沒有說什麼笑話。學敏道。沒有說笑話。怎麼會笑呢。還是請你告訴我罷。百川聽着。要實說呢。如何說得。不實說呢。一時又撒不出一個謊來。這倒讓他爲難了。

▲新醫藥家 ▲國醫藥家 ▲衛生學家不可不讀之醫藥雜誌
▲公共團體 ▲新式家庭 ▲各圖書館不可不備之衛生書籍
▲▲創刊於民國十八年▼▼ 褚民誼博士主編 醫藥評論
(内容一般) 本刊爲國內七十餘位新醫藥家博碩名彥褚民誼汪企張余雲岫夏慎初郭琦元宋國賓謝筠壽李挺身趙燏黃梁心周夢白等所組織之醫藥評論社 發行内分社評社論專著譯述常識等門其中言論不分新舊醫藥無不抉微擷妙加以新穎精確之記載予以公正嚴明之月旦關於我國舊有醫藥尤多科學之糾正提倡文字淺顯不落陳套凡我人手一編不啻聘一衛王顧問也「歡迎試閱」函索附郵五分即寄「定價低廉」全年二十四冊祇收大洋一元國外因郵費綦重每年二元五角來信請掛號幷用郵局匯票如寄郵票概作九折以一分四分爲限「定報地址」上海亞爾培路四百〇八號本社發行所

正太鐵路行車時刻票價表

站名	里程	票價	快車	慢車	站名	里程	票價	快車	慢車
石家莊		元	7.58	9.37	太原府		元	12.08	7.45
大郭村	9	.2		9.50	北營	9	.2		7.59
獲鹿縣	17	.3	8.20 8.22	10.04	鳴李	17	.3		8.12
頭泉	22	.4		10.19	榆次縣	26	.45	12.40 12.49	8.26
上安	31	.55		10.45	北合流	33	.6		8.49
岩峯	37	.65		10.55	東趙村	41	.7		9.03
微水	42	.75		11.03	段廷	50	.85		9.20
南河頭	44	.75		11.11	盧家莊	58	1.		9.37
南張村	52	.9		11.24	上湖	67	1.15		10.06
井陘縣	57	1.	9.27 9.29	11.35	馬首村	76	1.3		10.26
北峪	63	1.1		11.52	壽陽縣	83	1.45	14.48 14.50	10.38
南峪	67	1.15		12.01	芹泉	92	1.6		10.57
娘子關	74	1.3	10.04 10.19	12.17	測石驛	102	1.75		11.17
程家隴底	82	1.4		12.47	坡頭	109	1.9		11.29
下盤石	91	1.55		13.04	賽魚	115	2.		11.43
岩會	99	1.7		13.21	陽泉	122	2.1	16. 16.15	11.56
亂流	109	1.9		13.44	白羊墅	128	2.2		12.19
白羊墅	115	2.		13.57	亂流	134	2.3		12.33
陽泉	121	2.1	11.47 12.01	14.09	岩會	145	2.5		12.52
賽魚	128	2.2		14.47	下盤石	152	2.6		13.06
坡頭	135	2.3		14.58	程家隴底	161	2.75		13.25
測石驛	141	2.4	12.50 13.	15.15	娘子關	169	2.9	17.40 17.41	13.43
芹泉	151	2.6		15.58	南峪	176	3.		14.02
壽陽縣	161	2.75	13.50 13.52	16.19	北峪	180	3.1		14.10
馬首村	167	2.85		16.34	井陘縣	186	3.2	18.14 18.16	14.22
上湖	176	3.		16.51	南張村	192	3.3		14.33
盧家莊	185	3.15		17.07	南河頭	199	3.4		14.45
段廷	193	3.3		17.26	微水	202	3.45		14.51
東趙村	202	3.45		17.42	岩峯	206	3.55		15.00
北合流	210	3.6		17.57	上安	212	3.65		15.12
榆次縣	218	3.75	15.25 15.35	18.11	頭泉	221	3.8		15.22
鳴李	226	3.85		18.34	獲鹿縣	227	3.9	19.16 19.19	15.37
北營	234	4.		18.47	大郭村	235	4.		15.57
太原府	243	4.15	16.07	19.02	石家莊	243	4.15	19.42	16.13

附註表內所列票價係三等價至於二等須照此加一倍頭等則加二倍

上海至歐洲船期表

滬開日期	船名	英文船名	公司	抵歐日期	入口商埠
八月一日	孟羅總統	President Monroe	大來	九月十一日 十三日	諾拿亞 馬賽
八日	拉浦打拿	Rajputana	大英	八日 十五日	馬賽 倫敦
十日	康悌羅素	Conte Rosso	意郵	九月三日	威尼斯
十二日	大達南	D'Artagran	法郵	十六日	馬賽
十五日	范勃倫總統	President Van Buren	大來	廿五日 廿七日	諾拿亞 馬賽
廿二日	賴欠	Ranchi	大英	廿二日 廿九日	馬賽 倫敦
廿三日	孝勃倫士	Coblenz	北德	一日 十月十八日	諾拿亞 漢堡
廿六日	安特力朋	Andre Lebon	法郵	九月廿九日	馬賽
廿六日	愛尼斯	Aeneas	藍烟囪	九月卅日 十月七日	馬賽 倫敦
廿九日	茄菲爾總統	President Garfield	大來	九日 十月十一日	諾拿亞 馬賽
九月一日	克爾摩蘭	Kulmerland	亨寶	五日 七日	諾拿亞 漢堡
五日	客賽琪	Carthage	大英	六日 十三日	馬賽 倫敦
九日	佛力士羅素	Felix Roussel	法郵	十三日	馬賽
九月十二日	康悌浮地	Conte Verde	意郵	十月六日	威尼斯
十二日	泡克總統	President Polk	大來	廿三日 廿五日	諾拿亞 馬賽
十九日	拉米薛士	Ramses	亨寶	十月廿八日 十一月十日	諾拿亞 漢堡

滬開日期	船名	英文船名	公司	抵歐日期	入口商埠
十月十九日	納爾達拉	Naldera	大英	十月廿日 廿七日	馬賽 倫敦
廿三日	寶島斯	Porthos	法郵	廿八日	馬賽
廿四日	沙不登	Sarpedon	藍烟囪	十月廿六日 十一月一日	馬賽 倫敦
廿六日	亞搪士總統	President Adams	大來	十一月六日 八日	諾拿亞 馬賽
十月七日	杜堡	Duisburg	亨寶	十一月六日 十九日	諾拿亞 漢堡
三日	孝夫	Corfu	大英	三日 十日	馬賽 倫敦
七日	阿拉米斯	Aramis	法郵	十日	馬賽
十日	康悌羅素	Conte Rosso	意郵	三日	威尼斯
十日	哈立遜總統	President Harrison	大來	廿日 廿二日	諾拿亞 馬賽
十七日	孟脫	Mantua	大英	十七日 廿四日	馬賽 倫敦
十月十八日	德里亞	Trier	北德	十一月廿六日 十二月十三日	諾拿亞 漢堡
廿一日	鎮媤沙	Chenonceaux	法郵	十一月廿五日	馬賽
廿二日	派脫羅克勒斯	Patroclus	藍烟囪	廿三日 廿九日	馬賽 倫敦
廿四日	海斯總統	President Hayes	大來	十二月四日 六日	諾拿亞 馬賽
廿七日	蘇埃蘭	Sauerland	亨寶	二日 十四日	諾拿亞 漢堡
卅一日	拉華品第	Rawalpindi	大英	一日 八日	馬賽 倫敦

上海至美洲船期表

滬開日期	船名	英文船名	公司
八月五日	格蘭總統	President Grant	大來
十日	潘興將軍	General Pershing	太平洋
十三日	日本皇后	Empress of Japan	昌興
十五日	克利扶輪總統	President Cleveland	美郵
十九日	柯立芝總統	President Coolidge	大來
廿七日	亞細亞皇后	Empress of Asia	昌興
廿九日	傑克遜總統	President Jackson	美郵
卅一日	體孟將軍	General Sherman	太平洋
九月二日	麥金蘭總統	President Mckinley	大來
十日	加拿大皇后	Empress of Canada	昌興
十二日	傑弗遜總統	President Jefferson	美郵
十六日	胡佛總統	President Hoover	大來
廿一日	李將軍	General Lee	太平洋
廿四日	俄羅斯皇后	Empress of Russia	昌興
卅日	林肯總統	President Lincoln	大來
十月三日	克利扶輪總統	President Cleveland	美郵
八日	日本皇后	Empress of Japan	昌興
十二日	潘興將軍	General Pershing	太平洋
十四日	柯立芝總統	President Coolidge	大來
十七日	傑佛遜總統	President Jackson	美郵
十月廿二日	亞細亞皇后	Empress of Asia	昌興
廿八日	威爾遜總統	President Wilson	大來
卅一日	傑弗遜總統	President Jefferson	美郵

抵美日期	入口商埠
八月廿二日	舊金山
廿八日	舊金山
卅一日	卜蘭
廿九日	溫哥華
廿九日	西雅圖
九月四日	舊金山
十一日	溫哥華
十二日	西雅圖
十八日	舊金山
廿一日	卜蘭
十九日	舊金山
廿七日	溫哥華
廿六日	西雅圖
十月二日	舊金山
九日	舊金山
十二日	卜蘭
九日	溫哥華
十七日	舊金山
十七日	西雅圖
廿四日	溫哥華
十月卅日	舊金山
十一月二日	卜蘭
十月卅日	舊金山
卅一日	西雅圖
十一月六日	溫哥華
十四日	舊金山
十四日	西雅圖